

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

第四卷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1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和埃及.....	1
第二章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文化生活.....	26
第三章 北非.....	31
第四章 苏丹.....	37
第五章 波斯和阿富汗.....	43
第五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伊斯兰教国家.....	53
第一章 土耳其.....	53
第二章 埃及.....	61
第三章 阿拉伯半岛.....	70
第四章 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	75
第五章 伊朗(波斯)和阿富汗.....	86
1939——1947 年大事简述 莫希·贝尔曼 著.....	91
土 耳 其.....	92
阿拉伯联盟.....	93
埃及.....	94
伊 拉 克.....	95
叙利亚和黎巴嫩.....	96
巴勒斯坦.....	97
伊朗.....	99
大事年表.....	100

第四卷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和埃及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仍然以伊斯兰教国家领导者自居的奥斯曼帝国国运已经十分衰落。它的北邻奥地利和俄国已经夺去了它的许多宝贵的属地。在亚洲，1784 年格鲁吉亚国王希拉克略逊位之后，沙皇帝国已经直接推进到奥斯曼边境。在查萨尔帕夏和麦木鲁克人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差不多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欧洲的非伊斯兰教的人民中，到处都出现了独立的愿望。军队已经完全衰退，因为一度使得军队强大的制度早已过时了。

因此，除了一些倒退的措施之外，帝国的内政完全为寻求改革（旦齐马特）

的愿望所支配。人们希望采用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优越性的基础的那些制度，同时不损害帝国的基本特点。维新是在军队中开始的，因为军队终究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结果，在采纳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就实行了军事至上的政策，后来的一切发展证明这种政策是有致命的危害性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成立一支新的、真正有作战效力的军队来代替新军，因为新军早已不再是首都的保卫者而成为祸害了。苏丹赛里木三世已经作了一次尝试，要建立一支新的民团。当时法国的外交家在他的宫廷中仍然有很大势力，甚至在法国革命之后还是如此。因此，他把法国的制度当作榜样，在这方面拿破仑的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曾向他提供意见。但是在新建的兵团还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能够用来镇压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叛乱的时候，新军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各要塞的卫戍部队想出了一个阴谋。1807年5月29日，他们把所有提倡改革的人赶到新军的兵营中加以屠杀，然后迫使苏丹逊位。

他的堂弟穆斯塔法四世当然是得到军队中反动份子支援的，但是他只作了一年苏丹就被西利斯特里亚的总督穆斯塔法·贝拉克塔尔所推翻。既然赛里木已被处决，他的弟弟麦哈茂德二世继任为苏丹。但是反动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以致不久贝拉克塔尔就不得不屈服，而麦哈茂德由于外交方面的失败也被迫推迟实行使他成为近代土耳其的奠基者的改革计划。麦哈茂德在对俄国进行的战争中失去了尼科波里斯、西利斯特里亚和鲁斯查克。只是由于拿破仑进犯的危险才使得沙皇于1812年5月28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根据和约，沙皇放弃了进行新的征服的打算，承认普卢特河为边界。对帝国更危险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起义。早在1804年塞尔维亚人在卡拉柯奥尔吉奥斯领导下已经起义。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他们曾给予俄国人以有力的支援。为了对这件事表示感谢，俄国人坚持要给予塞尔维亚人以半自治的地位并且有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缔结和约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塞尔维亚人的主要不满——纳贡的义务——并未消除，他们继续进行斗争。在卡拉格奥尔吉奥斯逃到奥地利去之后，米劳什，奥卜赖瑙维奇接替了他。1820年发生了希腊的起义，这个受到欧洲慷慨激昂的希腊热所鼓励的起义事件结果不仅使奥斯曼失去了不十分宝贵的一省，而且特别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外交纠纷。但是苏丹却消灭了大公们(鲁美利亚的阿伊安和安那托里亚的得勒贝)的独立，并且恢复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权威。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新军再一次证明是完全不中用的。但是麦哈茂德很好地利用了反动派强加在他身上的等待时期，逐渐地任命对他个人忠实的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1826年春天，他终于重新开始了赛里木的计划。俾科士的总督将安那托里亚的民兵集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在这些民兵的保护下，麦哈茂德发布了建立新的正规军的命令，称为毛来姆，爱希金吉(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将所需要的教官派遣给了麦哈茂德。麦哈茂德的计划得到了新军军官的赞同，但是下级军官却变本加厉地反对这项改革。麦哈茂德下令于6月18日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甜水谷检阅新的兵团。为了阻止这次检阅，新军在三天之前举行叛变。最初他们只要求取消训练条例。但是在教士们的同意下，苏丹下令展开先知穆罕默德的大旗，就象要对异教徒作战一般，并且迅速动员军队，将新军包围在他们的兵营(阿特米丹)之前的广场上。穆弗蒂庄严地宣布对他们的咒诅，然后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在城中的其他地区约有一

千名新军被杀。他们的军旗和他们的标志——新军军帽——被践踏在污泥之中。他们的清真寺和常去的咖啡店都遭到破坏。和他们有关的比克特西教团以及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消防队和挑夫的组织都被解散。甚至在炮手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看守人(他们这一次对苏丹保持了忠诚,虽然在另外情况下他们常常和新军是一致的)中,所有有反动倾向嫌疑的人都被消灭。

但是西方国家并未给苏丹以时间来取得这次血腥改革的成果。1827年7月7日,法英俄三国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随后普鲁士也参加了这个条约,条约的目的是为了要迫使苏丹承认希腊人民的独立,因为这时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和他的埃及援军已经在紧紧地进逼摩里亚的叛乱分子。经过六个月的围攻后,叛乱分子的最后一个堡垒密索朗吉被迫于1826年4月23日投降。帝国舰队沿着摩里亚海岸出现,载运了四千步兵和五百名骑兵来援助易卜拉欣。但是在舰队停泊的那瓦林港前出现了盟国的地中海联合舰队,这支舰队不准担任舰队司令的易卜拉欣在希腊沿海进行任何新的活动。由于易卜拉欣拒不同意盟军对他的军事上最高权力所进行的这种干涉,10月20日发生了灾难性的海战,在六小时的交战中,拥有一百多只军舰的帝国舰队全部被歼灭。

帝国政府没收了停泊在金角湾的所有外国船只作为对和平时期进行的这种可怕攻击的回答。在谈判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三国同盟的代表于12月中旬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但是直到第二年5月俄国在有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发动战争。在战争的第一年,俄国军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829年春天,德比什亲王担任了欧洲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包围了以前阻拦大军前进道路的舒姆拉,向前推进直抵亚德里安诺堡。9月14日他在亚德里安诺堡强使苏丹接受了一项和约。俄国满足于得到多瑙河中的岛屿以及高加索的伊麦雷吉亚和格鲁吉亚两省之间的土耳其领土。但是苏丹必须参加伦敦条约,也就是承认了希腊的独立。

当麦哈茂德仍然在徒劳无功地力求通过改革加强国家的效率时,他的埃及封臣穆罕默德·阿里在这条路上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了。这位近代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于1769年1月生于马其顿海滨的卡瓦拉,他的叔父是那里的“穆塔萨里姆”(副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教育,但是在他叔父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得到了关于实际事务的初步知识。在他二十岁时,他已经在他家乡的主要商品——烟草——上大作投机生意了。但是这个遥远的省份对他的野心说来是太狭小了。

甚至在1517年赛里木征服埃及后,麦木鲁克人在那里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个国家除了以贡礼的方式缴纳赋税之外,主要作为保持帝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权力的作战基地。只是在拿破仑把埃及看作攻击英国在印度的霸权的必经通道之后,埃及才进入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为了保持它在红海的航运,英国于1778年和麦木鲁克的阿里贝缔结了一个通商条约,阿里贝曾经对帝国政府保持了一个短时期的独立。1798年7月,拿破仑以麦木鲁克人的苛政危害了法国居民的财产为藉口向埃及进行远征。他在金字塔附近取得胜利后暂时结束了麦木鲁克人的统治,虽然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的胜利已经使法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难以维持。不管苏丹赛里木三世以前对这个国家如何不关心,

这时他也不能看着他的主权受到侵犯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在 1799 年夏天派遣了几只船载运军队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叔父也有义务提供一支三百人的部队。他派了他的年轻的儿子去指挥这支部队，并且派穆罕默德·阿里去作顾问。在埃及登陆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就正式地统率了这支军队。随后发生的战争迫使法国人于 1801 年从埃及撤退。在这次战争中，穆罕默德·阿里名闻遐迩，因此他一跃被提升为将军。法国人撤退后，一个过去的阿卜克哈兹族奴隶豪斯赖伍被任命为帕夏。由于他不久就一心一意地在搞宫廷的阴谋，埃及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他的向上爬的梯子上的第一步，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他能够很快地带着大量财富离开这个国家。由于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中保持着比总督的军队更要严格的军纪，他巧妙地离间麦木鲁克人和豪斯赖伍的关系逐渐地使全部下埃及隶属于他的统治下。1803 年豪斯赖伍从他的已经无利可图的差使上被召回了回去。他的第一个继任者只干了几个月，穆罕默德·阿里就让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士根据教法明确地宣布他是权力的承担者，爱资哈尔清真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被尊崇为宗教研究的学府达几个世纪之久。1805 年 11 月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全国事实上的主人，1806 年 4 月帝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而且批准他为瓦利(总督)。他暂时让麦木鲁克人统治上埃及，交换条件是后者缴纳巨额的贡金。但是当他们开始和英国谈判时(后者的登陆部队于 1807 年 4 月被他在罗塞达击退)，穆罕默德·阿里在 1811 年 3 月中邀请他们的头子到开罗来，名义上是为了商量关于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作战的事情。3 月 11 日他在开罗将他们三百个人全部杀死。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就成为埃及的绝对统治者。这是在他以前的帕夏没有人作到的。但是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仍然受到奥斯曼军队很深的影响，他们在和瓦哈比派几次作战中都不孚原来的期望，因此直到 1815 年他一直忙于对付瓦哈比派。他试图让这些军队习惯于严格的纪律，结果 1816 年在开罗发生兵变。但是他毫不费力地就把这次兵变镇压了下去。随后他将军队全部解散，改征农民入伍。他用欧洲武器把它配备起来，并交给后来成为帕夏的塞韦上尉仿照法国军队加以训练。他用这支军队，在一系列的战役中征服了努比亚、塞那尔、顿古拉和达弗。实际上这些战役只不过是大规模地搜索奴隶而已。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也注意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不但以无数奥斯曼式的建筑来装饰开罗和亚历山大，还在亚历山大建造了海港，用运河将这个城市和尼罗河的西支联结了起来。但是他把这个国家完全看作是私人的田产，而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从这块田产上榨取最大的收入。1815 年他占有了棉花、大麻和亚麻的全部出产。两年之后他也占有了靛青、芝麻和其他的油料作物的全部出产。但是这些收入还不能满足他的贪心。到 1812 年时，他已经并吞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这时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所有房地产的地契。凡是没有地契的(大多数世代相传的农民自然都没有地契)，从那时起都得作为帕夏的佃农来耕种他的土地。按照古代东方的惯例，他征用了所有的木材和建筑工人来建立一个舰队，并且以规定的价格买进所有输入的木材。他的不顾一切的关税政策造成了生活费用难以容忍的上涨乙由于这种政策对来自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货物比来自欧洲的货物抽税更重，这就更加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了。

穆罕默德·阿里对欧洲文明所带来的福泽看来非常羡慕，因为欧洲文明有使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增加的希望。模仿欧洲学校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采用英国教学方法的算术学校。但是在其他方面，法国人在宫廷中占有优势。除了一些真正关心于国家情况有所改进的人们之外，他花了钱上了一大群骗子的当之后才能找到一个有足够能力安装工厂设备的人。尽管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造成了许多错误，在使这个国家接受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件事上应当归功于穆罕默德·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势力日增不免引起了伊斯坦布尔的不安，伊斯坦布尔怕他在和外国的关系上迟早也要超越出他的省总督的职权。最初他确实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看起来可能触犯对苏丹应有的尊敬的事情。因此他毫无异议地提供了军事援助来镇压起义的希腊人。他的儿子易卜拉欣把在那瓦林被歼灭的帝国舰队的残余船只和埃及船一起开到了亚历山大港以便修理这些船只。当帝国政府命令他派遣自己的舰队和土耳其舰队同时开到伊斯坦布尔时，他汇了笔款来疏通这件事，汇款总是受欢迎的。为了酬谢他承担和俄国作战所借的战债的一部分，帝国政府甚至将克里特岛授给他作封地。

但是过去在埃及兴趣的每一个大国都必然向叙利亚扩张它的势力。帝国政府也曾答应将叙利亚给予穆罕默德，阿里以酬谢他在希腊战争中的帮助，但是没有实践他的诺言。穆罕默德·阿里可不打算放弃这个地方，因之很容易找到了和亚克的帕夏发生冲突的藉口。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政策下，民不聊生，农民成群结队地迁入了叙利亚，穆罕默德·阿里自然不承认苏丹的臣民在帝国内有迁居的自由。

1831年秋天，穆罕默德·阿里派遣他的儿子率领一支军队进入叙利亚，他的儿子在亚克包围了阿卜杜拉帕夏。但是虽然有舰队支援着陆军，这个要塞的围攻一直到了第二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对帝国政府要他撤兵的温和命令的回答是要求赐给亚克和大马士革两省作为封地。同时，在黎巴嫩的国君伯什尔·什哈比的帮助下，易卜拉欣征服了全部巴勒斯坦。伯什尔是经过长期拖延之后才和他联合在一起的。随后在亚克也陷落之后，他于1832年5月26日一直推进到西里西亚的首都亚达那，并未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苏丹武装了军队来对付他的叛变的封臣。这时一支五万人的大军在前新军军官侯赛因帕夏率领之下向南方前进。侯赛因和军政大臣豪斯赖伍帕夏不和，豪斯赖伍帕夏把他的养子穆罕默德帕夏任命为侯赛因的参谋长。为了要在他的上级之先取得预计中的胜利，这位从属的指挥官强行军向赫姆斯进攻。当埃及人出来迎击他时，立刻发生了战斗。他的士兵由于长期行军精疲力尽而且腹中空空。在几小时内易卜拉欣的胜利就决定了。在穆罕默德重新和军队的主力会合之后，在阿曼努斯山上的巴兰隘口发生了第二次战斗。这次由于易卜拉欣的优越战略，埃及人又取得了胜利。侯赛因回到了卡拉曼，在那里他不得不将指挥权移交给塞加西亚人的赖世德帕夏。易卜拉欣并没有让严寒的冬季耽搁他的追击，虽然他的军队不习惯于这种天气。12月21日他在科尼亚第三次打败土耳其人。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已经在他的面前展开。但是欧洲国家不允许这件事发生。俄国派遣了两队海军前往援助苏丹。在俄国和法国外交家的调停下，1833年4月8日在库塔雅地方易卜拉欣的司令部签订了一项和约。和约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叙利亚为封地。他进一步要求亚

达那和西里西亚，这个地方也割让给了他。但是在俄国舰队离开波斯普鲁斯海峡之前，沙皇的外交家诱使帝国政府于1833年7月签订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条约。两国保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但是根据一项秘密的附加条款，帝国政府答应必要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因而免除了承担任何更多的义务。事实上奥斯曼已经降到依附俄国的地位。

在叙利亚，呻吟在土耳其苛政下的人民把与易卜拉欣的军队几乎当作解放者一样地来欢迎。但是不久叙利亚就感到非常失望了。不错，在埃及人井井有条的管理下，官员们用来中饱私囊的各种苛捐杂税都取消了，但是叙利亚人也失去了最后一点点的个人自由。埃及的政权在开始时实行了普遍的解除武装。由于德鲁兹人的国君反叛，也在德鲁兹人中实行了这种措施。普通兵役制实行得极其严格。繁重的捐税使人感到尤其难于忍受，因为这些税款全部流入了埃及。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国家的情绪已经完全转而赞成奥斯曼的统治了，虽然又过了两年之后受奴役的人民才敢起来反抗新统治者的严密的军事力量。1834年5月在纳希鲁斯和赫布隆山中农民发生了暴动。由于地形崎岖这次暴动给易卜拉欣带来了不少困难。只是由于农民内有人出卖，他最后才平定了这个危险的运动。

穆罕默德·阿里在阿拉伯不象他在埃及和叙利亚那样幸运。在阿拉伯，他的权力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民族复兴运动的抵抗。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塔米姆部族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比在阿拉伯内地的内志高原诞生。他致力于神学和法律学的研究，按照古代的习惯进入了伊斯兰教东方各国首都的大学读书。在巴格达，他熟悉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的教义，罕百勒是伊斯兰教四个正统教派中最后一个教派的创始人，他以最严格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提倡唯有圣训才正确的原则，反对较老的法学权威中向理性让步的倾向。瓦哈比进一步地研究了艾哈迈德·伊本·太伊米叶的著作，太伊米叶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使伊本·罕百勒的教义再度流行。这些研究使瓦哈比获得了这种信念：当代伊斯兰教中最有势力的形式——特别是在土耳其人中——充满了弊病。在他回到他的家乡之后，他最初企图恢复教义和生活在其有限的环境中原有的纯洁性。但是当他攻击了他的故乡阿伊纳城对当地圣者赛耳德的尊崇，并且在他的信徒中实行了对奸妇应予的惩罚——用石头打时，(这种惩罚虽然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早已过时)，他被驱逐出境。1740年他投奔到阿伊纳的舍赫(长老)的一个敌手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那里；作为阿纳扎族的族长，这个人住在离阿伊纳只有六小时路程之远的达利亚的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中。在这里，瓦哈比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在不久之后他的教理也得到了拥护。他反对崇拜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圣徒，这种模仿基督教和更原始的宗教习俗的作法在伊斯兰教中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他宣布那些犯有崇拜罪的穆斯林是偶像教徒，按照《古兰经》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直到他们改变信仰或者被消灭时为止。他以无情的严格态度，坚持他的信徒无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他禁止穿华丽的衣服，特别是丝制的衣服，以及对寺院和坟墓加以任何装饰。他不断扩大先知穆罕默德对一切使易醉饮料的禁令，甚至也禁止信徒吸烟，事实上在烟草最初传入东方时，几乎所有的法律学家，包括非罕伯里派人都宣布反对吸烟。因此，在思想的丰富和有独创性方面这位改革者并不比先知穆罕默德更具有特色。但是象穆罕默德一样，瓦哈比能够启发他的信徒，使他们的无休止地进行斗

争的热情有助于他的事业。有十年的期间，穆罕默德·沙特使大约三十平方英里的地区服从于新教义和他的统治下。直到1757年时，曾经一度将这个改革者从阿伊纳驱逐出去的哈萨国君的继承人才集合军队和他作战。但是这时也在向西方扩展势力的瓦哈比派将哈萨打败并且占领了他的领土。1765年，穆罕默德·沙特逝世，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已经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出色了。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征服的政策，到1788年时他已经远远扩展到阿拉伯东北海岸唯一的港口科威特港了。1787年他让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比在一个群众大会上确定他的儿子沙特为他的继承人，从而为他的家族取得了世袭继承权。1792年瓦哈比死后，他的儿子也继承他担任穆弗蒂的职务。

瓦哈比派的成就逐渐使他们的邻居感到沉重的压力。麦加的沙里夫加里卜最初以为他可以单独对付他们，加利卜的阿里派的祖先自从第十世纪以来就统治着这个圣城。但是1790年加里卜派到内志去的军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在撤退时甚至为沙特所败。随后的几年中，瓦哈比派继续向北推进。因此最后巴格达的帕夏不得不对他们采取防御措施。1797年他率领了约七千土耳其人和数目一倍于此的阿拉伯人向瓦哈比派的最富庶，最肥沃的哈萨省发动了进攻。但是他没有立即向他们的都城达利亚进军，反而在围攻哈萨城时耽搁了一个月。随后在沙特亲自向他进攻时，他不敢还击反而和沙特缔结了一个为期六年的和约。因此瓦哈比派已经看不起他的权力，1801年时他们向他的领土发动了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克伯拉，这个地方有所有十叶派教徒都十分景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的墓地。4月28日开斋节这一天，克伯拉城落入瓦哈比派手中。他们破坏了侯赛因墓上的富丽堂皇的圆顶建筑，并且掠走了大批的战利品。

随后几年中，内志差不多所有的贝都因各部族都参加了瓦哈比派。他们在1803年4月朝觐节向麦加发动了进攻。虽然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朝觐圣地的外国人，它在略事抵抗之后就投降了。沙里夫加里卜逃到了吉达港。三天之后，叙利亚的朝觐队的首领，大马士革的帕夏阿卜杜拉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同一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由于他在克伯拉的行为而遭到报复。11月4日他在达利亚清真寺为一个狂热的十叶派教徒所暗杀。

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沙特是改革者瓦哈比的外孙。他解除了吉达之围并且让加里卜回到麦加作他的封臣。加里卜作为封臣被迫放弃了他的获利最大的收入来源——吉达的关税收入，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律严格的理论，这种税收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勒索。1804年春天麦地那落入瓦哈比派手中。这个向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进行偶像朝拜的所在地在征服者手中所遭到的惩罚比麦加更要苛刻。在麦地那定居的大批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境。在神圣的墓地之上的宝贵的物品都被劫掠。这样一来，整个汉志这时落入了瓦哈比派手中。

作为哈里发，奥斯曼苏丹负有将受他保护的圣地从异端派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义务，他指令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直到1811年麦木鲁克人被消灭后，阿里才腾出手来。与此同时，瓦哈比派又一次向纳加夫和大马士革发动了进攻。虽然大马士革守住了，他们却将势力范围向北伸展到阿勒颇。穆罕默德·阿里在进行了周密的武装之后，派遣他的儿子都孙率领骑兵由陆路进入

阿拉伯，同时他的舰队将步兵运到了杨波港。10月间，埃及联军向麦地那前进，但是它在先知穆罕默德历史上出名的巴特战场附近的地方受到攻击，虽然它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仍几乎全军覆灭。只是靠了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基思(他的穆斯林名字是易卜拉欣·阿加)的勇敢，都孙才得以保全性命。但是这时当沙特和他的军队的主力继续向北推进进行劫掠时，都孙获得时间以援军加强了他在杨波的军队。1812年11月他征服了麦地那。第二年1月加里卜将麦加交给了埃及人，夏天时埃及人又占领了塔伊夫。

但是由于瓦哈比派在他们的家乡的势力仍然还没有被摧毁，穆罕默德·阿里决定亲自指挥军队。在他到达阿拉伯半岛之后，他首先逮捕了沙里夫加里卜，因为加里卜这时对埃及人的保护真正感到不满意，因而秘密地在帮助瓦哈比派。加里卜被押送到萨罗尼加，三年之后他在那里染疫而死。11月间，都孙在塔拉巴又遭到惨败，这次他失去了全部炮兵。由于和瓦哈比派作战下去只有遭到更多的损失，穆罕默德·阿里把注意力从无利可图的内志转到富饶的南阿拉伯半岛。

沙特于1814年4月27日逝世。他被认为是模范的阿拉伯统治者。他站在绝对平等的立场和贝都印人的族长们相交往，但是总是能够以他个人的品质，尤其是以在阿拉伯仍然非常受重视口才，来影响他们。他和他的家属住在达利亚城中略靠北的一所房子中。他唯一的享受就是他的马匹，据说他拥有约两千匹马。他的理论虽然很简单，但是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在阿拉伯半岛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法律上的争执不再私下解决，而是由推事来决定，他们由达利亚付给薪金，而且不准收任何费用。每一个用暴力进行的盗窃事件都要由事件发生当地的部族负责。直到这时一直被认为是可耻的接受血族赔偿的办法受到推荐，用来代替血族复仇，而且这种办法常常用武力强迫执行。把罪犯置于部族保护下免除惩罚的这种古代部落的特权，这时已不再为人承认。刑法完全按照《古兰经》的规定来实施。履行宗教义务是以无情的严厉来执行的，偶尔破坏了斋戒月的斋戒就要处以死刑。没有随意征收的苛捐杂税，只是按照《古兰经》中规定的原则征收恤贫税。的确，军事远征成为信徒的沉重负担，因为每一个人必须自己武装，自己拿出马匹和粮食来，而唯一补偿就是抢劫到的东西可以有一份的希望。国家的岁收就是五分之一的战利品、恤贫税和被征服后又叛变的部族和城市所没收的土地上收得的租金。从城市居民和农民身上征收的恤贫税归入国库，除了它专门的用途外，也用来支付地方官和教师的薪金以及作为建造和保养清真寺和公井之用。贝都印人的税收归入国君的私库，他不仅用来支付家庭生活费用，也用来支付他的卫队的开支。两种税收的总额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万玛丽亚·泰丽莎元。

沙特的儿子阿卜杜拉继承了他父亲。虽然阿卜杜拉已经证明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是这时他看来无法抵御埃及人的威胁。穆罕默德·阿里在巴萨尔打败了瓦哈比派，从而为他的儿子最近的失败报了仇。但是他随后离开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向蒂哈马南部荒凉的山地中的阿西尔族人发动了进攻。他得到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一些来自内志北部的贝都印酋长们向他的留在麦地那的儿子都孙提出帮助他打瓦哈比派的建议。因此都孙攻入了卡西姆省。但是在卡西姆，阿卜杜拉强迫他签订了一项和约，根据和约，阿卜杜拉虽然放弃了各圣城，但是他却获得了从内志撤退和将背弃他的族长们引渡给他的保证。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批准这个条

约，同时他自己离开了阿拉伯半岛，让他的养子易卜拉欣继续进行这个战争。

“16年8月，易卜拉欣从开罗出发。当他到达阿拉伯半岛时，他又向嘎西木发动进攻。在他的顽强的毅力的面前，瓦哈比国君撤退到他在达利亚的首都去。1818年4月他在达利亚受到包围。虽然这个城市只有原始的防御工事，埃及人不得不用了整个夏天来围攻它，因为他们和作战基地之间的辽远的距离使供应问题非常困难。1818年9月9日阿卜杜拉投降了，这时他只有四百名黑人卫兵在他周围。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处决。达利亚城被夷为平地。易卜拉欣任命了一个土耳其官员为内志总督，然后撤退到了麦地那。

穆罕默德·阿里在南阿拉伯半岛的打算并不那么顺利。他对阿西尔地区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地区的居民击退了埃及人的进攻连续有十二年之久(1825—1837年)。他对于这些地区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和帝国政府的关系上。1839年英国占领亚丁之后，他肯定地放弃了他在阿拉伯半岛的计划，并且再度将占领圣城这种总是耗费巨大的事情交给了帝国政府去负责任。

埃及人在内志的统治也并不长久。瓦哈比派又聚集在他们的王朝的代表的周围，这个人就是阿卜杜拉的从达利亚逃出来的堂弟土耳其基。土耳其基在离达利亚不远的利雅得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不久就给埃及人制造了许多麻烦。虽然土耳其基在1832年被一个篡位者所暗杀，他的弟弟费萨勒在他的军官阿卜杜拉·赖世德的帮助下继承了王位。作为报酬，阿卜杜拉得到沙马尔部族的世袭总督的职务。1838年费萨勒落入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的手中被押到了埃及，但是在他的继承者阿拔斯的帮助下他逃跑了。他回去后继续指挥瓦哈比派。1849年他迫使最后一个埃及总督离开了这个国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费萨勒逝世后，他的儿子们在继承问题上发生了纷争。这样一来他们的封臣沙马尔的统治者的势力就超过了他们。最初阿卜杜拉·伊本·赖世德虽有费萨勒所赋与他的权力，但必须自己花力量来实际掌握这种权力。在他除掉了沙马尔的族长之后，他缓和瓦哈比派的狂热情绪以及和麦地那的土耳其总督之间的良好关系，用这个巧妙的办法巩固了他的地位。他的都城哈伊勒不久就胜过了利雅得，因为他能够在哈伊勒吸引商人去作生意。到十九世纪末叶时，他的国家成为阿拉伯半岛唯一重要的王国。1845年塔拉尔继承了他的王位，1876年默罕默德·赖世德又继承了塔拉尔。瓦哈比派的宗教教义在他们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动乱。拉伊巴利拉的赛义德·艾哈迈德从1822至1823年间参拜圣地之后将这种教义传到了印度，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由于这种教义，从巴特那地方发生了骚乱，因为它的信徒不断地对非穆斯林宣布圣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哈比运动在阿拉伯半岛又重新得到新的生命，这在以后还要详细叙述。

易卜拉欣在叙利亚进行的几次战役都取得胜利之后，苏丹麦哈茂德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收复这个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对军队进行比消灭新军之后所进行的更要彻底的改组。由于大国的嫉妒，直到这时麦哈茂德一直请不到欧洲的教官。但是1836年夏天，两个普鲁士参谋总部的军官冯·毛奇和冯·柏格旅行经过伊士坦布林时被引见苏丹。军政大臣在和这两位军官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就学到了很多。根据他的建议，苏丹要求普鲁士国王准允毛奇在他的帝国中

作长期的勾留，让毛奇陪同他在鲁美利亚视察。毛奇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建筑防御工事的方法的建议，使苏丹获得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要求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再派遣四名军官给他做教官。由毛奇开始的并在他之后由许多普鲁士军官继续进行的军队改组，大大地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抵抗力量。一直和军政大臣有同等地位的近卫队长和炮兵队长这时隶属于他了。随着军队的改组，国家最高级的职务也有了类似的变动。1837年首相的官衔暂时取消了，他的职务交给了巴什·威基尔首席大臣，后者同时也兼任内务大臣的职务。1838年5月随着又采取了影响更大得多的措施。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都给予固定的薪金，而在过去，低级职员由公众直接供养，较高级的职员则通过他们下级由公众供养；

尽管有俄国外交家和普鲁士教官的一切警告，麦哈茂德还是不断地寻找对穆罕默德·阿里发动战争的藉口；1837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又一次拒绝了封给他领有埃及的世袭权利以及叙利亚沿海总督的终身职务作为他让出叙利亚内地的代价的建议。其后，1838年8月间，在哈菲兹帕夏率领下的土耳其军队在马拉底亚停留下来，因为在那里军队中流行着热病和痢疾。这时一个靠近马拉什的地区提供了发动战争的藉口。埃及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帝国政府声称这个地方确实是它的属地。1839年1月苏丹向他的军队发出了进军的命令，但是由于欧洲外交家的抗议旋即将命令撤消了。但是他只是等待着更有利的机会，在4月重新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土耳其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渡过了陶鲁斯河，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的俾勒西克集结。渡河之后，对埃及统治早就心怀不满的居民立刻起来拥护苏丹。直到这时，易卜拉欣一直是小心谨慎地退避着，因为他的父亲希望避免在欧洲看起来是侵略的任何迹象。直到6月中他才接到了进军的命令。6月24日他和敌人在纳西宾发生接触。土耳其人出乎意外地挡住了一次大胆的正面攻击。但是突然他们的骑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冲向敌人方面，他们被敌人的炮兵打退，随后践踏了他们自己的步兵。土耳其军队中的一切纪律立刻都消失了。库尔德人向他们自己的军官射击，军政大臣好不容易才保卫住自己不受叛兵的攻击。在这里发生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整营的打了胜仗的军队投向了敌人，埃及的穿着胸甲的骑兵和土耳其骑兵一起狼狈溃逃。在这种情况下，易卜拉欣不可能考虑追击朝着马拉什和马拉底亚败退的土耳其人。

苏丹麦哈茂德没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于1839年6月30日逝世，在位达三十一年之久。他死时只有五十四岁，但是由于饮酒过度体质早已衰弱了。虽然他在外交方面屡次失败，而这也使他的也许是急躁的改革计划不能成熟，麦哈茂德将永远被人认为是奥斯曼家族中最优秀的统治者之一。象彼得大帝在俄国一样(麦哈茂德很喜欢和他相比)，他在土耳其人眼中看来是新时代的缔造者，虽然批评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对此是有异议的。

麦哈茂德的十六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承了他。由于对首相(在新君登基时又恢复了这个职位)豪斯顿伍的仇恨，海军大将法齐帕夏听到了纳西宾战败的消息后，在法国拉朗德海军上将的支援下，将舰队开到了亚历山大港。穆罕默德·阿里早就计划着要以苏丹的总管家的地位来执掌整个帝国的政权，这时的局势似乎对这个计划是有利的。因此在年轻的苏丹即位时，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管辖下的各省开始了欢乐的庆祝，并且总是把自己称作苏丹最忠实的仆人。他号召

土耳其的将军们和他一起保卫统治者来反对首相和俄国人。但是他的阴谋未获成功，因为欧洲国家除法国外大都反对他的政策，而且国内的困难也牵住了他。经过前几年无情的征兵，埃及的军队没有兵源补充，而整个叙利亚只是在等待着他的军队战败就会起来反对他。他的国库大为空虚，为了充实国库到苏丹进行的劫掠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同时外交大臣赖世德帕夏从他的驻伦敦全权公使的任上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在伦敦他成为宪政和议会制政府的热情拥护者。他打算凭藉一部宪法使土耳其跻身自由国家的行列，这个宪法将以现代的措词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宣布消除行政中的急应矫正的弊端。他企图以此来博取英法两国的同情，保证土耳其不受专制的俄国的侵犯，特别是要在欧洲舆论中使穆罕默德·阿里相形见绌。年轻的苏丹认为能够被整个欧洲看作是民族救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他毫不踌躇地赞同了这个计划。一个立宪宣言秘密地准备起来了。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中所有的高官显贵，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居民和非伊斯兰教民族的代表以及外交团都被邀请到靠近马尔马拉海的皇宫南边的古尔汉凉亭中来聆听苏丹的古尔汉诏书(哈蒂·舍里夫)。

这个文件包括的都是麦哈茂德已经努力实践过的计划。为了避免引起伊斯兰教人民的反感和争取基督教徒的同情的双重考虑，使文件起草人前后矛盾地称赞古代伊斯兰教法规为真正的拯救国家之途，同时又推荐新制度以矫正由于违反这些法规所产生的弊病。苏丹许诺所有的臣民，不论其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享有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少量而公平地分摊各种捐税；特别是对穆斯林有正规化的兵役制并且限制服役期为四年到五年。过去的政体中特别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三种弊端——垄断专卖、将地方捐税包给出价最高的人和没收——明确地加以废除了。上述这些办法虽然早就宣布无效但仍然一再实行。死刑的判决要以经过正式调查后所作出的司法定罪为依据。

这次俄国大使称之为讨好人心的计策，在欧洲报界引起了一片颂扬之声，但是野心勃勃的赖世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感到他必须树立一个人民代议制的榜样来加强全世界对他的自由思想的、看法。当然选举人民代表的事不能够交给完全没有准备的老百姓，这些代表毋宁说是由政府挑选的。代表们对苏丹模仿英国的例子发表的御前演说致了谢词作为回答之后就被苏丹仁慈地打发开了。

这种庸俗的骗取欧洲舆论信任的投机行为所获得的刻薄的嘲笑使帝国政府不敢再重复这幕滑稽剧。

同时欧洲各大国解除了苏丹对顽固的埃及封臣所有的任何忧虑。虽然法国为了巩固它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打算将埃及作为保护国，帕默斯顿勋爵认为任何将叙利亚和埃及合并的国家都威胁通往印度的道路，他诱使四大国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一致的步骤。根据奥地利的建议，举行了伦敦会议来协商埃及问题。英国建议，除了在埃及的世袭领土之外只把巴勒斯坦留给穆罕默德·阿里，法国对此表示反对。1840年3月2日激进派的蒂埃尔斯内阁在巴黎掌握了政权。蒂埃尔斯内阁为了它的被保护者的利益而出面干涉，就象土耳其只是靠着它的恩典才得以存在一样，这时俄国外交家破坏了直到这时一直存在于英法两国之间的和谐关系。1840年7月5日英俄两国和两个日尔曼国家缔结了所谓四国同盟，它的义

务是保证土耳其的完整，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叙利亚，只将除了亚克之外的巴勒斯坦留给他。在帝国政府又一次在亚历山大港试图进行的谈判失败后，苏丹宣布穆罕默德·阿里为国家的敌人，取消了他的各项职务和地位。同盟国的包括有二十二艘大型战舰的地中海舰队，加上帝国政府的两只巡洋舰和一些载有六千名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在叙利亚海岸外面集结向易卜拉欣发动了进攻。当盟国舰队在贝鲁特港外出现时，黎巴嫩的马龙派在贝鲁特又举行了一次新的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起义的事情，但是被易卜拉欣镇压了下去。盟军在离贝鲁特之北几小时路程的朱尼雅登陆之后，马龙派成群地涌到海边来领取给他们的枪支。但是英国的史密斯将军满足于将贝鲁特包围起来。贝鲁特的司令官素莱曼帕夏在给养用尽之后于10月中突围而出，他在巴尔贝克和易卜拉欣会师，但是易卜拉欣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了。

11月中，查理斯·内皮尔爵士开始围攻亚克，这个著名的要塞于1799年拿破仑撤出埃及之后曾经进行英勇的自卫来抵抗拿破仑的进攻，在1822年曾经抵抗帝国政府的讨伐，在1832年曾抵抗易卜拉欣的进攻；穆罕默德·阿里曾花了巨额款项采修成这个要塞。在致命的轰击中，一个火药库爆炸，守军有四分之一被炸死。经过四小时的轰击之后，活下来的企图逃跑，但是在一场血战之后被俘，要塞也被攻陷。易卜拉欣听到这个消息后转而前往大马士革，在那里又勒索了四千万皮阿斯特，然而在起义的形势下逃回了埃及，留下了弹药和武器。

11月下半月，查理斯·内皮尔爵士率领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前山现，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一项条约，根据条约，他答应交还土耳其帝国舰队和从叙利亚撤退。作为交换条件，这位海军上将答应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封给首相的信中将他的命运委诸苏丹的恩典，并且交出了舰队。随后，在各大国的合作下，又重新规定了他在埃及的宪法地位。他每年须要付给土耳其三千万皮阿斯特的贡金，他的军队限制为一万八千人，由苏丹任命高级军官，采用和帝国其他地方相同的法律和捐税制度，并且承认帝国政府和外国缔结的条约在埃及发生效用。在阿里死去后从他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的权利最初交给了苏丹，后来在伦敦会议上改为由这个家族中的长子袭继权。

战争使叙利亚的情况更加混乱了，整顿叙利亚局势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的肩上。在黎巴嫩，当地的台努赫、麦耳尼和什哈比家族的王室已经居住了好几百年。照麦哈茂德以前粉碎小亚细亚的得勒贝们的势力同样的办法，帝国政府此时也不得不试图把黎巴嫩置于它的省总督的直接管辖之下。曾经一度将这个国家交给易卜拉欣的黎巴嫩国君伯什尔于1840年10月间乘英国战舰逃到了马耳他。他的长子低能，而幼子也不适于继承他。但是自居东方的基督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叙利亚人)的保护者法国，不愿意让一个基督教国家轻易地消灭。在各大国的压力下，帝国政府任命年老的伯什尔的一个侄子为总督，但是它同时煽动德鲁兹人举行叛乱，这就有必要在整个黎巴嫩驻军。由于基督教徒的控诉：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强迫居民向苏丹请愿设立土耳其的管理机构。1842年8月各大国将黎巴嫩分成两个行政区，由一个德鲁兹派和一个马龙派的著名人士来管理，他们的头衔是卡伊姆马卡姆(“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例如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的重要的马特恩居留地(在那里占人口大

多数的马龙派在德鲁兹派的舍赫管理之下生活)，两个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然坚持要德鲁兹人赔偿 1842 年叛乱期间所造成的破坏，1845 年 5 月内战重新爆发。这时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执政之旁设立了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穆罕默德·阿里于 1848 年逝世。由于易卜拉欣比他早八个月死去，阿里的儿子阿拔斯帕夏继承了他。阿拔斯是一个极端轻视欧洲教育的狂热的穆斯林。在他执政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用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计划。由于法国资本家对这个计划感到兴趣，英国反对它并提出了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士地峡的铁路的对抗计划，1851 年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实际开始了。

但是在这以后若干年中决定东方命运的并不是这个后来对全世界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交通问题，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帝国政府总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琐事，但是这时它给欧洲大国造成了决定要控制东方的藉口。这就是著名的圣地问题。为了纪念耶稣和他的大弟子的一生而奉为圣地的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地区，从十字军时期之后就由六个基督教派共同占领。这些教派是：罗马天主教(本书称为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后面三个教派由于软弱而自动地请求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在东方金融界握有很大势力的亚美尼亚派教徒是帝国政府所不能缺的臂助。但是作为苏丹的一千万正教臣民的代表而且由于俄国的保护，希腊教派比这几个教派都占优势。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和义大利人，他们享受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和法国外交部的保护。这些不同的教派的权力只是口传下来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常常到当地穆斯林当局面前去打官司。在各教派共同占有的圣墓教堂中，牧师的人数众多但作用很小，他们之间不时发生殴斗。因此在复活节期间必须要有一个土耳其卫兵在这个教堂中维持秩序。

1847 年夏天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丢失了一个曾经悬挂在救世主诞生地的带有银色题词的星章。有人控告说是希腊教派挪走了这个星章，但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当局不能作出结论。1849 年当法国政府又受到教士影响时，它热心地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件事也使法国政府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在东方同俄国势力抗衡的机会。因此法国政府根据 1740 年的一项条约命令它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提出将以前给予拉丁教派的权力大大扩充的要求。但是俄国威胁帝国政府要和他断绝外交关系，如果它改变了圣地占有人的地位的话。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后，苏丹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在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是在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的大门的三个钥匙要交给拉丁教徒。虽然有了这个决定，拉丁教徒仍然没有得到西边巴西利卡教堂的大门的钥匙。在不久之前还用威胁的口吻提到法国皇帝的荣誉的法国大使，这时却不得不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但是俄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它的政敌从东方舞台上最后赶出去。它设法使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的总督传达了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走过大门的权利。它并且使帝国政府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在市法院的档案中，而且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的总领事要求将苏丹新颁发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了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

从俄国的话，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帝国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之后，法国再一次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为门的内格罗的居民是它的罗马尼亚教区的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征服他们。从十七世纪起这些居民就为教士们所统治着，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是人民只称他们为“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10月统治者彼得二世死去后，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达尼罗放弃了宗教上大主教的职务，以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的创立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统治。帝国政府当然认为这是造反，于是派了它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站在他们的同族一边，这些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叛乱期间的表现曾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感激。在他们的请求下，奥地利皇帝派遣了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到伊斯坦布尔去劝告帝国政府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感到自己有责任参与这件事。虽然当俄国的特使门什考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门的内格罗事件已经解决，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行为仍是极其轻率，以致弗阿德帕夏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门什考夫这时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的的问题，并且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为独立的教会领袖。

当帝国政府拒绝这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时，这位大使离开了伊斯坦布尔。6月26日沙皇尼古拉向俄国人发表了著名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迫使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取得保障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个星期之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伊斯坦布尔旧日的尚武精神立刻又复活了。在各大国试图进行调停失败之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军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穆斯林人民把它们当作盟友一样地热烈欢迎。10月4日，帝国政府向俄国宣战。两星期之后，它的军队在欧麦尔帕夏率领下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不久他们又被撤退。虽然土耳其人也占领了外高加索的个俄国堡垒，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土耳其属地亚美尼亚境内的主要要塞卡斯去。西方国家仍然企图进行调停，直到俄国人在西诺波停泊地消灭了一支土耳其舰队之后他们才派遣舰队进入黑海。1854年春天，俄国人渡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但是被西利斯特里亚要塞所阻。这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地区而且日耳曼同盟已经沿着加利西亚边境集结军队之后，俄国人让步了。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伊斯坦布尔集合了地面部队，9月间他们用这些军队在克里米亚向俄国发动了进攻。9月20日俄国沿着阿尔玛河吃了一个大败仗。虽然如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一直坚守到1855年9月8日。但是俄国人在高加索取得了优势，虽然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在著名的民族英雄沙米尔领导之下的来吉赛人以及阿卜哈兹人和塞加西亚人——背叛了他们。经过长时期的围攻后，卡斯于11月28日落入俄国人手中。

为了使已经在谈判中的和约的前途有所保障和使俄国不再有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任何藉口，西方国家坚持伊斯坦布尔须要进行新的改革。在他们的压力下，于2月1日公布了第二个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在这个诏书中，苏丹首先肯定了古尔汉诏书中给予他的臣民的权利。基督教民族的非宗教性事务不再和以前一样单独由教士处理，而是由一个各民族自己选出来的僧、俗委员会来处

理。直到达时仍然在讲道坛上的演讲中对基督教臣民使用的轻蔑的称呼都废止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再象从前一样地被强迫再皈依伊斯兰教。国家设立的学校和行政职务都向基督教徒打开了大门。基督教徒也要服兵役，而直到这时为止这是穆斯林的特权。虽然他们也有雇用代替人的自由。省和市镇议会中的基督教徒得到了有比以前更有效的代表权的许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外国人取得土地。最后，也计划实行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采用年度预算制和消灭一切贿赂的现象。

人民对这个新的诏书并不象对以前的古尔汉诏书那样热烈地欢迎。穆斯林抱怨失去了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由于许多悲惨的经验而变得多疑的基督教徒对新法律并没有抱有得到实际好处的希望。此外，双方对诏书的内容都有所怀疑，因为它来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在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认真地开始了和谈。1856年3月在巴黎会议上完成了和谈。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象以前一样地不开放，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保证他们有完全的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但是它们仍然附属帝国政府。后者也保留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

巴黎条约签订四年之后，欧洲国家又得到了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机会。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和马龙派的双重政权不断引起冲突，特别是由于那里的狂热的老土耳其党人感到没有欧洲外交家的监视，因而煽动德鲁兹人来发泄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仇恨。1860年5月内战又爆发。抢劫和谋杀一直继续到7月间，因为军队几个月领不到薪饷没有出面干涉。在这些暴行中三万多基督教徒丧失了生命。在山地中的这种危险的榜样对平原上的狂热信徒也起了煽动的作用。在大马士革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要不是由于在大马士革流亡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他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对法国进行的解放战争而出名)和他的儿子们和一小股兵力救了许多人的话，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会被消灭掉。这个野蛮的行为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以致帝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给予富阿德帕夏以全部权力，派他去惩罚罪犯。法国也派遣六万人到叙利亚，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作出了残酷的判决。但是德鲁兹人找到了英国来保护他们，因为英国需要他们作为对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法国的一种对抗力量。英国的抗议阻止了已经开始的对德鲁兹人的领袖们的处决。有两千四百九十一一个德鲁兹人被放逐到的黎波里，但是仅仅五年之后就允许他们回到家乡去了。

苏丹阿卜杜·马志德于1861年6月25日逝世。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以前曾被囚禁在他母亲的家中，只能和托钵僧和《古兰经》解说人交往。后者使他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哈里发的宗教威严和国际权力的荒诞无稽的幻想。他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开始了他的统治。他遣散了前苏丹的后宫嫔妃，宣布他满足于一个妻子的愿望，并且对整个宫廷都加以限制。但是整个伊斯坦布尔都以后宫的消费做生意。因此他不能逆流行事，不久这位新苏丹就变成了一个极

端放荡的人。此外，从他的统治开始起他就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他的前任们给他留下了一笔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债。到 1861 年时亏空已达四亿五千万皮阿斯特或一亿零三百万法郎。第二年帝国政府接洽好一笔六百万英镑的英国贷款，但是作为条件，它必须让一个英国专员监视这笔款项的使用。其他大国的财政代表不久就接踵而来。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银行，但是由于缺乏胜利的官员，它们对管理财政都没起很大的作用。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肯定地失去了它最宝贵的一些省份。1856 年 7 月，帝国政府根据巴黎条约任命贵族巴尔什和吉卡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摄政。巴尔什在仅仅八个月之后就逝世了，由他的财政部长、前萨摩斯国君的儿子沃高里德斯所代替。这两个公国已确定的政体将由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来加以讨论。1858 年 12 月底，会议选出了康沙上校为摩尔达维亚的元首。不久之后，瓦拉几亚也承认了他。但是康沙受到一些宠臣和情妇所包围，挥霍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这种情况甚至在东方也是前所未闻的。他的全权顾问是以前奥斯登德的一个侍者利卜赖什特，后者被任命为邮电局局长。1866 年 2 月的一次阴谋迫使库沙让位。临时政府请年轻的卡罗尔·冯·霍亨索伦亲王即位。5 月 13 日议会宣布两个公国在新统治者的世袭统治之下统一起来。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尼亚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1854 年 7 月无能的暴君阿拔斯帕夏在埃及逝世，大概是被毒死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受过欧洲教育的第四个儿子赛义德继承了他。1856 年 12 月赛义德作出了一个对埃及未来的发展有着严重后果的决定：他给了他的老朋友法国领事菲迪南·德·莱塞普斯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士地峡的运河的权利。虽然英国外交部竭力反对，帝国政府并未直接拒绝答应这个要求。1860 年它明确地宣布不反对开凿这条运河。但是莱塞普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修建这条运河了。赛义德于 1863 年 1 月 17 日逝世。继任者易司马仪由于挥霍无度不久就陷入财政困难中。英国人利用这种情况对他们所反对的工程进行了新的攻击。由于棉花的价格因美国的内战而上涨很多，英国人向易司马仪建议说，如果他让为了修建运河而提供作强迫劳动的六万农民在他的前任留给运河建造公司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话，他就会大发其财。当易司马仪向莱塞普斯的董事会要回土地和劳工时，董事会最初宣布说这样一来整个事业就会遭到破坏。通过拿破仑的调停，这件事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法庭裁决给予公司三千万和三千八百万法郎作为它放弃六万公顷土地和五分之一的劳工的赔偿。易司马仪的改种棉花的决定对埃及经济的发展甚至比修建运河有几乎更为深远的影响。不久，大多数的地主也决定改种棉花。在这以前，埃及不仅能够以它丰富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而且能够供应它的邻邦。现在棉花的种植使它愈来愈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和它的危机中，不久埃及就失去了它的独立。莱塞普斯以机器来代替他的被剥夺的人力。经过十二年的努力之后，这条九十三英里半长、九十六至一百一十码宽、三十五英尺深的运河于 1869 年秋天修成。它从地中海的塞得港开始，笔直流过孟扎拉湖和贝拉湖，然后穿过十六公尺高的吉斯尔高地、提姆萨湖、塞拉比安和大、小苦湖在苏伊士和易卜拉欣港流入红海。1869 年 11 月 17 日为运河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在庆祝中易司马仪毫无顾忌地大肆挥霍，以同等的身份周旋于欧洲君主的代表之中——奥地利皇帝亲自莅临，拿

破仑三世派遣了他的欧仁尼皇后，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派遣了皇太子参加庆祝。

公平地说，易司马仪还是能够自认为是他的伟大祖先的政治遗嘱的执行人。早在 1866 年时，他对当时由于克里特人起义而陷入严重困难的帝国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而且将他的贡金从三十万零七千土耳其镑增加到七十二万土耳其镑，这样他就在伊斯坦布尔为他的朝代取得了欧洲式的由父传子的直接继承权，来代替土耳其均由年长者继承的习惯。第二年，他取得了除国际条约外独立公布一切政府措施的权利。苏丹同时赐给他古代波斯的“基代夫”（统治者）的称号，这就将他的地位提高到远远超过瓦利即总督的地位，几乎承认了他的独立主权。后来在英国和老一辈的埃及王公们的挑唆下，苏丹要求易司马仪放弃他的装甲舰队，限制他的陆军，每年向帝国政府呈交预算，而且没有苏丹的批准不得接受贷款和缔结任何政治协定。由于运河修成之后法国不再象以前一样地迫切需要他的帮助，他不再能够得到拿破仑的外交家的任何支援来对抗这种屈辱。但是 1871 年 9 月帝国政府中反对他最激烈的阿里帕夏首相逝世，继任者麦哈茂德对易司马仪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表示要圆通得多。1873 年 6 月苏丹发表了一个诏书，修改了基代夫的宪法地位。由于授给了他苏亚金和马苏瓦的摄政的权力，易司马仪的领土权也扩充了。他得到了直系继承权的保证。苏丹于前一年已经根据 1869 年召开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新的司法机构，这时又给了他行政和立法上的完全独立。他斟酌增加军队，以及和外国缔结非政治性的条约和接受贷款的权利得到了承认。1875 年废除了关于民事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并且将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交给混合法庭，这时他在和外国关系上也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地位。

易司马仪为了他的国家文明的发展所进行的活动也是成功的。他修建新运河利用尼罗河水灌溉和建立蔗糖工业而使农业获得了好处。他为发展商业而修建了码头和港口，修建了新的铁路和电报线，并且改进了邮政制度。在他的统治下，开罗、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得到了煤气和自来水设备。他增设了国立学校以提高国民教育的水平，在他的统治下国立学校的数目从一百八十五个增加到四千八百十七个。埃及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一所医学校和一个军事学院的成立都应当归功于他。

象他的王朝的创立者一样，易司马仪也企图向南方扩充他的势力。由于易司马仪并吞了达弗苏丹的领土和马苏瓦的内陆，他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帝国开始接触，这个国家虽然完全处于中世纪封建形式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它有一支虽然未经训练但是很勇敢的军队。埃及人在 1875 年征服哈拉尔之后，他们以为能够侵入内陆的阿比西尼亚山国。但是冒险进入内陆的第一次远征为阿比西尼亚皇帝约翰在冈代特所挫。1876 年在埃及统治者的一个儿子哈桑帕夏指挥下的第二支军队甚至被阿比西尼亚人所俘虏。在居拉进行的第三次战斗中，埃及人损失了全部的大炮。对他们说来幸运的是，约翰皇帝的一些封臣叛变了，因此在 1877 年他愿意缔结一个和约，至少把马苏瓦留给埃及人，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这些不幸的战役，加上基代夫的近乎疯狂的挥霍，破坏了这个富庶的国家的财政。而赛义德的三百万英镑的贷款后来已经使国家财政不堪沉重的负担了。易司马仪力图利用欧洲最新的技术发明来增加他的巨大的田地上的出产，但是没有

效果。花很多钱买来的蒸汽犁和其他机器，凡是加以使用的只能用一个短时期。1875年11月易司马仪由于一时的困难不得不以四百万英镑的代价将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卖给英国。到1876年时，他的外债已增加到一亿镑。他的宗主曾于1875年宣布国家破产以解救自己，这个例子诱使他加以效法。1876年4月易司马仪对他的国债和私人债务停止付利息三个月。他不付给公务人员薪金，并且将农民每年缴纳的捐税增加一倍。但是亚历山大港的欧洲法庭判决易司马仪必须偿还他的债务，并且下令没收他在拉姆拉的皇宫，这时根据苏丹所认可的新司法组织，欧洲法庭已代替了领事法庭。英法两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埃及的财政情况。1878年这个委员会迫使易司马仪和他的亲戚把他们的大部田产交给国家，而且没有由本地人和外国人组成的议会的同意不能征更多的税。在新组成的由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领导的内阁中，邀请了英国人威尔逊担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涅尔担任公共工程大臣。但是恼羞成怒的基代夫不能忍受这种指导，特别有人也建议减少他的军队。他煽动起了一个反对基督教徒的军事叛乱，这个叛乱的目的是要强迫外国人退却。但是只有努巴尔帕夏辞职了，而威尔逊和德布里涅尔则参加了在皇太子陶菲格领导下的新内阁。这时，据说在一个当地著名人士的会议的唆使下，易司马仪宣布辞退外国人。同时，他企图用他自己的法令来减少对他的债主所负的债务。1880年5月德意志帝国政府为这件事向他提出了抗议照会，其他国家也提出了抗议。在他们的督促下，苏丹于6月26日宣布易司马仪被废黜，并且任命他的长子陶菲格为基代夫。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财政困难。1875年时财政困难达到了最高峰。帝国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筹借新贷款，并且使奥斯曼银行成为整个帝国的总收税人员和出纳入，但是都没有成功。如果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那时能够下定决心将他的巨大的私人财产牺牲一部分，或者是削弱他的宫廷的消费，那么最坏的事情仍然可能避免。但是不能够指望他作这种牺牲，因此除了宣布国家破产之外，帝国政府别无他法，即使俄国大使没有明白地劝告他这样作的话。10月间首相宣布说在此后的五年中，帝国政府由于财政亏空在付利息时不得不仅付一半现金，另一半以五厘利息的债务偿付。唯一的例外是最初的两笔贷款，这两笔贷款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借的，而且是由英法两国保证的；例外的还有苏丹手中的达一亿四千四百万法郎的国家债券。在这以前的二十年间，帝国政府共借了十笔外债，最后一次贷款是在最不利的利率下借的，平均利率达九厘半。在宣告破产的时候，未偿清的债务加上当时为购买装甲船、克虏伯大炮和马丁枪所举的借款据估计达六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法郎以上。

在鲁美利亚的各斯拉夫省份到处都发生了动乱。有人指责俄国的领事参加煽动反动奥斯曼人的活动，这毫无疑问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黑塞哥维那，早在1875年7月就发生了骚动，在这个地方基督教徒的膏血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贵族榨得干干净净，这些贵族是在被征服之后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帝国政府集合了一支军队，但是最初他打算进行一些改革，任命了包括基督教官员在内的一个行政委员会。当这个新的机构试图在叛区开始活动时，它受到了穆斯林的阻挠。1876年1月保加利亚也发生了起义，原·因是陷于财政困难中的帝国政府发出命令在四个星期之内将所有拖欠的税款收齐。5月6日萨罗尼加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

间爲了一个保加利亚少女发生争吵，当时德法两国的领事遭到了暗杀。结果一支欧洲的舰队开到了萨罗尼加港外。这时伊斯坦布尔的神学和法律学的学生发生了暴动，推翻了首相和穆弗蒂。三个帝国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行两个月的休战，如果在这个期间不能够达成和平协定的话就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苏丹的滥事挥霍和庸碌无能引起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的主使人是米德哈特帕夏。米德哈特帕夏在多瑙河的保加利亚省任总督时，和在 1869 年以后在巴格达任总督时曾树立很大的功勋。他也曾在穆罕默德·鲁什迪帕夏首相的内阁中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不管部大臣职务。这一年年初他向俄国之外的各大国发出了一个匿名的备忘录中他说伊斯兰教的法律要求废黜苏丹，因爲这个法律要求国家元首有十分正常的智慧。5 月 30 日夜晚，包括军政大臣侯赛因·奥尼帕夏在内的阴谋者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苏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多尔马·巴格吉宫，并且向他读伊斯兰教教长宣布他被废黜的一个意见书。同天晚上穆拉德五世被立爲苏丹。6 月 5 日发现阿卜杜勒·阿齐兹死在他的奇拉甘的皇宫中，据说他用剪刀切断了手腕的血管。新苏丹受过欧洲教育，有着开明的声誉。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饮酒过度受到伤害，而他登基时的恐怖情景更加使他完全变得郁郁寡欢了。

帝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以全力镇压保加利亚的叛乱。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他曾经让俄国高加索的塞加西亚人移民迁入保加利亚定居。这时它放任他们向基督徒进攻。塞加西亚人和半野蛮的非正规骑兵（“巴希布祖克”）一起将一些村落整个地加以消灭。在保加利亚发生的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了十分激烈的愤怒浪潮，以致反对党领袖格拉德斯通要求立即将奥斯曼人逐出欧洲。

在塞尔维亚，主战派这时也占了上风。贝尔格莱德政府于 6 月 27 日向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消土耳其卫戍部队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非正规部队，并且任命米兰亲王爲波斯尼亚的总督。米兰于 7 月 2 日在他的德里格勒的司令部中发表了宣战书，门的内哥罗也公开参加了战争。1867 年夏天塞尔维亚人仍然爲土耳其人所扼阻，而门的内哥罗人于 7 月 27 日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同时，穆拉德的神经错乱已经如此声名狼藉，因此伊斯兰教教长于 8 月 31 日宣布他被废黜。他的弟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于 9 月 1 日即位。在这以后不久，米德哈特帕夏就任首相指导国家事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意和他缔结一项在巴尔干休战两个月的协定，但是帝国政府只是把休战当作重新武装的时机。根据英国的建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一个大使会议，再一次想以新的改革建议来换取和平。各大国要求在最初五年内保留认可保加利亚总督之权，并且要求任命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米德哈特帕夏企图以内部改革来制止这种对苏丹主权的侵犯。他任命一个包括十六个文官、十个教士和两个师长级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以比利时宪法爲基础于 12 月 23 日以卡奴尼诏书的名义发表的：伊斯坦布尔的各种特权应予以取消，这个城市直到这时爲止有一个特别的政府，它的居民不服兵役而且不缴纳所得税；帝国所有的臣民都应称为奥斯曼人而且有人身自由；定伊斯兰教爲国教，但国家也保护其他所有得到承认的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应有新闻自由；所有精通土耳其语言的奥斯曼人都可以按他们的能力担任国家的任何职务；通过两个议院——衆议院和参议院——建立人民代表制，衆议员和参议员不得因他们的意见

或投票而受到迫害；两院于每年 11 月 1 日开会，由苏丹致开会词；两院所制定的法律经两院通过由苏丹批准的开始生效；参议院议长及议员由苏丹任命，为终身制；每五万公民中应有一个众议员，除大臣职务外该议员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众议员任期四年，但是他们可以连选连任，每一个众议员都代表全体奥斯曼人，而不是代表任何一个集团，选民必须从他们所在省份的居民中选出他们的众议员；众议院的议长和两个副议长由众议院提出名单经苏丹选择决定；预算草案由众议院负责制定；众议院会议对公众公开；设立一个由十名参议员、十名国家咨议和连名上诉院咨议组成的最高法院，作出关于大臣、议长、上诉院法官

和被控告犯有危害治安和叛国罪的人的决定；各省政府应实行地方分权；所有奥斯曼人都应受初级义务教育。

最初帝国政府宣布它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作出任何更多的让步，企图借此逃避各大国的要求。由于议会尚未选出，帝国政府象以前类似情况下一样召开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大会，当时和过去的高官显贵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代表都参加这次会议。1877 年 1 月 18 日这个会议一致拒绝了各大国的要求。于是各大国的代表们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但是米德哈特帕夏的圆滑的外交手段又一次离间了他的对手们。2 月 28 日和塞尔维亚签订了一项条约，恢复了以前的局面。由于 3 月 19 日召开的奥斯曼议会拒绝了门的内哥罗的扩张领土的要求，休战协定没有扩充到门的内哥罗。

俄国于 4 月 24 日向各大国宣布说，东方的骚动妨碍了它的和平的发展，因此它不得不积极地进行干预。在巴黎条约中曾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大国宣布了它们的中立。罗马尼亚不能够阻止大批的俄国军官和志愿人员过境到塞尔维亚去，后来又不得不准许俄国军队过境，因为俄国军队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和敌人交锋。由于在这件事发生后土耳其人也不再尊重罗马尼亚的国境，罗马尼亚和俄国签订了一个军事条约，将它的全部资源和交通工具都交由俄国使用。5 月 13 日，罗马尼亚向帝国政府宣战，5 月 21 日两院都宣布了这个国家的独立。

1877 年 6 月底，俄国将军吉尔考渡过了多瑙河，推进到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占领了控制着通向亚德里安诺堡的公路的西普卡隘口，虽然他前进道路的两旁都还驻有土耳其军队。在后方，奥斯曼帕夏占领了控制所有通往保加利亚北部的公路的普利弗那交叉点。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指挥作战的素莱曼帕夏并未想到和他会师，反而徒劳无功地袭击了西普卡隘口。这时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干预了这个战争，但是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直到 12 月 10 日才迫使奥斯曼帕夏投降。1878 年 1 月俄国人经过巴尔干半岛占领了亚德里安诺堡。他们于 1 月 31 日在亚德里安诺堡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个休战协定。由于英国舰队驶进了贝西卡湾而且英国议会同意增加军备，俄国被迫放弃了它的东方政策的一贯目标——向君士坦丁堡前进。3 月 3 日在圣斯特法诺签订了一个临时和约。土耳其同意割让为俄国人所占领的亚美尼亚的卡斯要塞和重要的巴统港，并且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公国，这个国家一直伸展到爱琴海，它只是在宗主权上属于苏丹。但是英国不承认这些条款，土耳其已经将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以酬谢它的帮助。由于奥地利也在进行武装，俄国不得不同意在将在柏林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修改和约。柏林会议于

1878年6月13日开会，会议举行了四周。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土耳其总算保全了保加利亚南部作为在一个基督教总督管理下的东鲁美利亚自治省，而保加利亚北部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希腊也由于获得领土让步而感到满足。罗马尼亚被迫割让比萨拉比亚给俄国，而得到了一个完全不适当的补偿——多希鲁加。对未来最不祥的就是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诺维巴沙旗的权利给予了奥地利。

对指望英国给予的支援感到了失望的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于1877年2月5日解除了力主依赖西方国家的米德哈特帕夏的首相职务，并以叛国罪将他放逐国外。米德哈特帕夏所建立的制度从来不曾实行过。阿卜杜勒·哈密德这时一心一意地从事用德国教官来改进他的军队的训练，但是拒绝了按照欧洲的办法进行其他任何改革。他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他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通常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首创改革观念的人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在巴黎和日内瓦组成了新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宫廷亲信使苏丹老是害怕阴谋，而叙利亚籍的宫廷神学家艾卜·胡达·赛亚迪在精神上也控制了他。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愈来愈深地陷入不现实的幻想中：愈来愈重视他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尊严，他希望借此来达到控制所有穆斯林的目的。苏丹的这种想法自然是和受过教育的广大阶层的想法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教士之中。对他们说来，伊斯兰教仍然代替着不存在的民族意识，而且他们在梦想有一个泛伊斯兰教的复古运动来对抗欧洲的霸权。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弱点已经十分明显，因此它以日益增加的速度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在一直只不过是松懈地依附着帝国政府的北非，突尼斯早在1881年就丢给了法国。

在埃及，较弱的统治者陶菲格不得不眼看着欧洲委员会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而对他的财政主权加以日益增加的限制。当欧洲委员会采取行动削减他的军队时，这件事引起了军官们的反对。但是首先由于他们分成了土耳其派和埃及派，他们就不能采取一致行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起，许多土耳其人在军队中就仍然继续占有地位，他们偏袒他们的同族人。军队中出现了一个当地埃及人的领袖艾哈迈德·阿拉比。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靠了自己的努力逐渐升到了上校和第四团团长的地位。1881年1月他和第一团团长江里·法赫米一起对乌斯曼帕夏。里弗基政府的措施提出了抗议，因此成为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派同时也代表农民的利益反对土耳其血统的大地主。经过一些事件之后。他于1882年2月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土耳其军官反对他的阴谋，引起了阿拉比和陶菲格的冲突。大臣会议违反了这位统治者的意愿召开了一个元老会议。由于英国认为在这个国家中的欧洲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它在亚历山大港外举行了一次舰队示威，法国也参加了这次示威。这件事加剧了埃及的紧张局势。6月11日在亚历山大发生了一个残酷的排外暴动。由于阿拉比害怕大国的干预，他开始在亚历山大修筑防御工事。在格莱德斯通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仍然没有占领埃及的意思。由于法国在突尼斯和印度支那同时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受了它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的阻碍，它从亚历山大召回了它的舰队。这样一来，英国感到要独自为欧洲人的安全负责。由于阿拉比不停止修筑防御工事，英国海军于7月11日轰击亚历山大港。陶菲格事先请

求英国的保护，随后他和英国的登陆部队会合。结果阿拉比于8月2日宣布自己是苏丹的代表，但是苏丹却指责他为反叛者。9月13日，他率领他的装备不足的军队在退尔·卡比尔向沃尔塞利将军的登陆部队进攻。结果他被打败，两天之后在开罗被俘。对他判处的死刑撤消了，他被流放到锡兰。1901年又准许他从锡兰回到开罗。

退尔·卡比尔之败决定了埃及半个世纪的历史。英国控制了财政和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此外，一支英国卫戍部队长期驻扎在这个国家。正如在印度地方统治者旁边的代表英国的驻扎官一样，总领事克罗麦尔勋爵站在基代夫之旁成为埃及的真正统治者。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埃及的历史就是大英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它在英帝国中成为确保对印度的控制的依靠。它经过了二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重新获得了它的独立。

阿卜杜勒·哈密德退居到他的伊尔迪兹宫中，越来越和公众隔绝。当他在伊尔迪兹宫中心一意地想借分布广泛的间谍系统来镇压奥斯曼帝国中每一个自由倾向时，他企图用改善商业的办法来巩固他的政权。赫希男爵用不正当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他用这些款项修建东方铁路一直没有完成。直到1881年取消了他签订的合同之后，修建工作才有真正的进展。1888年年终时，铁路将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联结了起来，在亚洲它从海达帕夏伸展到伊士密特。随后德意志银行在提供了九十九年内最低限度收入的保证后，获得了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安卡拉的许可。

1892年铁路修到了这个城市。立刻有人提出了将铁路修过安那托里亚和伊拉克一直到波斯湾的计划。这样不仅将帝国中最重要的地区和首都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些地区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可以通向世界贸易了。但是这个计划同时也危及英国在东方的地位和俄国对波斯的打算。虽然目光远大的德国政治家劝告不要冒这个计划的风险，但是只知从事促进经济利益的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们却推动了这个巴格达铁路计划，并且使德皇威廉二世对它也感到兴趣。1898年当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之行的归途中访问君士坦丁堡时，他要求苏丹授权德意志银行建造哈伊达尔帕夏港，以对抗英国和俄国的阻挠进一步延长巴格达铁路的努力。苏丹把威廉二世当作朋友，而且由于以冯·德·戈尔茨帕夏为首的德国军官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而对他表示感激。1902年德国获得了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许可。这条铁路以布鲁萨(到安卡拉的支线从这里开始)为起点，经过阿非翁卡拉希萨尔、科尼亚、埃累格利、保尔格鲁，经由纳西宾和摩苏尔到巴格达。至保尔格鲁的一段可以在1904年10月25日通车。虽然在安那托里亚的铁路是为了经济和战略的目的，苏丹的最有特色的工程——汉志铁路——是为了提高他作为哈里发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威信而修筑的。在这只能从大马士革取道艰难的队商的小路经沙漠或者乘船通过红海到达圣城，而现在这些圣城可以由铁路和帝国的中心联结起来。铁路的建造主要是由苏丹的私人秘书、一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伊泽特帕夏推动的。德国工程师在1900至1980年间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了麦地那。修建铁路共花费三百万土耳其镑，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自动捐助的。

在帝国内所有由于安那托里亚铁路而得利益的臣民中，阿卜杜勒·哈密德认为他只惧怕亚美尼亚人，因为在亚美尼亚人中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野心早已

就很明显了。他们的同胞散布到整个地中海地区，远至印度。这些人往往发了大财，他们支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愿望，使这种希望在于人们心中。这个最不幸的东方民族，住在安那托里亚、阿塞拜疆和里海之间山脉中的最高的中央山岭上。他们保持了最纯洁的安那托里亚原始居民的人种特点，但是他们的语言是从印欧移民的一个阶层借来的，使之适应他们祖先的语言。在他们的到处都是高山之间的辽阔平原的国家中，封建制度在很早的时期就得到了发展。这种制度在古代曾一度产生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除此之外差不多总是毫不费力地为邻国所征服。在他们被奥斯曼人征服之后，他们的南方邻居库尔德人不断地扩大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阿卜杜拉·哈密德相信他可以依靠库尔德人作为他的权力最安全的基础，虽然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亚美尼亚人。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私人卫队“哈密德叶团”主要是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在各省，哈密德准许库尔德人可以自由活动，虽然他很想限制他们的统帅的权力，并且镇压他们中间的一切民族主义的活动。作为勤劳的手工匠和精力充沛但是不择手段的商人，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方面比他们的邻居更先进。长期住在外国的人常常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往往为了他们的同胞的利益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榜样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愿望，就象东鲁美利亚在柏林会议上所取得的一样，尽管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但是这种愿望引起了苏丹的猜忌。1905年，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大城市中和特里比桑德、埃德萨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苏丹对这件事肯定的未加反对。第二年在俾特利斯州和凡州又重复了这种屠杀。这些暴行不仅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威信，并且也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基础。

希腊人对在柏林条约中对他们的国境所进行的调整感到不满。特别是将绝大多数是希腊人居住的克里特岛并入他们的王国的愿望不断地激动着人民的感情。1896年这个岛上发生了暴动，希腊的乔治国王担任了这次暴动的领导。和这件事相关联的是1897年春天帖撒利也发生了战争。但是这个王国军事上的软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致各大国不得不维持它使它免于全面崩溃。结果，各大国所规定的和约条款只给大陆上的希腊人带来了微不足道的边境调整，虽然克里特岛得到了在一个基督教徒总督管理下的自治省的地位。

马其顿的情况使奥斯曼帝国更感棘手，在那里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混居在一起。由于这种情况，所有的三个边境毗连的基督教国家都争夺这个土地肥沃、特别是由于它出产烟草而具有重大价值的省份。1902年秋天，成群的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组织了起来，在乡间各处流浪威胁其他的斯拉夫人，甚至连土耳其军队也不能平定他们。结果俄国和奥地利要求帝国政府设立一个由欧洲人担任总督和在欧洲军官指挥下的警察队。但是指挥这个宪兵队的义大利将军也不能恢复秩序，其他各族人反而也效法保加利亚人进行游击战。甚至当各大国强迫苏丹将国家财政提交他们监督时，他们在使激昂的情绪平静下来这方面也不能有所作为。奥地利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通过从塞拉热窝起经过它管辖之下的诺维巴沙旗的一条公路将它的势力一直伸到萨罗尼加。这件事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妒嫉，他们这时要求任命一个受到他们控制的总督。

这个计划加于他们的祖国的新耻辱，引起了驻马其顿的土耳其军队中的军官的极大愤怒。1908年6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勒佛尔举行会议，完成了英俄两国根据1907年8月18日至31日的条约所缔结的协约。在这之后，奥斯曼预计有瓜分帝国的新计划出现，这种威胁使军官中的激动达到了沸腾点。尽管有各种间谍机关的活动，长久以来就受到镇压的青年土耳其党的自由运动仍然在军队中建立了立足点。在马其顿，作为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因而非常熟悉德国军事方法的思维·贝伊和在对马其顿的匪徒作战中取得了军事经验的尼亚齐中校担任了一个阴谋的领导，这个阴谋的直接目标是恢复米德哈特帕夏于1876年制定的宪法。在文职人员中，报务员塔拉特为了他们的计划而积极地从事活动。自称联盟进步委员会的阴谋策划者们从控制这个城市的商业生活的“杜默”（萨罗尼加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帮助。

尼亚齐和一些同志逃到勒斯那的山中，而且受到了当地的摄政的秘密支援。他和艾优卜，艾芬迪在奥克里达会合之后，他们两人拍了一个电报给苏丹要求他恢复宪法。被派出去逮捕他们的舍姆西帕夏被击毙。随后思维也离开了萨罗尼加，在提克维什为联盟进步委员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时阴谋策划者们已经感到十分有把握，因此他们于1908年7月2日在摩那斯特尔公布了新宪法。7月22日和23日，他们又在萨罗尼加公布了新宪法。同月间，他们突然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强迫苏丹承认新宪法，并且任命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大臣。12月17日召开了土耳其议会。

这个专制政权的突然垮台受到了整个帝国的热烈欢迎。青年土耳其党也相信他们仍然可以靠宣布新土耳其宪法来取得帝国中所有基督教民族的信任和支援，新宪法的理想是消除一切阶级、宗教和出身上的差别。但是阿卜杜勒·哈密德和青年土耳其党之间缔结的和平协定并不长久。到1909年4月13日已经发生了一个反对新统治者的叛变。苏丹于4月15日任命陶菲格帕夏为首相，他的任务是将圣法再度付诸实施。萨罗尼加的军团又一次地进行了干涉。4月间萨罗尼亚军团的领袖侯赛因·胡斯尼帕夏在参谋长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陪同下向首都进军。经过短短的战斗之后，麦哈茂德·晓克特帕夏‘占领了这个城市。国民议会于4月26日在圣斯忒法诺开会。在伊斯兰教教长的一项意见书的支援下，国民议会决定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被立为苏丹。在新成立的议会中，自称自由主义者并且宣传他们的纲领为“自由和团结”（Hurriyet Ve Itilaf）的资产阶级团体组成了一个政党，它急于削弱军官们的占优势的势力。但是国外的局势不允许奥斯曼帝国平静地发展它的宪法生活。

这时义大利正在为它不断增加的人口在地中海寻找一个殖民地，以终止它由于人口自然增加而不断移民到海外各国去的这种损失。它的直接目标、已经吸引了无数义大利移民的突尼斯已为法国占去。义大利这时把目光转向了的黎波里坦尼亚，奥斯曼帝国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失去的前哨据点。但是青年土耳其党由于面子关系不同意割让这个地方，因为这种要求使他们感到突如其来。义大利因此于1911年9月29日宣战，并且于10月5日派遣军队在非洲登陆。恩维·贝伊和穆斯塔法·凯末尔担任了防守的任务，凯末尔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荣誉。虽然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大力支持土耳其人，最后土耳其人

终于战败。根据奥奇和约土耳其不得不于 1912 年将黎波里和班加西割让给意大利，哈里发所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任命宗教官员之权。

甚至在和义大利缔结和约之前，巴尔干各国已经于 1912 年 10 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虽然这些国家之间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分歧，他们感觉到土耳其政府的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计划就是用让伊斯兰教移民重新移居马其顿的办法把这个地区和奥斯曼帝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土耳其人抵抗不了他们的联合力量：保加利亚人围攻亚德里安诺堡，而希腊人则占领了萨罗尼加。自由主义的内阁缔结了休战协定，并且准备放弃亚德里安诺堡。在思维的领导下，军官们对这种丢脸的事提出了抗议，并且于 1913 年 1 月 13 日强迫内阁辞职，麦哈茂德·晓克特接管了政府。既然这时亚德里安诺堡已经陷落，防守不得限于卡塔雅线。但是在 5 月间在伦敦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土耳其人最后不得不同意割让爱琴海上恩诺斯线以西的所有地区和黑海旁的米迪亚。但是由于他们的敌手们在瓜分抢劫来的土地上不能达成任何协定因而陷入战争状态，思维第二次又采用武力重新占领了亚德里安诺堡。最后在伊斯坦布尔和约(1913 年 9 月)和雅典和约(1914 年)中，保加利亚人被迫放弃了这个城市。

在这些动乱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内政策不可能有前后一致的路线。把所有的公民包括在一个奥斯曼社会中这种理想不久就破灭了。作为代替，在土耳其人中逐渐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从法国革命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激发了东欧各民族，引导他们走向巨大的政治胜利。这种思想这时在土耳其人心中扎了根也就不奇怪了。既然语言是民族的真正维系物，土耳其人也就不难跨过政治边界和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语言相同的同族人寻求共同的理想了。一些有天才的作家从鞑靼人居住的俄国南部地区躲开了沙皇的压迫，迁入了土耳其。他们在包括所有土耳其人的新图兰人理想的发展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土耳其的一位才气横溢的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所写的一本小说中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新理想。但是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落前夕的动乱中，这种理想只能产生一种分解作用，它把青年土耳其党引导到和帝国中的任何阿拉伯人疏远的歧途上，而伊斯兰本来应该使他们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对付基督教徒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阿拉伯人放弃阿拉伯文化来接受纯粹的土耳其教育。只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所创立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新土耳其中，这种民族思想才能发挥它的持久的力量。

在社会关系方面，青年土耳其党在解决妇女问题上特别有成绩。虽然在这以前乡村中和小城市中的妇女已经享有作为男子的平等的工作伴侣的权利，但是在上层社会中，她们仍然被限制在家庭和后房之中，成为伊斯兰教社会的俘虏。极少数的土耳其妇女，如上述的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的确也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学院中受到了欧洲教育，但是在旧政权下，她们不能从事任何公众的活动。首先把他们从这些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必须以她们的劳动来代替在前线作战的男子。从此之后，土耳其妇女以惊人的速度来模仿她们的欧洲姐妹们的生活，一直到新的民族国家给了她们政治权利和在各方面工作的自由。

土耳其加入同盟国方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希望借同盟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英法两国在近东的霸权。土耳其陆军和海军的辉煌战绩击退了英国对达达尼

尔海峡的进攻。土耳其海军由于德国移交了“戈本号”和“布来斯劳号”巡洋舰而加强，这两只军舰重新命名为“勇狼的赛里木号”和“米迪里号”。在安纳福达的防守战中，穆斯塔法·凯末尔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杰出的军事天才。

冯·德·戈尔茨于1916年4月19日患斑疹伤寒而死。在他指挥下的土耳其军队阻止了在唐森将军指挥下的英印远征军向伊拉克的推进，击退了一支英国援军，并且迫使在库提亚马拉受到包围的唐森师于1914年4月29日投降。但是经过一段长时期后，在占优势的英国军队的压力下伊拉克防守不住了。1917年2月，英国人重新占领了库提亚马拉，3月间巴格达也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就使英国控制了波斯和伊拉克的油田，按照寇松勋爵的话来说，这些油田中丰富的石油导致了协约国的胜利。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并不成功，然而土耳其军队却牵制住了大批英国作战部队。但是1917年12月英国人进入了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英国间谍特·埃·劳伦斯利用政治独立的希望诱使麦加的沙里夫背叛了奥斯曼帝国，这件事在阿拉伯国家发展史中还要加以叙述。1918年10月初，他率领阿拉伯军队一直推进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占领了土耳其人所放弃的这个城市。

土耳其人在高加索战线上取得了他们唯一的持久的胜利。虽然1916年7月他们在俄国人的压力下不得不让出高加索，在沙皇政权垮台后，他们于1918年5月经由埃尔佐鲁姆向前推进直抵石油工业的中心巴统和巴库。

但是土耳其在和优越得多的敌人进行了四年不顾一切的防御战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它的盟友们被迫放弃任何最后胜利的希望之后，必然会使它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在东方新成立的由冯·法尔根海恩指挥的伊尔德里姆军团又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巴格达，但是它已经不能挽回危局，特别是由于德国和土耳其领袖们在这个军团的战略使用上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1918年10月30日穆德洛斯的休战决定了帝国的崩溃。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离开了这个国家。思维去到俄国。1920年8月4日他在土耳其斯坦地方巴斯马基人和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斗争中被杀。塔拉特在德国避难，后来在柏林被一个亚美尼亚人所暗杀。军政大臣贾马尔帕夏到了阿富汗成为那里的一个军队组织者。

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结局。作为一个过时的原则的支持者，它灭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兴起了近代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在下一章中还要加以叙述。

第二章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文化生活

十九世纪时，墨守传统形式的土耳其民族精神，再一次证明在文化领域内比之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更大的抗拒西方文明影响的力量。1831年《塔克维尼·维开》日报的创立是第一次对新时代的让步。接着创办了其他一些带有文学倾向的报纸，如1860年的《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和1862年的《塔苏里·埃弗基亚》称为“丹齐马特”的改革时期还引起了教育制度的变革。过去，除了传授《古兰经》以外，初等学校根本不存在，只有在神学院才能受到高等教育。185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编撰小学教本，1861年开设了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9年

甚至还创立了一所大学，但两年后这所大学在反动的风暴攻击下关门了。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所医学院和一所法律学校。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在文学上坚持波斯的内容和风格。但在教育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也派遣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到巴黎去留学。其中有专门研究法国文学的易卜拉欣·希纳西。据说，他在巴黎参加过 1848 年的革命，在巴黎住了五年之后，他回国在教育部供职，但不久即脱离供职，到 1860 年创立的第一家民办报纸《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去工作。1862 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塔苏里·埃弗基尔》，这一家报馆抵住了一切政治风暴的袭击，直到 1925 年才被穆斯塔法·凯末尔封闭。希纳西在新闻工作的活动方面对土耳其文字有很大贡献。他把这种文字从浮夸虚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语言的简单结构中去。1859 年，他出版了一些法国散文和诗的头一部土耳其文选译。译本内并将原文并列，以供对照，两种文字各十一页。这本小册子向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说明了原文中他们所熟悉的概念，也可以用本国语言表达出来的。它还使翻译作品有了很繁荣的发展。他本人的诗才不高，而且受旧的风格所束缚。尽管如此，他却是替土耳其人写了一本小喜剧的头一个人。剧名是《诗人的婚礼》，写的是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一剧本在文学界上一直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一般人都认为旧文学已经过时了；这使希纳西的尝试有了一个很好的园地。年青一辈的作家都倾向于这个新运动。齐亚帕夏在翻译卢梭和莫里哀的作品中继续使语文做到纯洁。但是希纳西最重要的门徒却是纳米克·克马尔。他在 1864 年赴巴黎时将报馆的编辑职位让给纳米克·克马尔。克马尔知道光采用法国的概念是不够的，文学应该就地取材来处理“土生土长的”题材才能对人民发挥影响。可是政治活动妨碍了他的文学工作。由于他参加了齐亚创立的青年土耳其委员会，1866 年他被迫和齐亚一起逃亡到伦敦去。直至 1871 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能回国。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任末期的骚动的几年里，巴尔干到处变乱蜂起。他在 1872 年出版了《祖国抑西利斯特里亚》的剧本。这剧本是歌颂 1854 年抵抗俄罗斯人入侵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的保卫战；破天荒第一次使土耳其人知道有个同苏丹个人无关的祖国的概念。这剧本引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以致政府认为它有危险性，因此在该剧第二次演出之后，政府就勒令禁演，并把诗人流放到塞浦路斯去。阿卜杜勒·哈密德对他的批评以及他的艺术的爱国性和群众性更不能忍受，于是使他长期远寓京城，名义上还给他一个官职，实际上是流放，最后一个职位是当开俄斯岛总督。但是他的作品使他的思想永垂不朽，并且对青年土耳其运动达到目的有很大的贡献。

纳米克·克马尔的弟子阿卜杜·哈克·哈密德实现了克马尔由于政治目的而常常不得不牺牲的艺术理想。哈密德被派至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去当外交官，到 1937 年 4 月 12 日逝世时享年八十六岁，历经旧帝国的衰亡，但还能欣幸看到民族国家的兴起。除了抒情诗以外，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影响的戏剧，尽管是从欧洲人而不是从土耳其人的文化中的感情生活为取材源泉，却为土耳其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把文学引向纯粹大众方向的这种努力并未放松。一向被受过教育的阶层所鄙视，而在人民大众当中流传的唯一的真正土耳其散文是由民间说书人在叙述

人民的日常生活故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艾哈迈德·米德哈特把他们这种艺术介绍到文学中去。在那本《有趣的故事》里，他虽然还是大部分依靠法国的材料，却有极其丰富的从现实生活中经过敏锐的观察而得到的细节，并且懂得怎样使这些细节具有引人入胜的形式。真正的民族内容当时是由穆罕默德·陶菲格通过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年》这部作品介绍到文学中的。这本书描写一度住在首都的人民当时还没有受到外来不良影响的生活，冬天长夜里快乐的娘儿们的说说笑笑，咖啡馆里的吵吵闹闹，以及到金角湾顶端欧洲的甜水泉去的远足。侯赛因·拉赫密更能深入人民的生活。他的全部教育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新式学校得来的，他从来没学过法文。他受的教育使他爬到间接税局档案处长的地位。他作为人民的好儿子，特别乐于歌颂安那托里亚的健康的农民——这是国家的希望。不过他把农民的真实情况写给大家看，始终与农民打成一片来了解他们。他的作品和他的前辈一样，带有劝人为善和悲观色彩，但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效仿西方的感情，而是在实际环境中它有它的根源，因此是完全真实的。

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受古典主义所束缚的枷锁也动摇了。麦哈茂德·埃克赖姆把民歌介绍到文学中去，用外国的民谣诗和浪漫故事说的形式使之有所提高。伊斯坦布尔渔家子弟穆罕默德·埃明写的诗把这种大众爱好的抒情形式提高到完美的程度，这是青年土耳其运动的胜利的副产品。

随着这些民族愿望而来的是要达到语言纯洁性的新的热情。萨米·弗拉舍里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在抛弃了古代的古典作家的矫揉造作、臃肿繁琐的文体而代之以人民的朴素的语言之后，还想把辞汇中不必要的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语逐步清除出去。这种外来语在旧文学中曾阻碍了被蔑视的土耳其语言的发展。极有地位的《进步报》的发行人艾哈迈德·杰伍德(死于1880年)出版了奈瓦伊作品的原文和奥斯曼译本。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在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宫廷里赞扬土耳其语言而贬低阿拉伯的语言。的确，有时甚至还企图用早就过时不用的土耳其古字来代替已经完全本国化的外来语。尽管有上述这种过火情况，这些语言纯洁派的努力是有健全的内容的，而且是有成就的。

阿卜杜勒，哈密德统治的末期，文学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奋斗。由于他害怕年青土耳其党人反对他的专制统治，他跟外界越加隔绝，深居伊尔迪齐宫中，这使他的亲信人物对人民中间的健康进步的运动更容易产生怀疑。由于这些运动的代表不甘心保持缄默，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极其使人讨厌的检查，例如，《威廉·退尔》的译本也被禁止出版，祖国这个辞汇也不许用。因此这些年代的文学，受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当代法国诗的影响，只产生了病态悲观的感伤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聚集在《塞维蒂·福蒙》日报的周围。这一家报馆发表了哈立德·齐亚的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爱情》。这两本书尽管作风矫揉造作，在土耳其人当中却打下了这一种文学样式的第一个真正基础。除了哈立德·齐亚之外，艾哈迈德·希克梅的文字简单、想象丰富，内容一般且脱离现实的短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把文学马上从检查制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只有象抒情诗人艾哈迈德·哈希姆等少数几个诗人继续忠于前一个时期的纯美学理想。除此之外，年青的民族文学很快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革命后不久，土耳其协会成立。

四年后，在 1912 年，又成立了一个活跃的土耳其之家的团体。它的刊物《土耳其祖国》不仅在文学中而且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来提倡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新理想；如前所述，在发展新的思想当中，除了土耳其人以外，一批从沙皇俄国逃出来的鞑靼作家也不遗努力。这个运动的领导权落在齐亚·戈克·阿尔普的手里。协约国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把他流放在马尔他岛上。他的象征诗《基济尔·埃耳马》和更大程度上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设立的大学里的课程以及讲演，激起了青年人的民族理想。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的小说《突兰》，以极其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这种理想。战争结束时的困难并没有摧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新的民族国家里有了生气蓬勃的复兴，下文当另有叙述。

在土耳其本土，和欧洲文明发生的接触逐渐引起了文学生活上的全面剧变。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它们受欧洲影响虽然更深、更早，旧的观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起作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逐渐衰落。除北非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仍旧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埃及在政治上脱离奥斯曼帝国妨碍了阿拉伯文学的统一发展。穆斯林人与活跃得多基督徒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民族目标，这样就增加了这种障碍。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及其追随者这个统治阶层对土耳其文学比对阿拉伯文学有更大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开罗创办的报纸的特点是：不但军事条例用土耳其文刊登，土耳其古典文学作品也大批大批地刊登，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刊登阿拉伯文的作品。在叙利亚，为在贝鲁特创立美国学院的基督教传教士服务的马龙派和为它所对立的创立圣约瑟大学的耶稣会服务的马龙派，都竞相复活文学和恢复古典阿拉伯文的纯洁性。纳西弗·亚齐吉(1879 年死于贝鲁特)的作品基本上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在诗中企图模仿穆台奈比，在叙事诗中则模仿哈利利。有一个名叫马鲁·纳克卡什(1871 年死于贝鲁特)的试图为他的人民创作一种法国形式加上东方内容的戏剧。他们孤零零的尝试没有人效法。在叙利亚执行的检查制度，同伊斯坦布尔同样严厉，这妨碍了叙利亚报纸的发展。因此，许多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都宁愿留居埃及，特别是因为英国当局对埃及的报界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叙利亚的阿拉伯文学的典型代表是纳卜哈尼。纳卜哈尼是贝鲁特宗教法庭庭长，苏丹的伊马木艾卜·胡达的朋友。他那极其丰富多产的文学活动表现了旧式的伊斯兰精神，反对基督教欧洲的影响。

在埃及，阿拉伯文学的圈子起初只以穆斯林人为限，哥普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政治条件下，才开始插足进来。穆罕默德·阿里对欧洲文明的兴趣引起了广泛的翻译活动。除了最初需要的技术和科学作品的译本之外，不久也有大量的法国小说译本出现。这些常常是不加选择地译出的法国小说，经常左右读者的喜好，而成为民族艺术事业的障碍。叙利亚人素莱曼·布斯塔尼用交替的阿拉伯韵律的诗体翻译《伊利亚特》，能很好地抓到这部史诗的气氛，但是尽管加上许多学术性的注解，总不能够使阿拉伯群众能够比较容易了解这种外国内容。因此，他那孤芳自赏的努力没有人模仿。在诗这方面很流行模仿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古典大师。这表现在军政大臣萨米·巴鲁迪的作品中。他在阿拉伯革命后被英国流放到锡兰去，直至老年时，才能回祖国。在流放中，他用独出心裁和动人心弦的笔法写出了他那不幸的遭遇。萨米是一个土耳其家族的后裔。而基代夫的宫

廷诗人艾哈迈德·绍基的阿拉伯血统中却渗杂着外国的血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对主子出言不逊被英国放逐到西班牙去。他也是完全沈湎于古典传统，而在战后才走上了新的艺术道路。在叙事散文方面，叙利亚人朱尔吉·宰丹写了许多描述古代伊斯兰的历史小说，而占了统治地位。他的作品虽然毫不深刻，但想象丰富的故事和朴素的风格却抓住了读者心。因此，为战后时期这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宰丹进一步努力向阿拉伯人介绍欧洲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在埃及，戏剧缺乏任何传统，因此也只能慢慢发展。虽然在吸收法国古典悲剧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真正成功的还只是具有轻松的法国风格剧本。乌斯曼·查拉勒(1829—1898年)在作了这种尝试后转向到模仿莫里哀的喜剧，希望能够加以埃及化的改编，来使作品的内容适合同胞的胃口。在这方面他大胆地首先使用大众的方言，而不用当时只在舞台上仍占优势的古典语言，但是成就很小，他的剧本一直到1912年才演出，可是不久又停演了。在高度发展的埃及新闻事业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散文体。这种散文体被在英国统治下出现的政客们当作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这些政客中，嘎西木·艾敏(死于1908年)值得一提。他的两本书《妇女解放》(1899年出版)和《新妇女》(1901年出版)使妇女问题在伊斯兰世界中成为流行的讨论话题。后来，在土耳其对这个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取得进步之后，埃及社会也川继效法，初时还犹豫不决，但不久便取得了持久的成功。

但是埃及的宗教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受伊斯兰教的支配。这是主要由于波斯人贾马尔·丁的影响。他为了政治原因，愿意自称阿富汗人，因为他在那里曾经度过了青年时代。1870年，他的恩主多斯特·穆罕默德总督死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第二祖国，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什么著作，可是大学者的盛名早就传开了。因此，他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善意的欢迎。他在新建立的大学里的授课和演讲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可是伊斯兰教长却使人们怀疑他有自由思想，终于把他放逐出境。他于是到开罗去。在开罗他备受欢迎。这里他跟官方毫无关系，直至阿拉比起义前，能够自由地工作，并且在埃及青年当中鼓起了这种希望：如果为着保卫伊斯兰教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先进的宗教，他们能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那么就有可能摆脱掉欧洲的统治。英国占领埃及后，他被流放到印度去。但在1883年他有机会到巴黎。在巴黎他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一道出版了《欧瓦·伍思卡》周报。这家周报虽然不久就停刊，但影响很大。他后来的命运，本书下文在谈到波斯历史中将会述及。1885年，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先回贝鲁特，1888年再回到故乡埃及。在埃及，他的同胞把他当做解放他们的使者来欢迎他。他当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99年提升为埃及的穆弗蒂。他在1905年7月11日死去以前，对法律改革和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教学改革起了很大的影响。他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创教者的理想，以便使这些理想清除一切后来添上的东西，在这个已因西方文明而完全改观的东方世界中也能表现出活力来。他的思想直至现今仍然支配着埃及的宗教生活。

第三章 北非

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自从在十六世纪被奥斯曼征服后，就成了该省总督的驻在地。这些总督们的头衔或称帕夏，或称代，或称贝，他们和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关系上比之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帕夏更具独立性。因为从十七世纪起，苏丹手里就没有一支像样的舰队。1835年夏季，的黎波里坦尼亚的帕夏优素福死去。他属于从1711年起就统治这个国家的卡拉曼利家族。有两个族人争夺继承权。一个有法国势力的支援，另一个有英国势力的支援，因拿破仑远征后，法英在这个国家都占有一个立足点。在冲突过程中，这两位卡拉曼利族人都请求帝国政府作主。后者就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它在这个失去的前哨的权力。它派遣一支分舰队来到的黎波里，任命那位受法国保护的人为总督。当后者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就职时，他被当做政治犯扣押起来。穆罕默德，拉乌弗帕夏代替他来到的黎波里当总督。另外一个争位的人起兵造反，把他困在的黎波里卫城内，而要守住这个卫城是很困难的。直至1836年4月，海军大将率领分舰队增援之后，土耳其才能再次征服这个国家的内地。次年精明的哈桑帕夏就任总督，诱使居住在人迹罕到的地区柏柏尔人至少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统治。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黎波里城内不久出现了一个义大利人的居留地；这个国家如何在1911年落入义大利人的手里，上面已经述及。

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叶，突尼斯的贝和阿尔及利亚的代(总督)同的黎波里坦尼亚的卡拉曼利家族，和摩洛哥的统治者一样，都极力从事海上抢劫，由于目标是基督徒，穆斯林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赞美的宗教战争。基督国家从来不能够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而宁愿各自纳贡来交换航行自由。十八世纪末叶法国甚至和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拿破仑准备远征埃及时，这位总督运粮来接济他。但是在付款问题上却没有达成协定。这笔交易由两家犹太商行白克里和布斯纳赫进行的谈判。(这两家商行的头子纳弗塔利在1780年起就控制了个国家，把它的财富吸吮得干干净净，直至1805年新军哗变才把他推倒。他和许多其他犹太人都被杀死。)经过长期诉讼后，到1819年10月28日，才付给他们一笔七百万法郎的款项。但债权人在法国扣留了这笔钱，而总督却要求直接付给他的人。因此，他在海上禁止法国船只的航行，并在他的领土上给法国商行找麻烦。他特别愤恨德瓦尔领事，认为拖延付款是他捣的鬼。在1820年4月30日开斋节的那天上午招待外交团的会上，总督怒不可遏，竟用手杖打了这位领事，并把他撵走。在他拒绝道歉之后，法国把阿尔及利亚海岸封锁了两年之久。由于法国政府要避免战争，因此在谈判时表现了温和态度，而总督却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1829年7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拉普鲁翁斯号”舰长一直在阿尔及利亚谈判，但无结果。当这只船驶离港口时，一个炮台开炮袭击。法国对这个新的侮辱不能再置之不理。1830年5月25日，军政部长德·布林蒙亲自率领三万大军分乘六百只帆船及七艘小轮船，从马赛驶向非洲。6月14日，法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四星期后，这位阿尔及利亚统治者被迫投降。布林蒙当时已从海上占领了奥兰和波那，在陆上推进到小阿特拉斯山脉下的布利达。当时7月革命已在巴黎爆发，克洛泽尔将

军接替了他的职务。克洛泽尔在 9 月 2 日到达阿尔及利亚，立即计划在这个国家进行殖民。到 10 月时，他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模范农场。他把君士坦丁省送给突尼斯总督，他代表法国只要阿尔及利亚的肥沃平原——马蒂亚。他这种独断独行引起巴黎方面的愤怒。次年初，即被召回。继任他为司令官职务的人大多数都把精力消耗在和阿拉伯及柏柏尔人的小接触上。法国政府由于害怕英国，当时已经几乎要放弃这个殖民地了。

与此同时，奥兰省陷入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这种局势被青年冒险家阿卜杜勒·嘎迪尔所利用。他是一个穆拉比特伊斯兰教隐士、一个托钵僧的儿子。他年青时，曾经到麦加朝拜过两次。哈希姆和阿密尔两族为了连年格斗，疲于奔命，都投到这位勇敢、聪明而虔诚的年青人的麾下。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他在短期内，就在战场上击败了其他酋长，然后自称“信徒的领袖”，并且宣传要对法国进行圣战。奥兰省司令官德米歇尔将军和他进行谈判，但是这位将军的继任者特雷泽尔，低估了对方的力量，率领力量不足的战斗部队深入内地远征。1835 年 7 月 26 日，他在马克达河一带遭到惨败。从此以后，阿卜杜勒·嘎迪尔在整个北非被认为是伊斯兰的救星。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法国政府在 1835 年 8 月再度任命克劳泽尔为总督。他把阿卜杜勒·嘎迪尔赶出他的马斯卡拉首都，将被后者的军队包围在特累姆森的土耳其人解围。由于巴黎方面对于大举远征的开支颇为踌躇，克劳泽尔只得暂时满足于远征君士坦丁。当时有一位觊觎王位的年青人答应帮助克劳泽尔将军反对执政的总督。后者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帕夏的衔头，但是他的横征暴敛引起了百姓的憎恨。克劳泽尔认为有七千兵力就可以占领这个国家。但到了 11 月，经过苦战之后，被迫退回，任务没有完成。由于这次败绩，1837 年 2 月达姆雷蒙将军接替了他。

这时，比若将军击败了不断向西部法军阵地骚扰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但由于法国政府要首先雪除在君士坦丁所受的耻辱，比若只得在 5 月 31 日在塔夫纳河上和阿卜杜勒·嘎迪尔签订了对法国非常不利的和约，不但把马斯卡拉，而且把几乎奥兰全省和阿尔及利亚省的相当一部分都归完给嘎迪尔。可是，阿卜杜勒·嘎迪尔在马赞那、吉邦和拉荷雅特设置了总督，把自己的权力向东扩展。他还向撒哈拉挺进，在 1838 年 11 月，在围攻五个月之后，击败了穆罕默德·提拉贾尼隐士的堡垒。提拉贾尼依仗自己在柏柏尔人中的威信曾经反对嘎迪尔。嘎迪尔企图主要用欧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藉以维持他的统治。

1837 年 9 月底，达姆雷蒙率领一万二千人向君士坦丁出发。10 月 6 日开始炮轰这个城市。达姆雷蒙原定在六天后开始正面攻击。但在准备期间他战死了，由瓦莱继任。经过浴血巷战之后，这个城市的主要堡垒在 10 月 13 日投降。在这次胜利后，占领这个国家的战事进展得很快。在这新占领的省份内修建了菲利普维尔港口。从阿尔及尔基地出发征服了布利达。1839 年 10 月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的队伍通过了阿特拉斯山脉在布伊拉森林会师了。

阿卜杜勒·嘎迪尔认为法军的这些进军是违反了塔夫纳和约；因此，他在麦地亚宣布了圣战。他的一个总督——伊本·赛里木向马蒂亚进攻。有一个时期，防御薄弱的阿尔及尔城也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后来瓦莱在什法击败了阿卜杜勒·

嘎迪尔，并在 1840 年 5 月 18 日占领了麦地亚。

到了年底，法国最优秀的军人比若将军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1 年春季，他从麦地亚出征和阿卜杜勒·嘎迪尔作战，5 月 4 日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接着回到沿海一带，从穆斯塔哈尼姆再向内地进军。5 月 18 日征服了阿卜杜勒·嘎迪尔的新都塔格迪姆特。又从马斯卡拉基地出发，毁坏了阿卜杜勒，嘎迪尔父亲的堡垒。这个堡垒是这位伊密常去休养的地方，一度是穆斯林狂热的一个很危险的中心。

1842 年春季，比若占领了特累姆森。2 月 9 日，嘎迪尔的最后—个设防城市塞布也失守了。此后，他带了五千下属在国内到处流亡，常受法军的追击。5 月 16 日奥马尔公爵经过多次急行军之后，赶上了而且击溃了这些仓皇失措的敌人。四千名士兵，连同嘎迪尔的财宝和他的随从贵族的家属全都落入法军手中。但阿卜杜勒，嘎迪尔在卫土的奋勇保护下，这一次又逃出了追兵的重围，避入摩洛哥的国土。比若和摩洛哥的谈判要求引渡失败之后，就自动过境追击。同时，法国有一分舰队在摩洛哥沿岸出现，威胁着丹吉尔和摩加多尔。8 月 14 日，摩洛哥苏丹的儿子率领了六万五千名士兵沿塔夹纳河支流伊斯利和法军交战。比若虽然只有六千人，却击败了这些装备不良、纪律涣散的摩洛哥军队。苏丹这时准备讲和。但他不交出阿卜杜勒·嘎迪尔。他即使愿意把他交出，也做不到，因为在边境上的柏柏尔部落并不尊重他的权力，同教的情谊，特别是德卡氏族人的同教的情谊，煽起他们狂热主义的火焰。因此，他们继续进行反法的游击战。1845 年春，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维护者，布·马札隐士，又称为《带羊的人》。他领导着柏柏尔人达拉部族反抗法国人。

当阿卜杜勒·嘎迪尔再度攻打阿尔及利亚时，比若在整个 1845 年至 1846 年之交的秋冬两季派十八支骑兵纵队追击他，但是没有追到。到了春天，嘎迪尔战败一两次之后，又退到摩洛哥国上去。在法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最后摩洛哥苏丹被迫派遣军队来驱逐他。12 月 21 日，在摩洛哥炮火之下，嘎迪尔渡过边界上的穆路亚河，不久即被法军包围起来。在法方答应把他送到亚克或亚历山大港后，他在同月 23 日投降。因为他希望再去朝拜一次圣地。可是他却被押送到土伦，监禁在安布赛。1852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三世释放了他。他首先到布鲁萨定居下来，1855 年发生地震后，他搬到伊斯坦布尔，最后到大马士革。关于他和随他流放的同胞们在 1860 年德鲁兹人的大屠杀中救出无数的基督徒—事，上文已有叙述。1883 年他死于大马士革。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在该省东部同顽强的柏柏尔人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1857 年延尼部族中出现了一位女先知——拉拉·法特马，周围各部族都追随她。南敦总督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万大军来攻她，经过几次血战后，才活捉了这位女先知。此后，这个柏柏尔人居住的国家才被彻底征服。

在该省南部，法国人派当地的乌来德族的西迪，舍赫为总督，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1864 年 2 月，这个王朝的一个代表——西，斯利曼——对一些法国军官的行为感到不满，他叔父西·拉拉鼓动他起义。法军总司令包普莱特从提阿勒赶来，但是本地人的骑兵队起义，把他和他的步兵连砍死。他在垂死的痛苦中还开枪打死了站在他面前的西·斯利曼。这样并没有救平暴动。西·斯利曼的兄弟

穆罕默德和西·拉兹拉格隐士继任指挥。由于拿破仑三世对这个国家的安全很有信心，早已把久战沙场的占领军调到墨西哥和印度支那去，因此南方的战争拖延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到了1864—1865年间的冬天，尽管这两位首领业已战死，可是居住在深山里的他们的部下并没有放下武器。敌人追来时，他们即躲到摩洛哥境内去。维姆芬将军虽惩罚了他们的同盟者，可是到1870年起义者越退越深入撒哈拉。直到1884年才把他们完全征服。

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改变为共和政体，这又引起了阿尔及利亚重获自由的希望。穆斯林人特别认为1871年10月24日让所有犹太人归化的法令是懦弱的表示。甚至在这一年年初，在征集阿尔及利亚骑兵时，就有骚乱发生，特别是在沿突尼斯边境一带。这个运动有穆克拉尼为他们的强有力领袖，他是马贾那族的巴什·阿格哈。他有两位隐士做助手。他出身于君士坦丁堡最富有、最贵族化的一个家庭。他过去表现颇为忠诚，政府曾给予各种各样的荣誉。但当民政政府建立时，他辞职了，据他自己所说，辞职的原因是他决不愿听命于犹太人。他的辞职除了政治上的不满外，还有私人的动机。在1867年的一次饥饉中，他为了自己阿拉伯人的荣誉感，帮助了他的同胞而欠了大量的债。政府曾答应帮他还债，但没有履行诺言。3月中，他召开了一个部族大会，向最近的一个兵站的司令宣战。4月8日拉赫曼教派的首领哈达酋长，在他野心勃勃的儿子阿齐兹的鼓动下，和他联合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海上到撒哈拉沙漠，所有的卡比尔族人都出来作战。叛军已在阿尔及尔邻近一带活动。5月6日，穆克拉尼在奥迈尔附近的绿地河谷上的遭遇战中阵亡。他的兄弟布·马兹拉克继任其位。后者屡战失利，被迫日益向南退却，1872年1月20日，他在鲁伊沙特附近被俘。在叛军最后被镇压之后，卡比尔人对这次战争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地方自治权被取消；还要交出四十万三千公顷以上的土地给法国殖民者居住。除了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起义外，这一场战争是阿尔及利亚最后一次的解放运动被扑灭的标志。越来越多的欧洲殖民者霸占了这个国家，它以后的历史就成了法兰西殖民帝国历史的一部分。

在突尼斯的贝仍然维持独立，但是他疏于政事，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叶，富庶的国土有三分之一完全荒芜。突尼斯首都有很多意大利人居住。他们的祖国希望在这里能够学法国人的榜样。但是，罗马害怕引起国际纠纷，还没有作出决定的时候，法国一有机会就插足进来，也想夺取这个国家。1881年，突尼斯的贝在和一家法国商行发生纠纷之后，在首都被一批法军缴械。这批法军借口一个贝都印部族侵犯边界要加以惩罚而进攻突尼斯的。贝虽然在名义上仍被保留在位，但实权已被剥夺。

从1544年起，摩洛哥就由一个阿里后裔的王朝统治着，他们先是萨迪一支的沙里夫，1664年，统治权操在哈萨尼·菲拉里家族的手里，这个家族到现在在名义上还是统治者。这个家族执政的代表号称哈里发和信徒的领袖。他们的统治是根据自己是先知的后裔这个嫡传原则，因此，称他们为十叶派会更合适些。但摩洛哥的阿里后裔和在东方、南阿拉伯，特别在波斯的十叶派所从事的宗教发展运动毫无关系。和整个北非一样，摩洛哥也受属于严格的正统的逊尼派的马立克派的控制。

当葡萄牙人正在设法插足于摩洛哥南部而最后几个，马林王朝统治者抵挡不住葡萄牙人进攻的时候，塞耳德家族起来当政。1511年，塔格马德勒特的沙里夫就任宗教战士的司令。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1554年击退外国人后，又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人。马林族人原来是希望在后者的帮助下恢复他们的王国。在这之后，穆罕默德就在全摩洛哥建立统治。他的儿子、第五代承继者曼苏尔·艾哈迈德一世(1578—1610年)把他的家族的权力深入到撒哈拉沙漠，征服了提姆巴克图，并消灭了加奥的阿斯基亚王国。对外的胜利使他在马拉喀什维持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宫廷，却忽略了国内的发展。他不在内地加强自己的权力，却满足于用驻在非斯城周围的北非南部的柏柏尔人和特累姆森及乌志达两个地方的阿拉伯人部队替财政大臣收税。他的几个儿子，继位人都昏庸无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非斯独立了。被逐出西班牙而在拉巴特和萨尔的摩尔人叫做安达鲁西亚人，由于从事海上行劫而致富，他们住在贵族化的城市共和国内，象在老家一样。有些伊斯兰教隐士在自己的寺院的隐士居留地对徒众也行使世俗的权力。1660年最后一个萨迪王朝统治者被杀之后，统治塔菲来尔特的哈萨尼贵族的首领拉希德崛起，逐步消灭了各个小统治者。他的兄弟和继承者易司马仪(1672—1729年)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黑奴兵团。这些黑奴受布哈里传统教规的约束，因而叫做布哈里部队。他用这个兵团牵制柏柏尔人，而且想清除利用萨迪王朝的庸弱无能乘机侵犯国土的外国人。几乎有两个世纪(1471—166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地中海最重要的丹吉尔海港。1661年，布拉甘扎的凯瑟琳公主把这个城市作为妆奁给了她的丈夫英王查理二世。

1684年，易司马仪围攻丹吉尔六年之后，终于从英国人手里夺回这个城市。他还把西班牙人从大西洋沿岸的根据地赶出去。1580年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兼并葡萄牙时，也占领了休达，就在葡萄牙王国恢复之后，休达还隶属于西班牙。易司马仪围攻休达时，西班牙虽然受王位继承战争的牵制，无暇顾及英勇的守军，休达孤城守了二十七年(1693—1720年)。易司马仪死后，摩洛哥又陷入无政府状态，黑人军队兵权，任意拥立和废黜统治者。易司马仪的孙子穆罕默德一世(1757—1792年)，首先恢复秩序，进而与欧洲列强订立商约，企图制止自己的臣民的海上劫夺行为。可是这个办法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期望的利益。在他后代的统治之下，政府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他们极严密地封锁国境来对抗欧洲人的压力，只许欧洲国家派遣外交使节驻在丹吉尔，企图这样来保卫自己。

摩洛哥的宪法对缴纳捐税和供应兵源的被征服地区布拉德马赫辛和比它大约莫四五倍的独立地区布拉德赛巴，有明确的区别。在亚特拉斯山区，只有一块小得快要消灭的地方算是布拉德马赫辛的一部分。只有在西边沿海一带的几个部族确是真正被征服的。其他的部族在名义上虽然还承认苏丹的权力，却不纳税，不过有时向马拉喀什送些贡礼而已。在亚特拉斯山区，人迹罕到的地方，有些部族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晓得有苏丹的存在。柏柏尔人大族的酋长们把自己看做跟苏丹同样有权力，把苏丹看作不过是一个敌对的遥远部族的领袖而已。譬如说，1889年，拉赫马部族甚至不肯把干草供应给自己区内的一万名属于苏丹的军队。这一年，这个部族又干脆不让要向苏丹呈递国书的义大利大使过境。在这些情况之下，苏丹的对策是命令一个邻近的部族来对付这个抗命的部族，允许它把这个抗

命的部族“吃掉”。“吃掉”是摩洛哥政治上的一个专门术语。可是这种办法并非经常有效的。许多小部族，例如迈兹古尔达部族，多年来不断地反抗苏丹。一般来说，苏丹不得不与各部族协商；而他的主权仅仅限于在名义上批准部族自己所选出的酋长，很少超过这一点。苏丹最关心的事情总是和隐士友好相处。这些隐士在柏柏尔人当中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来拜访的时候，苏丹总不敢不给以厚赐。

布拉德马赫辛也谈不上有组织的政府。苏丹的民政权力由卡伊德执行。在菲斯、拉巴特和麦克尼斯这些摩洛哥大城市，这些卡伊德的头衔是帕夏。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收税，其次是维持公共秩序和执行法院的判决。按照东方的古旧的惯例，他们都没有薪水，反而要拿钱来买缺。他们因此在合法收税和其他收入之外，非得进行勒索才能补偿买缺的高昂代价。苏丹的处境有时和从前巴格达的哈里发相似：在从前从属于他的统治的地方，为了要至少保留一点威信的样子，不得不承认一个新得势的人做卡伊德。而这个新得势的人常常很可能是拦路强盗出身的。

卡伊德供给苏丹的姆哈兹尼亚(部队)大部分是封建骑兵，其中有一部分在苏丹宫中当侍卫，另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亚特拉斯山谷一带的卡斯巴中维持治安。苏丹在所有的大城市招募步兵(阿斯卡尔)，受一些欧洲式的训练，来补充这些队伍。在二十世纪初叶，这支步兵由一个英国人麦克莱思指挥。不过军队的武器和训练还有很大的改进的余地。

1873年，满怀着国家富强的美梦登位的哈桑苏丹，为了在国内与实际情况进行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他虽然能够向南进一步扩大布拉德马赫辛，甚至更进一步深入撒哈拉沙漠，但是他所能够支配的有限权力，不能够把国内的实际情况扭转过来。1894年，他征伐一个背叛的柏柏尔部族时，死于军中，遗下塞加亚西族女奴所生的未成年幼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他遗命废长子，立这个幼子。他手下最有权力的顾问，西·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秘不发丧，直到尸体运到继位者的驻地的拉巴特才公布。他在那儿拥立阿齐兹为哈里发，自居保护人。1900年，这位大臣死后，年轻的苏丹向往欧洲文明，增加赋税，以至民心离散。国内民变蜂起。突出的是塔扎的鲁基·欧麦尔·扎尔胡尼，人称布·哈马拉，意即“骑驴的人”(东方古代救世祖的称号)，他长期骚扰，直到1909年被捕处死为止。

法国企图利用摩洛哥的这个弱点，乘机向西扩大殖民地。1904年，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答应西班牙在北部旧属地扩大势力范围之后，获得它们同意自己这个目的。法国强迫摩洛哥苏丹接受一个在法国的协助下进行行政改革的计划。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地中海周游时，曼奈斯曼兄弟争取到了他的顾问们支援他们在摩洛哥采矿方面的当时并不明确的经济利益，在这些顾问们的劝告之下，德皇在丹吉尔登陆，而且在一篇演讲中，出面卫护苏丹的独立。阿卜杜勒·阿齐兹因此能够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来研究摩洛哥问题。1906年1月15日至4月7日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承认苏丹的主权，并决定建立一支国际海港警察队，利用欧洲资金设立一个国家银行。

尽管有这种援助，阿齐兹还不能够恢复国内的秩序。1907年，他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法国强占乌志达和卡萨布兰卡。因此，他的兄弟阿卜杜勒·哈菲兹在全国对他普遍不满的情绪下，起来反对他，将他废黜。哈菲兹在很短时间之内平定全国，承认阿尔赫西拉斯公约之后，得到西班牙和法国的承认。但是哈菲兹跟他的

哥哥一样，对困难的状况也应付不下。1911年，当他被叛乱者包围住非斯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向法国乞援。西班牙也乘机扩大属地，占领了拉腊歇和卡斯尔之后，摩洛哥的国运从此休矣。虽然德国还派“豹号”炮艇到阿加迪尔，企图争取一些经济权利。不过，德国最后也承认法国的保护权。1912年11月4日，法国与摩洛哥苏丹签订条约，把这一点明确规定下来。优素福继承哈菲兹的王位。1927年优素福死后，由其子穆罕默德三世继位。法国将领里利奥泰元帅进攻尚在顽抗的部族，恢复了政府的威信，但是苏丹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保持着原有的地位。从1921年到1924年之间，法国经过了耗费人力物力的游击战将政权扩大到摩洛哥全国各地。在此以后，为摩洛哥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还只有一个，那就是阿卜杜勒·克里木。他的家族很久就住在阿尔胡西迈斯湾上阿日迪尔的海岸。他为了替尚未受西班牙人所征服的部族争取自由，1921年带领一小队的人反抗西班牙。这个小队发展很快，终于使摩洛哥北部的部落差不多全数加入作战。他使西班牙军队受到重大损失之后，还进攻法国地区。西班牙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威胁到非斯。1926年春，阿卜杜勒·克里木战败投降，先被流放到马赛，后来到毛里求斯岛。此后西班牙在摩洛哥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摩洛哥的英勇战士在帮助佛朗哥军队征服自己的祖国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整个北非的文化生活到现在还完全停顿在中古时代的水平。摩洛哥学者继续从事他们祖先受传统限制的旧式科学工作，写宗教经典的评注，以及范围广泛的传记。哈菲兹苏丹本人也积极参加这些方面的研究。他甚至成了一个作家，并且自己出钱印行古典书籍。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法国人尽管办了初等教育，阿拉伯人在文化上也不能有更高一些的成就。因此，突尼斯虽然创造了一个革新党和一个立宪党，提出的要求对保护国政权说来，有时是很伤脑筋的，可是北非的穆斯林直到很久之后，才能够对外国的统治进行文化上的斗争。1922年7月10日，新担任贝的穆罕默德·哈比卜开始统治之后，政府方面实施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革。伊本·贾鲁尔医生领导之下的阿尔及利亚知识份子和在阿拉尔·法西领导下的摩洛哥知识份子要求改革的愿望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希望。1938年初，阿拉尔法西被法国放逐到法属塞内加尔境内的加蓬去了。

第四章 苏丹

在撒哈拉沙漠之南，从塞内加尔到上尼罗河流域之间，黑人，即所谓地中海种族的含族人、尼罗特人、努比亚人居住的地区之内，阿尔莫拉维王朝早就已经在西边一带传播了伊斯兰教。早在十一世纪，加纳的国君，和他们的藩臣塔克鲁尔人(现在叫做图库劳尔人)的统治者，同上尼日尔河的马里国王一样，都已经信奉他们主子的宗教。十三世纪的时候，提姆巴克图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1591年，摩洛哥人袭击提姆巴克图，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摧毁了这种文化。直到十八世纪，1720年，塔克鲁尔人在法图一雅伦建立新的神权政体之后，穆斯林的

宣传才有新的推动力量。1776年，他们征服异教徒富尔人，强迫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塔克鲁尔人乌斯曼·丹法约使豪萨人改变了信仰，在1802年建立索科多国。他的族人欧麦尔去麦加朝觐的时候，参加了在摩洛哥非常有势力的贾尼提教团。该教团的教长把苏丹一地封给他。从1838年起，欧麦尔征服大部分苏丹地方，到了1864年死的时候，苏丹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1890年之后，他的后代被法国殖民者所征服。

在中部苏丹，沿乍得湖一带，早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入坎尼姆，但是到十六世纪后才能够波尔努和巴及米教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到十七世纪才能够瓦达伊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

在东部苏丹，七世纪以前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人很早就由手埃及的关系而改信伊斯兰教。一个新王朝的始祖素莱曼在十六世纪时，把伊斯兰教带到达弗。到了十八世纪，他的后代征服科多凡。可是，直到十九世纪埃及征服苏丹之后，伊斯兰教才大大发展起来。但是异族统治同时也煽动了宗教的狂热，这种狂热情绪出了一个领导人物，就是著名的麦海迪。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是一个穷校长的儿子，十九世纪中叶生于顿古拉省。他的家庭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念完神学之后，参加托钵僧的萨曼教派。1870年，他移居于白尼罗河中的阿巴小岛，在河边一个洞穴里修道。他同他的教师反目，因为后者替儿子举行割礼节的时候，取消教派内禁赌禁舞的教规，他认为师父这件事做得不对，而被逐出这个教派。他拒绝接受任何调解。他这种严格的行爲，获得全国一致的赞许，不久就纠合许多门徒。他既然预料到政府方面不会帮助他，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劝告门徒们起来挽救宗教的堕落。因此认为他负有崇高使命的念头一定是在他心里逐渐成熟起来的。他像伊斯兰教过去历史上其他改革家一样，以自己的祖先穆罕默德的名义对信徒们发誓，自己是救世的麦海迪，要在世间替天行道。他的一个朋友属于达弗西南塔阿沙·巴加拉部族的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法基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法基后来成了哈里发，他要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去科多凡走一趟，因为西部的比较强大、比较勇敢的部族似乎是更容易争取过来举行起义的。穆罕默德在途中与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领袖接触，相信全国到处都是怨声载道。有的对埃及当局的贪得无厌感到不满，有的对苛捐杂税摊派不均和横征暴敛觉得不满。此外，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埃及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因而扰乱了整个经济生活。

埃及政府逐渐注意到他，特别是因为他从前的教师对他一再散布怀疑。1881年7月，苏丹总督赖乌弗帕夏发出传票召穆罕默德从阿巴岛到喀土穆来辩明自己。但是这位麦海迪却把这种傲慢不逊的建议置之不理。他现在公开自称为一国之主，宣传反异教徒的圣战。他当然把不承认他有上天使命的穆斯林也包括在异教徒之内。赖乌弗低估了穆罕默德的力量，认为两百名带枪的士兵就能够把他结果掉。8月11日晚上，这一支部队坐汽船到阿巴小岛，把茅屋包围起来，四面开枪。但是麦海迪和他手下虽然手无火器，都埋伏在长得很高的草里，直到天黑才冲出来。埃及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几个人游水回到船上。虽然有了这次胜利，麦海迪仍决定退往科多凡，避免靠近喀土穆而受到威胁。他一路无阻地到查底尔山，在此地击毁法绍达的穆迪尔派来打他的军队。这批刚刚攻克达弗的久经沙场

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把托钵僧看在眼里，没有按照苏丹流行的惯例往往在晚上安营时设下刺网作为防御措施。到了夜里，他们被劫营，全军溃散。

这一场胜仗给麦海迪带来了不可胜数的新信徒。他像先知穆罕默德的作风，把大量的战利品分给信徒，藉以争取人心。9月初，他兵临乌拜德。城里的商人已经和他谈判好，但是守城的埃及部队却准备作战。麦海迪初战被击退，之后，就把城市包围起来。1833年1月18日，该城被迫投降。他现在就定都乌拜德。苏丹各处的信徒源源不断地到这里来见这位真主的圣徒。他身上只穿一件长袍，一条布裤，腰间围着一条绳子或布带，在信徒们面前，外表和举止都显得很谦卑。可是在屋子里，他早就过着很好的生活，他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喜欢女人，还像先知一样，经常在战利品中，选择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受。

他的统治保持了尽可能的简单的组织形式。按照穆罕默德的法律：有什一税，五分之一的战利品，犯叛国、饮酒、抽烟等罪的人的财产都归国库。对麦海迪的使命有任何怀疑的人都处以死刑，或财产充公。研究神学和法学从前是得到尊重，现在受到禁止，有关书籍全部焚烧。另一方面，他介绍大家勤苦阅读《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少数几条格言，却又禁止公开讨论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埃及已经被英国占领，当时派了希克斯帕夏率一万名埃及军来到苏丹。这支军队带着六千匹骆驼，由于对英国的统治不满，进军很慢。因此，麦海迪能够不慌不忙地武装备战。1883年11月3日，他在乌拜德东南约三十七英里的比尔克特进攻埃及军队。他首次攻营不利，可是第二天早晨袭击了在行军中的埃及军队，把对方完全击溃。

打过这场胜仗之后，整个苏丹都屈服在麦海迪脚下。住在大城市的欧洲人和埃及人仓皇逃命。1883年12月，达弗省会达拉城的防司令前奥地利军官斯拉丁帕夏跟麦海迪的部下打过一年仗之后，也投降了。英国政府已经准备放弃全部苏丹，派出曾在中国打败过太平军的戈登将军来喀土穆，护送还留在喀土穆的欧洲人回埃及。戈登从前做过苏丹的总督；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特别得到人心，因此能够违令继续维持英埃的统治。但是他的威信由于反对贩卖奴隶而已经大受影响。2月18日，他抵达喀土穆，就马上通告麦海迪，提出如果麦海迪肯释放俘虏的话，就承认他做科多凡的统治者，恢复自由贩卖奴隶，还跟他开始建立贸易关系。麦海迪的答复要他投降。8月22日，麦海迪出兵攻喀土穆；他一面慢慢进军一面从四面八方吸收战斗的力量，10月间他包围了这个城市，初时进展不大，因为麦海迪派挡不住炮火。由于戈登没有疏散城内非战斗人员，供应问题不久就严重起来。到了1884年年底，虽然有一支英军沿尼罗河而上，在马他马击败麦海迪的前哨部队，可是到了1885年1月15日，乌姆—都尔曼堡垒还是投降了。1月25到26日夜里，麦海迪身先士卒，攻陷城垣。戈登在宫中被杀死。

当时英国对苏丹毫无办法，只有让它去，麦海迪迁都到喀土穆，在这儿他的威权达到最高峰。他的部下都得学他的样子，穿托钵僧的衣着。他为了防止部下受到对自己威信有害的影响，封锁全国的边境，并且禁止到麦加去朝拜圣地。他总算还好，没有亲身尝到势力衰落的滋味。1885年6月中旬，他患了伤寒病，一个星期后病死。

麦海迪临死时，在病榻上再次明确指定别名艾卜，伯克尔的阿卜杜拉哈里发

做自己的继承人。阿卜杜拉是他生时的得力助手。忠于麦海迪的人毫无异议地宣誓忠于新主。阿卜杜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救世主所任命的两个哈里发免职。阿卜杜勒·凯里木伊密当时正在围攻卡萨拉的埃及守军，为了不小心讲些哈里发职权的话而被召回。他不得不把对自己本人效忠的黑人部队移交出来。阿卜杜拉迁都到乌姆都尔曼，这是最初被麦海迪派攻下的尼罗河左岸上捍卫喀土穆的堡垒。

这时候，卡萨拉已经攻下。埃及军队现在还从阿比西尼亚边境一带的要塞据点撤退。哈里发派一个埃米尔驻在加勒巴特，不久之后，这个埃米尔就进攻阿比西尼亚，但在侵入间姆哈拉省的时候，被该省省长拉斯·阿达尔打得大败。哈里发为了报仇雪恨，又派遣六万大军出征阿比西尼亚。拉斯·阿达尔首先进兵到布拉辛平原迎战，被击得一败涂地。麦海迪派乘胜直捣当时阿比西尼亚的首都贡达尔。城中居民弃城逃遁。麦海迪派便焚城而回加勒巴特。

1889年初，阿比西尼亚皇帝约翰矢志报仇雪耻，集中全国军队，带两师兵进攻加勒巴特。他的兵有的是他自己的提格勒部族人，有的是阿姆哈拉省人。头一天围城，阿姆哈拉部队就能够深入防御薄弱的地区。皇帝对他们的功绩心怀妒忌，坐在宝座上，让自己部族的战士擡着宝座督战，结果受了伤，当天晚上(1889年3月9日)身死。阿比西尼亚军队失却领袖，连夜撤退，他们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少没有经过一番变乱的。麦海迪派军队出来追击，迫得阿比西尼亚军队弃营而逃。

由埃明帕夏(即施尼茨勒博士)替埃及坚守到这个时候的赤道省，到了1888年夏天，在埃明帕夏与斯坦利一起移往东海岸之后，被麦海迪的军队所占领。

哈里发连战连捷之后，决定出征埃及，这是麦海迪既定的许划。1889年5月，他派阿卜德·拉赫曼·努朱米率兵北征，命令他绕过瓦迪—哈尔法，夺取阿斯旺，然后在那里等候命令。可是，努朱米行军时，连瓦迪—哈尔法的守兵都把他打得损失惨重。到了托斯基，埃及军总司令出来迎战，把他的军队歼灭殆尽。这一年，1889年，苏丹祸不单行，遍地饥荒，哈里发束手无策，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包围，他得不到粮食供应。

1890年，形势有些好转。苏丹境内最勇敢的一个黑人部族希卢克人被征服了。麦海迪军队由水路袭击这个部族的都城法绍达，守军抵挡不住这支有机枪配备的军队。

哈里发的专横统治特别激起了麦海迪的亲族的不满，因为他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权力。麦海迪的几个遗孀中，特别是他的正妻，鼓动群众反对哈里发。这个正妻是麦海迪援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例，取名叫阿绮莎的，意即“信徒之母”，跟她同名的阿绮莎从前也鼓动过群众反对阿里哈里发。哈里发及时地得到报告，知道这些沙里夫图谋不规。麦海迪亲族也按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例，都称为“沙里夫”。在阴谋者集合之后，正在准备袭击哈里发的时候，哈里发把他们包围起来，但是他考虑到信徒的情绪，饶恕了他们，向他们作了一些让步。

他们听信了他的话，放下武器，这时，他就提出法律起诉，把他们流放到法绍达去。

在阿比西尼亚边境，这个麦海迪国家受到义大利人的威胁。义大利人在埃及撤退之后，占领了马苏阿，从那里向内地推进。1893年1月，他们在这儿与哈

里发的一万多名军队相遇，而把它击败，这支哈里发的军队当时正在劫掠东部苏丹的阿拉伯人。1894年春天，义大利军队进攻卡萨拉。守城的麦海迪军队对领袖不满，不肯应战，而撤退到戈拉查布。还好这时候阿比西尼亚的麦纳利克皇帝挡住了义大利军队的进展。1896年3月1日，他在阿多瓦一场血战中，把义大利军队打得大败，因而替麦海迪军队在这一方面消除了此后的任何危险。

但是在这个时候，亡国的乌云已经在北方密布。1896年秋天，埃及军总司令基钦纳将军奉命进攻苏丹。在乌姆·都尔曼血战中，哈里发本人阵亡。基钦纳摧毁了麦海迪的帝国。但是，麦海迪的思想并未消灭。到1928年7月，英籍苏丹总督还认为必需在苏丹保持一支强大的空军用以应付虽然潜伏着，可是仍然存在的麦海迪主义再度爆发的危险。

九十年代末期，非洲东边角上的索马利人当中发生了一个与麦海迪主义有关的运动。1895年，欧加登部族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大约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朝拜圣地，在麦加被穆罕默德·本·萨利吸收加入了自己所创立的萨利托钵僧教团。萨利是苏丹神秘主义者易卜拉欣·赖世迪的门徒。萨利教团是从麦海迪运动分离出去的：一个派别，艾哈迈德教派的支派。哈桑回家之后，在杜尔巴汉塔部族中定居下来，按照他的老师的方针，代表一种更加虔诚的信仰，在穆斯林当中进行工作。他在这个部族，就像他在自己的欧加登部族亲戚当中一样，不久就有很大的势力，甚至柏培拉的英国行政当局也得利用他来平息游牧部族之间的争端。到了1899年，他自称麦海迪，而英国人却叫他做“发疯的穆拉”。在以后他连年征伐几乎有二十年之久不断给英国人，义大利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制造了不少麻烦。英国人虽然把他的队伍击败过不止一次，可是到了1905年，英意这两个殖民国家还准备让他在努伽尔河谷，义大利占有这一部分地区内保有独立的领土。但是到了1908年，他又出兵劫掠义大利和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义大利终于与跟哈桑敌对的北部索马利兰的部族酋长们签订条约来牵制哈桑的力量。直到1920年初，英国才决定积极对付他：英国的空军很容易就捣毁了他的阵地；在英国的骆驼部队和他们的盟军索马利人追击下，哈桑逃回自己的欧加登部族。1920年11月23日，他死在那儿。他像麦海迪在苏丹那样，企图光靠托钵僧的统治，不顾部族之间的一切矛盾，在宗教的基础上把人民团结起来。这种企图早在1905年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在麦加受英意两方面的嗾使，把他驱逐出教，使在索马利人当中传道的另一个嘎底里叶教派能够把哈桑当做异端来向他斗争。此后，他不过是普通一个部族酋长而已，他手下的人追随着他不过指望分到大量的战利品而已。

在麦海迪的托钵僧霸占苏丹东部的时候，在西部，在从前埃及领地的废墟上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力量。阿拉伯人左拜尔帕夏作为埃及基代夫手下一个比较独立的总督统治着伯克尔—格萨尔。

1874年底，他奉召到开罗当诽谤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指定儿子素莱曼代理自己的职务。在他被扣留之后，他儿子就保持着这个职位。1879年英国将领戈登作为苏丹总督正在努力扑灭奴隶买卖的时候，素莱曼与被废黜的达弗国君哈伦会师反抗戈登。义大利人杰西帕夏经过长期穷追后终于把他包围。素莱曼准备投降，但是他的义弟拉比劝他别投降。拉比是从塞那尔来的阿拉伯人，从前忠心

耿耿地替他父亲服务，此后与素莱曼同甘共苦。但是素莱曼坚持要投降，拉比就带着几千名左拜尔手下的最优秀的战士离营而去。他盘据达尔—曼加山巴，从这个地方向南猎捕奴隶。他征服了古蒂黑人国的统治者和击退了兼程来救援古蒂的瓦达伊的苏丹之后，在 1884 年奉列麦海迪的命令叫他归附。他拒绝接受，把问题提到已经宣布麦海迪为异端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

赛努西教团是穆罕默德·阿里创立的。穆罕默德·阿里 1791 年生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穆斯塔哈尼姆附近的托尔什。他在麦加建立了一个备受尊重的托钵僧寺院之后，1834 年移居的黎波里坦尼亚的阿赫达尔山。几年之内，他就把自己的教团从这个地方扩大到整个北非。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对他的敌视，迫使他于 1855 年把大本营搬到西瓦绿洲东南要走两三天路程的贾格布。他在一些黑人的国家内，通过传教者也有很大的势力。1859 年，他死的时候，年纪还很轻的儿子穆罕默德·麦海迪继承领导这个教团。1895 年，后者把教团驻在地搬到库佛拉，1899 年又搬到古鲁去，1901 年死于古鲁。继承他的是侄儿艾哈迈德，于 1902 年又搬回库佛拉。在非洲内地，沿着通麦加和其他地方的队商的大路上，赛努西教团拥有不可胜数的寺院。他们在寺院里勤俭务农，宣传纯粹的神权思想，拒绝承认土耳其苏丹自称哈里发的权利。义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之后，这个教团加入反义大利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教团与土耳其联盟，1915 年到 1916 年的冬天里，攻克索伦这个重要海港之后，进攻埃及。甚至在英国于 1916 年 2 月重占索伦之后，赛努西教团于 1916 年夏天还威胁过埃及好几次。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尚武精神已颓丧殆尽，虽然教长穆罕默德·阿比德的弟弟在撒哈拉沙漠一带对法国人继续作战直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义大利的格拉齐亚尼将军完全征服的黎波里坦尼亚的时候，这位教长在 1921 年到安卡拉去，希望在那儿能够为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但是由于土耳其民族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不久被迫放弃活动。

1877 年，拉比进攻瓦达伊苏丹国失败之后，西转向乍得湖进军。1892 年，他进攻巴及米苏丹，在包围了布戈曼七个月之后，攻陷这个都城。非洲内地一个最古老，最大的国家波尔努，居民久已不知使用武器，1893 年陷入拉比的手里。拉比移都到乍得湖西南岸的迪科亚，这个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叶有一个短时期内曾是波尔努国的都城。

拉比的帝国北到瓦达伊，南和西南毗邻索科多和后来成为德属阿达马瓦，东达麦海迪国境。他一般总让自己帝国之内的土着统治者继续作他的藩臣，但派自己的亲信做他们的顾问和监督；只有少数地方，才设置了新总督。在理论上，他力图实行伊斯兰教的组织法。他的最高法官是索科多一个王族海阿图。后者在本国不得继位，因此专心学习。由于各省理当交给拉比的一半税收不够维持军费，他就仍旧大规模地猎捕奴隶，这种活动同时也起了使他部下不断练习作战的作用，他通常是把这种活人战利品拿到的黎波里坦尼亚去贩卖。但是，到了 1894 年 1 月 10 日，法军征服了提姆巴克图之后，向东边撤退的图阿勒格人把这条穿过撒哈拉沙漠的商路闹得很不安全。

拉比因此向西寻找新的市场。1896 年，他进攻索科多的富尔比人国家，虽然打赢了几仗，他却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因为他需要保留实力来对抗法国。法国

人很久以来，爲了要把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连成一片，蓄意要并吞乍得湖地区。

1897年，法属刚果的一个公务员名叫让蒂尔的突然来到乍得湖，开始与巴及米的统治者进行谈判。拉比炮轰这个藩臣的城市，以示惩戒。1899年，法国行政长官布莱顿奈特带四十四名塞内加尔人组成的步枪队向他进攻。布莱顿奈特认为这一队人加上巴及米统治者的四百名战士就够对付拉比，可是到了7月18日，他却全军覆灭，战败身死。拉比退回库诺堡垒。让蒂尔沿沙利河而下，攻击拉比。10月底，发生剧烈巷战，法军伤亡过半，可是拉比本身也受伤。虽然这样，这个要塞仍旧坚守未下。法军的拉米少校从北方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乍得湖，在波尔努立了一个新的苏丹，在沙利河三角洲上与让蒂尔会师。4月22日双方决战，结果法军胜利，但是牺牲重大。拉比本人战死。5月1日，他的都城迪科亚陷落。他的儿子法德拉拉初时沿着贝努埃河逃入英国属地，后来虽然收复了迪科亚，可是不久之后，他也战败被杀。1893年11月15日和1894年3月15日所订的两个条约把乍得湖周围地区瓜分给法、英、德三国。1898年7月10日，当麦海迪的国家与英国斗争而战败的时候，法国马尔尚少校进军到希卢克族的法绍达领土。这地方是1890年麦海迪手下的哈里发征服的。但是到了9月19日，基钦纳迫使马尔尚撤兵，经过长期谈判之后，法绍达于12月11日并入英埃苏丹。1904年，英法协定成立之后，把法绍达这个不祥的名字改换为科多克，目的是想把这两个西方强国的冲突忘掉。

第五章 波斯和阿富汗

在波斯，奈叠尔沙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全国各地有几个王朝互相争权称霸。在这次斗争中，最成功的一个竞争者是卡加尔人，卡加尔人是跟随萨法威王朝易司马仪一世的军队来到波斯的七个土耳其部族之一。阿拔斯一世为了限制他们的势力，除了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以外，把他们分驻在三个地方：麦尔夫、埃里温和格鲁吉亚的甘哲。奈叠尔死后，阿斯特拉巴德这一支的领袖穆罕默德·侯赛因，在里海各省闹独立，然后并合了阿塞拜疆。但是当他转过来攻打设拉子的卡里姆汗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卡加尔族领袖发生冲突，被后者刺死。他的儿子阿迦·穆罕默德，五岁时就被阿里沙切势成为阉奴，在卡里姆汗宫中做人质。1779年，卡里姆汗死时，他逃到毛桑得朗，从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了十年的征战，而统治了整个波斯。他迁都到德黑兰。1795年，他征服了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国王希拉克留斯1783年已经与俄罗斯结盟，但是他的保护者背弃盟约未加救援。次年，阿迦·穆罕默德自立为波斯沙。俄罗斯女皇凯基琳想补救对格鲁吉亚的政策，于1796年派出了一支军队，在她死的时候，这支军队已占领了笛宾特和巴库。她的庸弱无能的儿子彼得马上把兵召回国。1797年，波斯沙又出兵攻打格鲁吉亚，占领了阿拉斯河两岸的什沙之后，被两个为了小事而被判处死刑的奴隶所刺杀。

他的侄子法斯·阿里继位。法斯首先要从叔叔萨迪克汗手里夺回王位。他目前的迫切问题是重建被阿富汗人破坏的德黑兰城。但是，他在德黑兰不过是过冬

而已；夏天的时候，他遵循祖先的游牧习惯，住在苏丹尼雅平原上的大营帐里。他对待波斯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国似的，不是好好地管这个国家，而是要把它搜刮殆尽。他把自己的许多儿子分派在各省当省长。他们也都学他的榜样。

到现在为止，波斯的外交政策涉及到的只有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但是拿破仑很早就把波斯包括在自己远大计划里面。甚至在他从埃及和叙利亚撤退之后，他就把波斯看做是进攻印度的一个作战基地。他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在1807年5月7日和波斯沙订立共同反俄的条约，派加丹将军做特使，从华沙到德黑兰去。可是不久之后，的梯尔西特和约使波斯沙想从拿破仑那里得到援助的希望落空。波斯沙因此转向英国，要求遣派军官训练波斯军队，继续法国军事代表团所开始的工作。这些英国教官却不能有什么成就，因为到这时候为止，波斯国内的战争全是游牧马队进行的，还没有训练步兵的基础。

波斯沙初时虽然宣称准备参加拿破仑攻打印度的战役，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收复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国王，格奥尔吉十二世临死时，把王位让给俄罗斯沙皇，1800年，格鲁吉亚正式归并入俄罗斯。1804年，波斯沙还能够在埃里温击退俄罗斯的初步攻势，里海沿岸一带也防御得很成功。但是在1812年，有一支俄罗斯军队沿阿拉斯河进攻，把波斯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英籍的步兵司令也战死。波斯被迫接受和约。率领波斯军的王位继承人阿拔斯，米尔扎放弃了对高加索的格鲁吉亚、达吉斯坦、明格雷利亚、伊麦雷吉亚、阿布哈西亚各省的权利；把笛宾特、巴库、希尔万、沙基，卡拉巴赫、以及里海边上基兰省内大部分的塔里什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自己并保证不在里海驻扎任何军舰。一切这些条件换来的只是在将来支援他登位的谎言而已。

但是这个条约对边界既然仍没有明确的规定，边界的纠纷就不断发生，到1826年夏天，引起了一切新的战争。波斯王位承继者阿塞拜疆总督阿拔斯·米尔扎渡过阿拉斯河，占领塔里什，但到了9月间，他在甘哲(又名伊里沙维特波尔)战败，被迫渡河退回。

1827年春天，俄罗斯将军帕斯凯维奇率兵攻入波斯国境。有设防的埃里温很成功地抵住了俄国人的攻势，但俄军却能够攻陷邻近的亚美尼亚大主教的驻在地埃奇米阿津，以及纳克奇温和阿拔斯阿巴德要塞。阿拔斯·米尔扎驰往援救，但是在7月18日遭到惨败，8月29日，他在埃奇米阿津打败俄国人，总算报复了前仇。但是吝啬的波斯沙拒绝给他继续作战所需要的供应，因此他只得撤兵。10月13日，俄罗斯军队攻下埃里温。现在阿塞拜疆全境都在俄国军队的脚下；他们占领了大不里士，11月间又劫掠萨法威王朝的发源地阿尔达比尔。1828年2月21日，波斯沙不得不接受土库曼查和约，放弃对埃里温和纳克奇温两省的要求；按照在土耳其所实行的投降条款，允许俄国人在波斯领土内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要求享有这种治外法权。给俄国的战争赔款使波斯沙陷于经济困难。英国利用这个机会使他同意放弃1814年英国在德黑兰签订的条约中所答应的援助。

波斯沙在失去西部各省后，想在呼罗珊找些补偿。呼罗珊虽然长期以来在名义上属于帝国的一部分，可是他到了现在才开始积极开发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有相当力量的波斯贵族；而土库曼游牧部族几乎不断侵入该地进行掠夺。1831年

秋天，阿拔斯·米尔扎被派到这个地方，在开始时，他只对几个大城市进行围攻，有些围了很长的时间，在两年之内才征服了呼罗珊。一个土库曼汗所统治的萨拉赫斯陷落后使赴援不及的邻邦希瓦的可汗的劫掠式远征中途停止。

这一次胜利之后，阿拔斯·米尔扎还想征服阿富汗。在萨法威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分治这个国家。住在山区的阿富汗部族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就开始外溢，一部分向东迁徙到印度平原，另一部分向西迁徙到希尔曼德河一带低地。萨法威的政权崩溃之后，加尔泽部族酋长麦哈茂德自立为波斯沙，但是继位的堂兄弟艾什赖弗被土耳其人奈叠尔所废黜。奈叠尔死后，一个在他军队里服务的阿卜达利部族酋长在坎大哈省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他在名义上是奈叠尔的孙子沙鲁赫的保护人。他征服了呼罗珊。自立为沙后，御名杜里—杜兰。他的部族因此叫做杜兰尼族。继位的帖木儿沙(1773—1793年)迁都到喀布尔。1800年，帖木儿沙的儿子泽曼沙的王位被其弟麦哈茂德沙所篡夺。麦哈茂德沙在位时，骚乱与阴谋频连不息。喀布尔被多斯特，穆罕默德所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法斯汗曾经拥护过麦哈茂德登位，但后来又把它干掉)。其余部分的国土，包括赫拉特在内，被巴拉克查依族各酋长所占据。1892年，麦哈茂德死后，他的儿子甘姆兰在赫拉特实行统治。阿拔斯·米尔扎现在招他归降。甘姆兰拒绝投降后，阿拔斯·米尔扎决定讨伐。阿拔斯·米尔扎为了备战，亲身去德黑兰走一趟，但在1833年10月21日死于呼罗珊境内的马什哈德途中。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米尔扎当时正在围攻赫拉特，闻丧兼程回德黑兰，为的是要取得王位继承权，因为年迈的法斯·阿里已经快要死了。1834年10月23日，法斯·阿里死去。法斯·阿里有一个儿子，名叫阿杜德·道莱，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非常清楚地描写了法斯·阿里的宫廷生活。在他的后宫中，最有地位的是约四十个来自卡加尔族和国内其他贵族妇女，其中最漂亮的是王储的母亲，阿西亚夫人。除她之外，得宠者只有嘎西木王子的母亲。其他的妇女徒有宠幸的虚名而已。真正获得法斯·阿里欢心的，一般是从比较低的社会阶层来的，其中有一个犹太妇女，马尔亚姆夫人特别获得他的欢心。宫中的财政是由一个从前当过女奴的妇女管理。跟她一起还有一个咖啡桌旁的侍女也很受宠幸。她们所享受的特权之一是：从御服上捉到一只跳蚤，拿到一个王子面前，而王子有义务购买这荣誉，即把这只胆敢伤害统治者御体的小动物杀死。这一笔很大的款是由沙在事前亲自规定的。法斯，阿里尽管小气，但宫中的生活却是奢侈无度的。得宠的塔乌斯夫人一个人每年花在厨房作料的钱，据说不下一万二千杜曼(等于两万三千美元)。国王子女众多，每逢婚嫁，总预备丰厚妆奁。他的正式收入，来自数目不大的地租，只有九十八万九千杜曼，新年进贡、罚款和没收的财产一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杜曼。整个行政机构和军队的费用当然是要靠自己设法筹措的。

穆罕默德沙首先要与两个叔父争夺王位：一个是法尔斯总督弗尔曼，弗尔马；另一个是统治德黑兰的齐利·苏丹。后者得到已故国王的首相道莱将军的支援。英国大使坎贝尔在穆罕默德驻扎的大不里士借款给穆罕默德充兵饷，然后英人贝休恩带着穆罕默德的军队开往德黑兰。那里觊觎王位者，并没有作认真的抵抗，贝休恩不得不进军到伊斯法罕，去打弗尔曼·弗尔马，在库米沙把弗尔曼·弗尔马，他被俘了，在流放到阿尔达比尔的途中死去。

穆罕默德登位后不久，又恢复了他做王子的时候所发动的对阿富汗的征伐，因为甘姆兰仍旧不肯纳贡，甚至强占波斯自认为是自己的领土塞伊斯坦省。1837年U月，穆罕默德沙侵入他们的领土。赫拉特城英勇坚守；这完全靠来自孟买炮兵队的英军中尉波廷杰。他是信德省英国驻扎官的侄儿，他是乔装潜来赫拉特的。替波斯沙服务的英籍军官在波斯沙出征之前不得不动自动辞职。穆罕默德愈来愈受俄国大使达马尔提亚伯爵西蒙尼奇的影响。西蒙尼奇派几个俄国军官为他服务，指挥作战。1838年6月，英国派三百八十七名骑兵到波斯湾上的哈迦拉克小岛；威胁波斯沙说，如果不肯从赫拉特撤围，就要进攻波斯。喀布尔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到此时为止一直不为英国或俄国间谍的游说所动，不参与帮助或反对赫拉特。俄国人所策划的正面猛攻堡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之后，穆罕默德接受英国大使的劝告撤围，9月9日收兵回国。

1839年，英国占领喀布尔和坎大哈省，为了要防止印度边境再次遭到波斯和俄国方面来的威胁。英国认为萨都采部族的沙舒贾作为埃米尔执行它的政策的一个很驯服的工具。但是1842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英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迫使英国撤出阿富汗，承认多斯特·穆罕默德做埃米尔。

穆罕默德沙的政策尽管失败，但是他继续让俄国人在国内拥有最大的势力，让他们占领阿素拉达小岛，扩大他们在黑海的统治。穆罕默德沙还经常把总督的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买到缺的人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差使又会被国王出卖给别人，因此必然尽速进行敲诈勒索来捞回买缺的钱。1846年，有一个新到任的基尔曼沙总督把全部羊群没收，卖到国外去，不管他省内马上就会发生的饥谨。

1848年9月4日，穆罕默德沙死去，由十六岁的长子纳绥尔·丁继位。阿塞拜疆有一个卡加尔族的青年可汗叛乱，在呼罗珊找到了盟友，还得到阿富汗人的支援。纳绥尔·丁虽然得首先平乱，他的政权开始时看来还是很顺利的。这个青年的国王任命侍从军官塔基·汗为首相。塔基·汗是先王穆罕默德的大臣家里厨子的儿子。塔基不用大臣的官衔，只用陆军总司令(阿米里·尼扎姆)的称号。他努力废除行政上不可胜数的弊端，初时是成功的，不过因此树敌。太后是他有力的对头之一，到了1851年，为了他在军队里甚得人心，他受到了国王的疑忌。他被逐出宫廷，不久即被杀死。纳绥尔·丁的父亲暴政种下祸根，使他现在受到了恶报。各地受害的人民纷纷起义(例如1850年的伊斯法罕起义)，此外还加上一个很危险的宗教运动。

这个运动的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于1821年3月26日生于布西尔，在这个地方学生意。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宗教的问题。他去克伯拉朝拜圣地的时候，接触到了舍赫教派的神秘主义教义。他回家之后，在设拉子的铁匠清真寺传教，攻击当时得势的正统十叶派。舍赫教派的头子勒什特的赛义德嘎西木死后，这一派选他做继承者。他去麦加朝拜圣地的时候，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的门徒把这些文章当作神的启示来看。1844年5月23日，他回到设拉子。这一天恰好是一千年前第十二代伊马木遁世的日子，第十二代派还在等待他重临世间。据他自己所述，阿里·穆罕默德回来之后，觉得自己受天命要充当人类与神意执行者伊马木之间的“门”(巴布，这一派后称巴布派)。这种门的教义是十叶派，尤其是舍赫教派所一直提倡的。但是，阿里·穆罕默德更进一步，后来自称

爲努克塔一伊一阿拉(“最高点”),或努克塔一伊一贝安(“启示点”),后来又自称爲嘎义木(在世界末日从先知家族中出现的人),最后自称爲神的启示的化身。从前世间出现的最后一次化身就是 1270 年前的穆罕默德。他初时还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后来愈离愈远,对自己的神秘主义教义愈来愈有发展。他初时只要人家认爲自己是伊马木麦海迪——穆罕默德曾经预言过他的降世,就像基督曾经预言过含有穆罕默德降世来做“圣灵”那样。他后来又自称爲信徒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镜子”。穆罕默德有《古兰经》,这位巴布也有他的启示录《贝安经》。上一代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曾极爲广泛地玩弄数位。这就成了他迎合群众的胃口来解释当时流行的教义的方便手段。他把十九这个数位看作特别神圣,这是阿拉伯字瓦希德(“独一”)和伍珠德(“存在”)的数位。他因此把一年分爲十九个月,一月份爲十九天,任命一个由十九名社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他恢复拜火教的古代民族思想,主张用石棺埋葬以免尸体被泥土所污,宣布新年爲主要的节日。伊嘶兰教的确也是经常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的。他提倡星期五早晨拜太阳。他废除妇女罩面纱的戒律,准许妇女与男人交往。他禁止研究到此时爲止认爲有权威的法学和哲学。他的宗教像伊斯兰教一样,也要求独霸全世界,这种统治要从波斯的五个神圣省份出现,再也不能容忍异教徒做统治者了。

1845 年,巴布派遣使徒们从布西尔到设拉子。他们很快就引起政府方面的注意。8 月 16 日,法尔斯省省长禁止这些使徒继续传教,20 日派轻骑来到布西尔拘捕巴布。他被押送到设拉子之后,审问过一次,就关进监牢里。但是过了六个月,他终于脱逃,来到伊斯法罕,省长米努希尔·汗对他殷勤招待。1847 年 2、3 月间,巴布的恩主死后,他被送到阿塞拜疆的马库,在那儿又坐了三年牢。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在波斯全国努力热烈传布他的教义,颇获成功。在卡兹温,年青,美丽、颇有诗才的库拉特·埃恩改奉这个教,首先把巴布的关于妇女问题这一方面的教义付诸实行,她不罩面纱,开始公开传教,轰动一时。她的叔叔是个受尊重的神学者,爲了此事,诅咒巴布,不久之后,他在清真寺里被一个巴布教徒所杀。1848 年夏天,巴布教徒在马什哈德引起骚乱。他们被逐出巴尔佛鲁什城之后,退到城南十二英里到十五英里之间的塔巴西教长的墓旁,掘壕固守。新国王纳绥尔·丁派兵来打他们。巴布教徒击退了第一次的攻势。1849 年 7 月到 8 月之间,巴布教徒获得特赦的诺言,被诱投降,但是降后还是被屠杀了。在赞詹,巴布教徒在 1850 年几乎固守了一整年,挡住占优势的政府军队。同年 7 月 8 日,巴布本人和一个门徒在大不里士被枪决。

但是正由于这个教头的殉道,才真正鼓动了巴布教徒起来反抗。举国陷入起义的风云之中,促使前任首相垮台。8 月 15 日,波斯沙从尼亚拉万的夏宫出猎,有几个巴布教徒在途中谋刺未遂。因此对这个教派又来了一次杀戮。8 月底,库特拉·埃恩和许多其他殉道者,也一起被害。

这个教派的领袖们爲了避免迫害,都退到巴格达去。他们的头子是苏卜希—埃泽尔,不过他的弟弟巴哈—阿拉这个时候就已经比他更突出。1861 年到 1862 年之间,他著有《伊坎》一书,这本书在这个教派中甚至比创始人自己的著作传播得更广。由于巴布教徒居留在那麼靠近边境的。巴格达,对波斯政权似乎还是有威胁,所以波斯政权跟奥斯曼帝国政府商量把他们移到帝国的内地去。1864 年

夏天，他们被押送去伊斯坦布尔，12月又被押送去亚德里安诺堡。1866年到1867年之间，巴哈在那里自称是巴布所预言的下一位神的化身。由于他哥哥的那派拒绝承认他，因此发生了分裂。纠纷发展到动武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只得把这两个派系隔离分离。巴哈和他的门徒被流放到亚克城。苏卜希—埃泽尔和他的门徒被流放到塞浦路斯。英国政府给了他一笔年金。1892年5月27日，巴哈死去，子阿卜杜·巴哈成为这一派里的当然领袖。他让他这一派教义中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的成份逐渐消失，而成为一种一般的人道主义宗教所代替。他争取得一个英籍妇女劳拉·克里福德·巴尔奈信奉他的教义，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和法文进行宣传，而且替他的教派招募新教徒。‘到了1893年的时候，巴哈教派已经在美洲出现，不久所有大城市都有巴哈教徒，除了从其他宗教的教徒的改宗者之外，还有很多的有色种人。

在外交方面，纳绥尔·丁沙在位头几年也是顶不幸的。1851年，虚弱年少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成为赫拉特的统治者，要求与波斯联盟。波斯沙虽然在1853年答应英国政府不派兵到赫拉特，可是到了1856年，他派兵占领了这个城市。英国初时派多斯特·穆罕默德先下手去攻波斯，但是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不肯出兵，英国只得自己派兵在波斯登陆。在争夺布林西和库齐斯坦几场无足轻重的战役之后，波斯沙于1857年订立巴黎条约，同意从阿富汗撤兵，承认阿富汗独立。虽然这样，波斯终于在1856年把马斯卡特伊密驻阿曼的代表从阿曼对岸的阿拔斯港赶走，这个海港从1798年以来是租给历任总督的。波斯还得到塞伊斯坦和俾路支两个仍旧比较独立的省份承认波斯沙的主权。但是在艾哈迈德沙之后，阿富汗也提出它对塞伊斯坦的主权；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舍尔·阿里1863年继位后又重新提出这个要求。1872年，一个英国边界委员会决定分割塞伊斯坦，而阿富汗所得不过边境上几片贫瘠的土地而已。

在北部边境上，波斯沙在1857年通过呼罗珊总督能够从土库曼人手里夺取麦尔夫。土库曼人猎捕奴隶使城外地区经常处于恐怖的状态。但是三年之后，下一任的总督打了一次大败仗，麦尔夫城又失守。在这一边国境上，俄罗斯人逐渐替波斯沙减轻了边境上安全的顾虑。因为俄罗斯自从十八世纪征服吉尔吉斯和1822年吞并奥伦堡地方的小帐汗国之后，与希瓦和布哈拉的两个乌兹别克可汗国的冲突逐渐增加。1849年以后，俄罗斯向锡尔河流域进展，在这里和考干德可汗国发生冲突。1868年，布哈拉的可汗战败，只得割让撒马尔罕。在1873年和1876年，希瓦和考干德都相继并入沙皇帝国的版图之内。1877年到1881年之间，俄罗斯又征服卡拉—库姆草原上的德克—土库曼人。1884年，麦尔夫自愿归并，俄罗斯在中亚细亚的地位至此遂达到完满与巩固。

英国当然把俄罗斯这种进展看做对印度的一种威胁。俄土战争之后，英国拒绝承认圣斯忒法诺的初步和议，有使沙皇帝国失掉胜利的果实的危险，俄罗斯的斯科别列夫将军这时就奉命深入阿富汗，来转移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目标。但是在这位将军还没有充分准备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前，柏林会议已经结束。他进攻当时还是独立的德克·土库曼人，结果失败。虽然这样，斯托列托夫将军率领一个俄国军事代表团到喀布尔，结果获得与国君舍尔·阿里联盟反英，因为舍尔·阿里觉得英国在划定塞伊斯坦边界时，对他不公。英国放心不下，要求舍尔·阿

里答应英国使节由军队护送入境。舍尔·阿里挡住这个使节的驾，不让入境。英将罗伯茨勋爵便于 1878 年 12 月进攻阿富汗，在短时期之内占领了喀布尔和坎大哈。舍尔·阿里逃往土耳其斯坦，1879 年死于马萨里—沙里夫。他的儿子叶耳孤卜继位。叶耳孤卜一度在印度政府的支援背叛过他的父亲，被他的父亲关在牢里。1879 年 5 月 28 日，他签订甘丹马克和约，不仅答应英国在喀布尔设置大使馆，而且把波伦道和库拉姆流域割让给英国，使英国随时能够直捣阿富汗的国土。尽管这样，到了 1879 年夏天，当俄军还在徒劳无功地攻土库曼人的时候，喀布尔群众把英国大使卡瓦纳里连卫队一起砍死。叶耳孤卜虽然为了这件事亲自在印度谢罪，英国还是派罗伯茨再度进攻阿富汗。他虽然能够占领喀布尔，可是后来受到群众的围攻，费了好大的劲才能脱身。叶耳孤卜后来被废黜，放逐到印度去。他的侄儿阿卜德·拉赫曼在舍尔·阿里之先，逃往土耳其斯坦，这时得到俄罗斯的协助，企图争夺王位。他不久就认识到比较妥善的办法是要得到英国的谅解。舍尔·阿里有一个儿子，艾优卜·汗，从赫拉特起兵背叛阿卜德·拉赫曼，他还没有来到坎大哈之前，就被罗伯茨击败。此后阿卜德·拉赫曼成为全国之主。这个时候英国朝政操在格莱德斯通手里。他作为一个自由党党员，放弃掉迪斯雷利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他马上撤退英国军队，并且甚至向阿卜德·拉赫曼作这样的让步，就是英国驻他宫廷的大使一定要是一个穆斯林教徒。这样，阿富汗在外交方面，重新获得比较广泛的自由。

波斯边境这样全部安定之后，在国王纳绥尔·丁统治之下，波斯差不多有二十年很稳定的发展。不过初时由于全国的普遍落后，没有多大成就。国王对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权力，增加自己收入的西方文明的成就感到兴趣。到了 1864 年时，他批准了一个英国的工程计划，从巴格达经过基尔曼沙和哈马丹到布西尔架设电讯线路。1870 年，西门子兄弟公司把这条线路接上从伦敦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奥德萨、梯弗里斯和大不里士的电讯线路。英国技工然后在其他省份添设支线，使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省。1872 年波斯首相准许英籍朱利叶斯·德·路透男爵获得大规模的垄断事业，交换条件是替波斯建筑铁路，开矿和开设一家国家银行。第二年，波斯沙到欧洲旅行，想借此扩大眼界，可是到圣彼得堡就碰到很大的一个钉子，再到伦敦，也没有人对这些计划感到热情。因此他在回国之后，很正确地决定取消这种垄断权的出让。

波斯沙此后又到欧洲两次：一次在 1887 年，另一次在 1889 年参观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所花的费用之大，比之他的国家由此获得任何实际的好处却不大相称。他把自己在这几次旅行中以及 1873 年到克伯拉朝拜圣地的时候所见所闻的，用轻松而优雅的笔法，写成了旅行记，给他的臣民看。他的笔法与以前的史书的浮夸文字相比，使人心胸为之爽快，对近代波斯散文的形成起了有利的作用。

在最后一次的旅途中，波斯沙于 1889 年慕尼黑遇到泛伊斯兰主义的鼓动家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回国时把他带回德黑兰。阿富汗尼 1886 年在波斯沙的宫廷中只作了短期逗留，就不得不离去，因为他在波斯人当中的威信很高，看来会危害到统治者了。国王纳绥尔·丁对他的革新思想初时颇感兴趣，可是在首相阿塔贝格·阿扎姆·阿里·阿斯加·汗影响之下，不久就转而反对他。阿富汗尼躲在德黑兰的阿卜杜·阿齐姆沙的圣堂里避难，这个地方被视为不可侵犯的避难

所，他在这里呆了七个月，继续对他的崇拜者发生影响，他们不久就组织成一个革新的党派。1891年初，波斯沙把他从这个地方抓出来，经过土耳其边境，把他驱逐到伊拉克去。他先到伦敦，从伦敦不只鼓动欧洲方面反对波斯政府的愿望，而且不断用公开信影响波斯国内拥护他的人。不久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邀请他采伊斯坦布尔，希望能够利用他做自己的泛伊斯兰主义计划的工具。阿富汗尼在那里一直住到1897年3月9日死于尼山塔什。土耳其虽然不肯把他引渡给波斯，可是苏丹一直对他严加监视，尤其是在波斯沙被刺之后更加厉害。

波斯沙想利用国家对烟草的垄断来减轻由于自己在欧洲旅行的花费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他把全国种烟和烟叶贸易的控制权让给一个欧洲资本家集团，换取每年一万五千英镑的款项和四分之一的利润。对人民最普遍的嗜好进行剥削的可恶行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教士于是挺身而出，国人最敬重的神学家要求大家戒烟，全国到处都听从了这一号召。骚乱既已爆发，波斯沙不得不拿出五十万英镑来收回这项权利。这样就开了波斯国家向王家银行欠债之端。这个银行是1889年国王为满足德·路透的要求而设立的。但是人民的不满并不因此而稍减。1896年，波斯沙准备庆祝自己登位五十周年大典，他按照古例接受臣民诉状的时候，被贾马尔·丁的一个门徒开枪刺死。

他的儿子穆扎法尔·丁，由英俄两国大使从王储的驻在地大不里士护送到德黑兰，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而登了王位。他学他父亲的榜样，藉口到温泉去治疗，马上到欧洲去旅行。他需要钱，想向英国借款不成，于是从俄国财政部1900年在德黑兰设立的银行借到四千二百万卢布。设立这家银行的条件是给予俄罗斯从朱尔法到德黑兰建筑公路和勘察煤矿和石油的权利。这笔钱不久就被他挥霍殆尽。为了偿还债务，他把特别照顾对俄贸易的海关行政权转移给一个比利时籍的官员管理。人民谴责首相阿因·道莱驸马采取了这些损害国家财政的措施，不敢拒绝国王的不断要求的要求。因此在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逐渐有人有了要想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愿望。

当然，至此为止，波斯还没有一家能够代表民意的报刊。虽然，在1851年，纳绥尔·丁在位第三年的时候，曾经用期刊来发表诏谕，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可是对群众的教化启蒙工作一直是由1875年君士坦丁堡出版的《阿赫塔尔》(《星》)周刊在进行的。纳绥尔·丁被刺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于1896年把这一家报馆封掉；1890年，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儿子马尔考姆·汗王子和贾马尔·丁在伦敦共同创办的《卡农》(《法律》)杂志，首先对波斯政府进行更激烈的攻击。普选就是马尔考姆·汗第一个在这家杂志中提出要求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在德黑兰成立一个俱乐部，但不久就被政府解散。他本人被驱逐出国，不过到了1872年又任驻伦敦大使。

引起起义的近因，象常见的一样，是一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情。1905年12月，有几个投机的糖商被德黑兰总督判处笞刑。波斯从古以来就有到清真寺去避难，免受君主刑罚的老例，贾马尔·丁从前就这样做过。就在阿富汗尼逃避纳绥尔·丁的追捕所躲避的阿卜杜·阿齐姆沙清真寺内，对笞刑不满的群众集合起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不只得到教士方面的支援，而且据说也得到王储和这个大失民心的首相的前任的支援。国王只得答应免掉这个大臣的职务。但是在群众

散开之后，国王却无意践约，因此在 1906 年春天，又发生了一次到寺内避难的举动，最后主要的宗教领袖都迁徙到库姆圣城去。第七代伊马木(教长)的妹妹法蒂玛和许多其他虔诚的教徒都是埋葬在那里。这就使宗教领袖们所控制的司法系统有瘫痪的威胁。阿因·道莱企图用武力强制商人开市，商人于是都躲到英国大使在古拉哈克的避暑寓所。结果有一万二千人露宿在寓所内的花园里。这样国王终于只得让步，把阿因·道莱免职，把教士们从库姆召回。但是人民对此还不满意。经过英国大使馆调停之后，国王被迫答应召开民选的代表机构，其中成员由王室、教士、贵族、地主、商人当中选出。10 月间，国王亲临国会开幕之后没有几天死去。

继位的穆罕默德·阿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学他父亲的榜样，借一笔贷款来充实他的空虚的国库。但是国会不同意。因此他就把三年以来在国外的艾塔伯克·阿扎姆·阿里·阿斯加汗召回来对付国会。这个大臣跟态度比较缓和的一些国会议员协商失败之后，被一个狂徒刺死。一个灵活的行政官员纳绥尔·穆尔克继任首相，他厉行节约，有一个短时期，克服了国家财政混乱状况。可是他对巨大的政治困难也应付不了。宪法颁布之后，出版了许多报纸，其中只有几家，如《国会报》和《苏里·阿斯拉费尔报》是真正关心人民教化启蒙的。大多数报纸的寿命非常短促，所起作用仅止于政治鼓动而已。国会里除了如大不里士的塔基扎德和他的同乡那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言善辩的德黑兰神学家，和许多贵族之外，还有许多从仍旧非常落后的南方各省来的代表。革命的推动力量是“恩求门”，这一半是地方代表机构，一半是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辩论会这样的一种组织；他们的使者，例如暗杀艾塔伯克·阿扎姆的刺客，象从前的刺客派一样自称爲“菲达伊”。

国王爲了对付这些新兴的力量，按俄国方式，成立了几个有训练的哥萨克旅。1907 年 12 月，他企图利用这些部队的协助来解散国会，但是由于得到卡兹温方面增援的“恩求门”的有力反对，放弃了这种企图。

这个时候，俄国在日本手中吃了败仗之后，它的扩张矛头越来越指向中亚细亚。英国爲了转移俄国在印度的目标，要把俄国牵制在西部无法分身，因此与俄国达成协定把波斯分爲两个势力范围。英国既然只要一个缓冲地带来保卫印度，因此所要求的不过是从阿富汗边境到阿拔斯港这一块价值不太大的波斯南部，剩下波斯北部，从卡斯尔—什林到俄—阿(阿富汗)边境，包括伊斯法罕、伊兹德，卡克在内，留给俄国。难怪英俄两个帝国虽然在名义上承认波斯独立，可是波斯人仍觉得自己被英国出卖了。因爲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波斯人争取自由的初步努力才有实现的可能的。

可是波斯国王还不甘心让自己的权力受到国会的限制，一切妥协的努力全归失败。1908 年 2 月，有人向他的汽车投炸弹，炸死了一个卫兵。6 月初，国王离首都到夏宫，派利亚柯夫上校率领他的哥萨克族到德黑兰，炮轰国会大厦，宣布全城戒严。

大不里士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土耳其反对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革命刚刚成功的鼓舞，起来反对这种暴行，把国王的心腹驱逐出城。8 月间国王派兵进攻，把这城市包围起来。1909 年 4 月，俄罗斯军队占领大不里士。

可是民族主义事业在波斯南部也有了新的拥护者，那就是巴赫蒂亚里游牧部族。革命爆发的时候，酋长西尔达里·阿萨德刚刚从欧洲旅行回来。他终于使得自己的部族赞助自由的事业，首先进攻伊斯法罕，将该地居民从省长的专横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在勒什特，这时也建立一支作战部队——由高加索、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各族的人组成，由一个退职将军穆罕默德，瓦利汗和一个亚美尼亚手工匠耶卜赖姆(即埃福林)率领。俄英两国大使虽然警告过西尔达里·阿萨德，他还是决定用这一支军队进攻德黑兰。俄国军队虽已在恩齐里登陆，但在它们能赶去援助国王之前，民族主义者在首都巷战三天之后已占领了首都，废黜了国王。7月16日，国王逃到俄国大使馆内避难。

一个素孚众望的卡加尔族领袖阿萨德·穆尔克，出任废王的十二岁儿子艾哈迈德沙的摄政。废王拿到一笔年金之后，到奥德萨旅行去。警察总长耶卜赖姆虽然急于恢复城内的秩序，可是巴赫蒂亚里部族领袖与瓦利汗将军之间发生了猜忌。前者是内政部长，后者是军政部长。前者在国会里获得极端派的支援，这个极端派就是把稳重的塔基扎德驱逐出德黑兰的革命派。阿萨德在他们的协助下把这位军政部长排挤掉。废王想利用这种变乱乘机夺回王位。他带着一支新兵，从阿斯特拉巴德向德黑兰进军，他的拥护者也从南方基尔曼沙前来会师。他得到俄国的支援，但是英国政府坚持反对他复辟。他因此只得下野，目的没有达到。

现在掌握政权的革命党首先忙于整顿波斯以前历届政权施政不当所弄得混乱不堪的财政。欧籍顾问毕竟只是替本国的债权人工作的，对他们不能寄托很大的希望，革命党因此转向美国大使馆要求协助。在美国国务卿建议之下，华盛顿的联邦信托局官员摩根·舒斯特受聘到波斯任会计长，手下有四个美国人当助手。这个美国人雄心勃勃，可见对波斯的情况毫无了解，他肯定是有良好的愿望，要为了这个请他来的国家尽力服务，他也写了一本书，对于波斯的悲惨状况加以毫不客气的揭露。可是他在方法上选择错了。为了能够真正控制税收，国会给他一支受他指挥的宪兵。他想用快要离职的英国大使馆武官做宪兵队长，这受到俄罗斯方面的破坏。他头一次想派自己的宪兵协助进行干涉的企图又陷于流产。

因为废王的兄弟舒贾·萨尔塔纳支援废王阴谋复辟，国会曾决议没收他的财产。舒斯特想派自己的宪兵执行这个决议的时候，俄国总领事派哥萨克部队阻止他执行这个决议，理由是萨尔塔纳欠了俄国银行的债。舒斯特于是派出一支更强大的部队把保护萨尔塔纳的部队赶走，结果有两个俄国副领事自称受到威胁。为了报复起见，俄国于11月5日要求免除舒斯特的职务。这个要求受到拒绝后，从前在大不里士、勒什特和恩齐里跟波斯民族主义者作过战的俄国军队向德黑兰进军。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国会于12月25日被迫批准把舒斯特免职。

这个不幸的国家不久就感到俄国对它的压力。1911年8月，废王手下最激烈的一个将军舒贾·道莱，率领一支保皇派军队，围攻民族主义者的据点大不里士。1912年1月2日，他终于攻进城内，下令残酷处罚民族主义领袖们。俄国以呼罗珊省内马什哈德圣城的俄籍侨民受到他们自己一个代理人造成骚乱的威胁，这样一件小事为藉口，在3月29日，竟然炮轰那个十叶派的大圣地，即里扎教长的墓地。从此以后，波斯北部很明显地束手待擒，因为英在南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能够在瑞典籍军官所率领的宪兵协助之下维持好秩序就心满意足了，新王成年加

冕之后，国会在 1914 年 7 月复会，来听他的御前演说，他宣布波斯在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中要保守中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波斯的西部边境有一个短时期成为俄土两国的战场。1915 年 1 月，库尔德人进攻大不里士，可是到了 4 月 30 日就被俄军击退。1917 年秋天，库尔德人在凡湖和乌米亚一带与受到俄国支援的宿敌景教徒进行激战，使景教徒吃尽苦头。土耳其军队在库提—亚马拉奏捷之后，越境进迫德黑兰。由于其他战场更为迫切需要兵力，这些军队不久又得撤退。在坦吉斯坦内地各部族当中有很高威信的德国前驻布西尔领事瓦斯穆斯，在波斯南部给英国人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是他达不到他在阿拉伯的英国敌手劳伦斯的目的，即促使他的朋友们动手作战。冯·尼德尔迈尔所带的德国使团想号召波斯和阿富汗对压迫它们的俄英两国作战，这个使团虽然作了勇敢努力，却不能成功。由于布尔什维克宣布放弃一切沙皇政权遗留下来的特权，俄罗斯前线的崩溃使北部的波斯人恢复自由。下卷叙述大战之后，这个历经患难的国家在一个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领导之下怎样重新富强起来。

第五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伊斯兰教国家

第一章 土耳其

1918 年 10 月 4 日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场。签订这个停战协定的塔拉特和恩维尔不能够负责谈判和约，因为在敌方眼里，土耳其参战应由他们两人负首要责任。可是相继执政的伊泽特帕夏和陶菲格帕夏还是受到协约国的疑忌，只有在 3 月 4 日上台的反对民族主义者的达马德·费里德帕夏，才是战胜国所能同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第十二点允许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领土内，保有无庸置疑的主权，达马德·费里德帕夏对这十二点的信任被可耻地辜负了。1919 年 5 月 15 日，希腊得到协约国的同意，占领了士麦那。6 月间的巴黎和会不肯接受费里德对这个事件的抗议。

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者的各派企图挽救国运，可是徒劳无功。1918 年 11 月 29 日，一个野心非常大，而在政治上庸弱无能的眼科医师伊萨德博士，召开八个党派和无数零星小集团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开了几次会都没有结果之后，大会就解散了。三十个前任部长和其他显贵集合在前议长和总统艾哈迈德·里扎的周围，自称“民族统一派”，他们也同样没有什么成就。

救星只可能来自土耳其人民。稠密的安那托里亚，这儿农民占优势，他们尽管受过长期兵燹，还是充满着生气勃勃的力量。希腊人在士麦那干下了前所未闻

的暴行。土耳其人在铁匠埃费·迈赫默德和尤鲁克·阿里领导之下自发起义反抗。土耳其正规军在参谋人员领导下，不久也加入作战，他们的无情的游击战使敌人穷于奔命。5月3日，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将军来到东部安那托里亚，推迟了向英国监督委员会缴械的日子。在前任国会议员赖乌弗领导之下，埃尔佐鲁姆的民族主义者于5月30日决定召开保卫国家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个时刻，倒是协约国本身推动了命运注定要建设新土耳其的那个人的事业。他们要求土耳其政府恢复安那托里亚的秩序，必要的时候得用武力。在土耳其政府看来，谁都比不上捍卫阿纳福达的宿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合适了。他的伊尔德林姆集团军群在巴勒斯坦和在阿勒颇周围的战役中，曾经保全过土耳其军队的声誉。5月15日，他进入安那托里亚，立刻掌握了民族运动，在伊斯坦布尔的拥护者也纷纷来归。1919年6月21日，他在阿马西亚发动在锡瓦斯召开一个全土耳其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还不能够召开之前，他7月23日在埃尔佐鲁姆召开了一个准备很不充分的代表大会，从此之后，这一天就定为土耳其的国庆日。到8月7日，这个头一届代表大会已拟定好宣言，要求不得侵犯土耳其这一部分的安那托里亚，同时号召民族力量奋起保卫这个地方。

在凯末尔主持之下，代表大会于9月4日在锡瓦斯开幕，鲁美利亚也有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对在埃尔佐鲁姆所通过的决议案，只略加修正，即行批准。在伊斯坦布尔仍旧掌权的费里德帕夏当时召凯末尔回来；凯末尔抗命不从，费里德宣布他是叛徒，并且设法使协约国对他发生猜疑。但是凯末尔这个时候的势力已经扩大到安那托里亚全境，而且切断了伊斯坦布尔政府和安那托里亚之间的一切交通。1919年10月2日，费里德只得下台。他的职位的继任者前军政部长阿里·里扎帕夏，在凯末尔坚决要求之下，作了让步，重新选举土耳其国会，但是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而凯末尔要求将国会移到安那托里亚召开，以魏玛国会为例来说明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阿里·里扎虽然在1月6日已经把改革建议提交协约国，给协约国的委员以很大的监督权，国会虽然很不愿意公开声明支援凯末尔，但是，到了1月28日，国会还是接受了所谓“国民公约”，这个公约肯定了埃尔佐鲁姆和锡瓦斯的决议，要求在一切实土耳其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包括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沿海地区在内，完全独立自由，帝国的其他地区则由投票决定其命运。

协约国对这种毫无疑义的民族意志的表示的回答就是强迫阿里·里扎于3月7日下台，3月16日占领了伊斯坦布尔，把民族主义者领袖，包括齐亚·戈克·阿尔普在内，押送到马尔他岛去。4月5日，费里德帕夏再次执政，由军事法庭把凯末尔和他的名望最大的同谋者，包括女诗人哈利德，埃迪卜·哈尼姆在内，判处死刑。

至此，这个近代土耳其的创始人对伊斯坦布尔政府就不再有任何情面的考虑了。他在安卡拉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于1920年4月23日开幕，议员三百五十人，选出凯末尔为议长兼执行委员会及部长会议的首脑。

费里德帕夏不得不同意于8月10日签订塞佛尔条约，因为不然的话，协约国就威胁要把土耳其人完全驱逐出欧洲地区。这个条约如果毫无遗漏地全部执行的话，土耳其民族的存在肯定是从此告終了。因为不仅仅阿拉伯各省要脱离土耳其

其的版图，土麦那和它的内地也要改爲自治；亚美尼亚也要独立；色雷斯除了很狭的一片土地之外，也要划归希腊；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也要受国际委员会的控制。协约国同时达成协定把西里西亚和库尔德斯坦南部划给法国，又把安那托里亚南部远及土麦那划给义大利，供爲开发之用。

这种可耻的暴行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英国所顾忌的印度穆斯林，发出愤慨的宣言，而且促使伊斯兰教其他国家有无数的志愿人员来投效土耳其军队。虽然这样，安卡拉政府起初还是准备同意希腊占领土麦那和放弃对亚德里安诺堡的要求的。1921年2月，土耳其代表贝基尔·萨米在伦敦会议上建议土麦那在一个基督徒省长统治之下成立自治省。希腊和协约国不久之后虽然爲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普遍的厌战情绪，放弃派福煦将军率领远征军去征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计划，可是对土耳其的建议都認爲不满意。法国不愿意看到小亚细亚的冒险危害到自己的叙利亚托管地。义大利也不愿意自己在多得喀尼斯群岛的新领地受到一个更大的希腊国家的包围。而英国却鼓励希腊向土麦那推进。同土耳其义勇军进行的游击战现在变成了争夺安那托里亚西部的全面战争。3月23日，希腊军队进犯厄斯基色希尔和阿非翁—卡拉希萨两个重要铁路交叉点。他们虽然能够在南面占领了阿非翁—卡拉希萨一个短时期，可是在4月里头几天，在北面的印奥努却打得太败，迫得撤退到布鲁萨。到了7月10日，希腊军队又向库塔雅进攻，准备一决胜负。继库塔雅之后，阿非翁—卡拉希萨和厄斯基色希尔也陷入希腊军的手里。但是，凯末尔却在萨卡利亚把土耳其的战斗部队集中起来。8月24日，希腊军在这儿进攻凯末尔，经过激战之后，9月16日，希腊军被迫撤退。对异教徒这一场胜利肯定地决定了这个新国家的命运。国民议会庆祝胜利，把“加齐”这个光荣的称号赐给凯末尔。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法国首先作出决定。10月20日，法国在安卡拉通过佛兰克林—布伊昂，与土耳其订立条约，放弃对西里西亚的要求，交换的条件是获得在流入黑海的哈希特河流域开采铁、铬、银矿特权。这个条约使土耳其能够腾出约莫八万人的军队和大量的作战物资来对抗希腊人。1921年1月，义大利由阿达里亚撤退。3月16日，土耳其与苏俄订立条约，接着又在10月13日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各苏维埃共和国订立一个协定。卡斯割让给土耳其，土耳其保证保护他们。俄土这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夹有一个由协约国所制造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双方都感觉到英国控制黑海的威胁，直接接壤以后曾经发生过冲突：1920年9月，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帕夏占领了埃里温，10月占领了卡斯。12月，土耳其在埃里温与当地的苏维埃签订和约。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曾经占领过巴统，后又撤退。3月间，巴统这个重要海港成爲红军与土耳其军队角逐的物件。还没有发生战争，与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把巴统划归格鲁吉亚共和国。

凯末尔虽然终于准备向希腊和它的保护者英国大大让步，可是1922年夏天的谈判还是没有结果。8月18日，敌对行动重新开始。8月26日，希腊認爲牢不可破的阿非翁—卡拉希萨陷落。希腊军队在都姆鲁—比纳又遭到一次失败之后，奔窜溃退，一路放火焚烧村落。9月9日，土耳其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土麦那。可是半个城市都陷在火焰之中，因而毁掉任何足以使人回想起希腊人统治的遗迹。

现在凯末尔决定也要收回色雷斯。本来很可能同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的卡纳克—卡勒的英国守军发生冲突，因为赫林顿将军在那里拦住去路，就象在7月里，他曾经拦阻过希腊军队，不让他们进攻伊斯坦布尔那样。但是10月11日订立了穆达尼亚停战协定，希腊放弃色雷斯半岛上到马里萨为止这一带地区。这些事件的结果，使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东方政策遭到失败。于是他在10月19日下台。1922年11月20日，洛桑和会开幕，但是在1923年2月4日无结果而散。4月23日，代表们重新集合开会，7月24日，终于产生了和约。土耳其恢复全部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的领土，连东部色雷斯在内。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籍居民得迁回祖国。尚在巴尔干各国的土耳其人则陆续回安那托里亚。只剩下摩苏尔归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摩苏尔周围的地区由于有油田，在经济上非常重要。主要的居民是库尔德人，在北部库尔德人多半已经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土耳其与南边的邻国怎样发生纠纷这一点将在伊拉克的历史里讲到。关于土耳其内政方面，协约国放弃导源于古代“教区制度”的基督教徒少数民族的特权，这个特权得与治外法权同时取消。

民族主义者倚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与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合作，而获得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1923年10月29日，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选出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苏丹原来一直留在协约国军队占领下的伊斯坦布尔。哈里发的制度当时认为暂时还应该保留。这个职位传给苏丹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这位新任的哈里发虽然不争个人的权力，但是凯末尔很快就看出，一个受整个伊斯兰世界公认的最高宗教领袖，尽管自己不愿意这样做，也会成为反动野心的吸引中心。

凯末尔决心遵循欧洲文明的道路来领导自己所创立的国家。对伊斯兰教的过去有任何留恋只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种障碍。他因此宁愿放弃掉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教的精神中心所可能得到的利益。1924年3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哈里发制度，把哈里发本人放逐出国。4月20日，又颁布了土耳其新宪法。这个步骤引起很大的愤怒，特别是希望新兴的土耳其能够对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印度穆斯林加以保护，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移居到安卡拉来。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一切重新设立哈里发的企图必然终归失败，因为再也没有地方有这样的条件。凯末尔坚决拒绝要他自己出任哈里发的要求。

无论如何，要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的过去完全决裂，不免要遇到一些严重动乱。库尔德人是伊朗的一个民族，高山峻岭分隔着他们的乡土。他们有史以来就没有享有过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1575年，库尔德人被奥斯曼帝国所征服。他们当中有一个历史家、俾特利斯的易德里斯，当时，能够通过巧妙的谈判，挽救了他们一些高贵民族的族长的权力。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虽然压制他们，不许有任何民族运动，甚至禁止优素福·哈利迪印行第一本库尔德文的文法，他却利用库尔德人来镇压亚美尼亚人，甚至他的骑兵卫队多半是库尔德人组成的。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执行哈密德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利用库尔德人对亚美尼亚人作战。但是现在这些库尔德人与英土长期以来争夺的摩苏尔区的兄弟们分离之后，民族独立的愿望和脱离土耳其统治的希望也在他们心中抬头起来。库尔德人从土耳其违反伊斯兰教教律将哈里发制度取消这件事找到了采取行动的藉口。

1925年2月13日，在库尔德人当中非常有势力的托钵僧纳克什班德教派的世袭教长舍赫·赛义德揭旗起义。由于他与库尔德贵族有密切关系，他很快就得到群众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库尔德人占优势的东部十三个州都纷纷起义。他们要求立阿卜杜勒·哈密德的一个儿子赛里木为哈里发兼苏丹。由于伊斯坦布尔必然担心反动分子也起而叛乱，这个地方也宣布戒严。库尔德人首先袭击狄雅贝克城(即阿米德)；3月7日城陷，但不久又失守。由于在这些战役中，他们的几个重要领袖阵亡，他们失却继续抵抗的意志。然而，舍赫·赛义德直到6月才被俘，后来在安卡拉被处死刑。1929年，在阿拉拉特山区和凡湖一带的库尔德人又燃起反叛的火焰，但是很快就派去一大支政府部队，把反叛镇压下去。为了防止再有任何叛乱发生，土耳其政府采用东方历史上经常行之有效的放逐方法，把一些库尔德人移徙到东部色雷斯去。

个别的叛乱巢穴还得由紧急法庭进行根除。这次叛乱促使凯末尔政府进一步实行国家的政教分离。宗教基金部在1924年3月2日已经取消，合并到教育部去。1925年6月，禁止一切托钵僧教派的活动，9月解散一切寺院。宗教方面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一切批评都受到残酷无情的压制。1931年到1932年这一年内，甚至限制清真寺的数目，五百公尺周围的地方只允许有一家清真寺。拿政府薪水的教士的人数减少到三百人。他们有义务在星期五讲道的时候，除了讲教义之外，还得进行有关农业等方面问题的实际知识的传授。伊斯坦布尔城内最有名的两个清真寺停止开放，不作礼拜之用：一个是阿亚苏菲清真寺，改为博物馆。另一个是法提清真寺，改为军械库。在家庭关系范围之内在这以前仍旧有效的教法现在改用瑞士型的民法。其结果是把多妻制度结束掉。多妻制，即使只是为经济的原因，实际上也的确只限于富有的阶层。与此有关的是1934年7月2日的法令规定实行土耳其过去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姓氏制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土耳其妇女已经在许多工作上代替赴前方作战的男人，现在在法律上有了平等权利，最后还取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35年春天重新选举的时候，有十七个妇女当选人“大国民议会”。

根据1925年11月25日的法令，凯末尔所努力争取吸收欧洲文明也体现在外表方面。这个法令规定戴呢帽来代替从前的黑缝无边的民族头饰非斯帽，一如当初麦哈茂德二世在位的时候，曾把这种帽代替过头巾那样。不久之后，各界人士也开始穿欧式衣服。

土耳其人民在外表上接受西方的风俗习惯还没有使凯末尔满意，他还想拿欧洲的精神来灌输给自己的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得首先取消阿拉伯字母。到了3月24日，在阿拉伯数字已经改换国际公用数位之后，凯末尔决定把阿拉伯字母取消。这种字母，无论如何，是很不适合表达土耳其的语言。1928年6月26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这个委员会在尽可能准确的发音与传统的拼音法之间，取用折衷的办法，煞费苦心地在完成了任务。到了8月2日，新文字已经在安卡拉问世。凯末尔坚持要亲自教授这种新文字。8月9日，他在伊斯坦布尔演讲，宣布采用新文字。11月3日新文字由法令规定施行。全国各地都设立学校，人民不分老少都得学习新文字。在惊人的短期间之内，新文字就通行。在这以前认为要了解土耳其文学就必需懂得阿拉伯文与波斯

文，但是于9月1日，这两种文字在高级中学里向来有的课程也取消了。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土耳其著作也受到禁止。从前在伊斯坦布尔各印刷厂内印成的无数书籍等物都出口到埃及、波斯和印度去。这是土耳其与本国的过去和其他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又一个决裂的行动；后果如何一时还不能够预测。

作为代替这一切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价值的丧失，Ghazi，或者说阿塔土耳其——这个姓氏是国民议会在通过姓氏法后于1934年11月24日赐给他的，藉以“表示全国人民对他们最伟大的儿子的感谢和尊敬”——决意要鼓起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新的自尊心。青年土耳其党曾经想争取整个帝国的臣民都支援自己的政治原则（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即奥斯曼民族和权利平均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希望落空之后，又企图通过突兰主义的理想，在一种新的民族觉悟当中，把土耳其人同一切同语言民族团结起来。凯末尔有真正的政治家的眼光，把这种理想撇在一边。相反，他要使安那托里亚的土耳其人相信一个古老和文明的民族的光荣就象现代的埃及人想用对尼罗河地区的原始文化引以自豪的心理，针对着英国压迫者，来提高自己的民族觉悟一样。他为了这个缘故，采纳了几个欧洲学者的随便推测，即认为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创始人苏美尔人的语言是与土耳其语言有联系的。在安那托里亚的波加兹考伊地方，德国学者温克勒发掘出一些说明喜特人文明的古物。这种文明是由小亚细亚的各民族创造，被移入的统治民族印欧族所窃取。通过大胆篡改历史，这些喜特人被说成是土耳其人的祖先。这样，创造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说起来还是土耳其人了。不久又出现一种说法，说印欧语和闪族语最初都是与土耳其语有关系，而且是从土耳其语发展出来的，并且用到不受任何批评的语源学上的大胆假设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了支援这些假设，还制造了“语言的太阳原理”的荒谬理论，这分明是共和国总统的亲信人员干的。土耳其文字中有很多外国辞汇，从前的修词学家对这些外国辞汇曾尽力扫除过，而且设法恢复失用的古代土耳其文字来代替它们。现在这样做就能够证明一切外来语都是土耳其语言的真正材料。

例如法文“Ecole”(读)字溯源到与远古土耳其的“okumak~\'(读)这个字，而采用在土耳其辞汇之中成了“okul”。而且也不惜把外国文的字尾，如常用的法文social中的al等加到真正的土耳其字或阿拉伯字上去。经过这样做，产生一种普通人几乎无法看懂的新文字。例如，在安卡拉国民议会议长席上面挂着土耳其宪法的基本原则——“主权是来自人民的”用的是“Egemenlik Ulusup·dur”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除了头一个字的字尾“lik”和后面一个字的字尾rCdur”(意即是)之外，在几年前，是没有人懂得是什么意思的。当然这些民族意识的过分的表现，不久之后就由于比较清醒的考虑问题而消失了。土耳其人虽然觉得被迫放弃伊斯兰教的传统，自己的民族遗产毕竟还是那么丰富，因此不需要借用外来的东西来提高民族意识。事实上，很久以来，土耳其学者一直在努力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发掘自己文化的真正宝藏，而有相当的成就。

随着伊斯兰教摆脱了它的反动代表们在思想上的统治之后，人民也有机会接触到它在宗教方面的真正价值。1931年4月，过去只能够用阿拉伯文念的《古兰经》头一次译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释出版。1932年1月，这本译文头一次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公开诵读，从此之后，传唤祈祷也用土耳其语了。宗教

自由发展到 1933 年允许有些人改奉基督教，而按照伊斯兰原来的法律，这种行为从前是该处以死刑的。

由于共和国总统的有力赞助，文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旧帝国的时候，除了建筑以外，文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的扶植。几年之内，新都安卡拉从一个外省与世隔绝的小地方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从 1927 年以后，建筑师们，大部分是德国人，按照最新式的欧洲风格，改建这个城市。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土耳其建筑师也很活跃，他们很有成效地采用外国的建筑思想来适应本国人民的特点。德籍雕刻家还创造了阿塔土耳其的雕像，放在每一个大都市的广场上。这证明了新的文化倾向一反过去伊斯兰教禁止形象表现的传统。他们的学校还培养成了很有成就的本国雕刻家。绘画在波斯和印度原来只是用来装饰书籍的，在土耳其过去也是完全不注重的，现在，特别是在法国影响之下，唤醒了许多天才画家。他们到 1936 年的时候已经能够在雅典开展览会展出他们的作品。音乐的纯粹东方色彩一直保守到 1928 年。弦乐器和笛子只来伴奏土耳其名歌手的单调而且常常是悲伤的歌曲。很久就传说土耳其总统决定在这方面也要领导人民走上一条新的道路。1928 年，他请一个奥地利的作曲家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音乐学院任教。1934 年安卡拉设立了一所近代化的音乐学院，由兴德米斯和普勒托里乌斯指导，目的是要学习欧洲的音乐，不过同时也要使土耳其的音乐更加丰富和深刻。

在文学方面，就象在造型和绘画这两种艺术一样，土耳其人也向新的道路前进，要使自己的文化适应西方这个目的。土耳其的妇女领袖哈利德·埃迪卜·哈尼姆曾经跟着凯末尔到安那托里亚，并且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她在自己着的小说《火焰之衣》里，给解放战争作了一番扣人心弦的描述，之后，为了意见不合，不得不离开祖国；她在英国用英文写成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她有一个时期住在巴黎。伟大的抒情诗人阿卜杜勒·哈克·哈米德死于 1937 年 4 月 12 日，享寿八十岁，他和敏感的艾哈迈德·哈希姆保持了青年土耳其运动时代的传统。新小说的创始人叶耳孤卜·卡德里，使这种新小说为新文化运动服务。除他之外，赖沙特·努里，萨德里·埃尔特姆和晓克特·苏赖亚都能够使安那托里亚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国家的新生活在艺术上得到表现。

阿塔土耳其身为自己所创立的共产党的领袖，能够使土耳其的政治循着固定的轨道发展，可是在头几年内，就是在他的合作者的圈子里面也不乏磨擦，这种摩擦有时候在国民议会的剧烈辩论当中发泄出来。到了 1921 年，已有一个所谓第二党开始成立，1924 年称为自由党，后来又改称为共和进步党。这个党包括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动分子，再加上以前青年土耳其运动的领袖，此外还有凯末尔的一些初期合作者。共产党则改名为共和人民党。后来到了库尔德人叛乱爆发的时候，需要把所有民族的力量紧密地联合起来，因此根据 1925 年 6 月安卡拉独立法庭决定，把反对党解放。一年之后，1926 年 6 月，在士麦那发现一个阴谋，企图雇用刺客在总统入城时行刺。阴谋的主犯十八名，其中五名是前青年土耳其运动领袖，被判处死刑。前国民议会长，内阁首脑赖乌弗·贝，和外交部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阿德南·贝博士，连他的妻子哈利德·埃迪卜，都被放逐出国，为期十年。嘎西木·卡拉贝基尔和阿里·富阿德帕夏两位将军无罪释放。四年之后，纳克什班德托钵僧教派所策动的另一次反政府叛乱在士麦那以北的门尼门爆

发。在后备军中尉库比莱指挥之下的——小队士兵成为牺牲品，但是这次叛变很容易就镇压下去。凯末尔主要是为了应付外国方面批评自己的政治制度，在 1930 年，又一次让议会里有反对派。他让前任总理、驻伦敦大使费提以独立共和党领袖的身份参加新选出的国会。但是不久之后，在独立共和党的党徒与人民党的党徒发生多次冲突之后，独立共和党又被解散。一直到 1936 年重新选举的时候，才有十三名无党无派的议员当选，其中希腊人代表两名，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代表各一名。对他们的希望是通过没有偏见的批评和监督来推动政府和人民党的工作。由于人民党的代表与国家公务员之间有时发生摩擦，1937 年 2 月 3 日通过法令，把人民党的党纲包括在宪法之内。内政部长同时兼任人民党的总书记。人民党驻各省的代表被召回。这样，党国之间的斗争在有利国家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又不损害到国家的民主性质，因为权力归根结底来自国民议会，而国民议会只有向选民负责。在阿塔土耳其的政权之下，土耳其经济生活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有很多人谈到，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在这里可以追述一下的是，农业虽然还是国家繁荣的主要基础，但是过去几乎不存在的工业——如果多半是在家里织的传统地毯业不算的话——由于有了远大目光的指导，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这种工业还同时保证了国防的安全。国防的安全的倚靠是一支完全用新式装备和训练的陆军和一支适应国防需要的海军。

这个年青的国家头几年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争夺前摩苏尔州的斗争。这个州之所以宝贵是由于有尚未开发的油田，因此英国代表受它托管的伊拉克争夺这个州。土耳其要求归它所有是根据国民公约，因为这个州内的人口，象邻省一样，基本上是库尔德人。在洛桑条约里，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不过规定要是无法达成协定的话，留给国联来处理。经过爱沙尼亚的来敦纳尔将军所领导的委员会长期谈判和调查之后，1925 年 12 月 15 日，这个对土耳其也有战略上重要性的地区划归伊拉克托管地。在 1926 年 7 月 5 日的安卡拉协定保证土耳其可以获得油田将来的利润的十分之一之后，土耳其同意了这个决定。此后，由于经济关系的恢复和互相信任的合作，土耳其对英国的紧张关系也消失了。1932 年 7 月 18 日，土耳其加入了国联。

土耳其共和国与苏联在国民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基本观念上尽管互不相同，但是在新土耳其国家刚成立之后，双方签订的条约关系是一直忠实遵守的。伊斯麦特·伊诺努总理于 1932 年率领一个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军事人民委员伏洛希罗夫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回访了安卡拉，这种彼此访问加强了这种条约关系。由于根本不存在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阶级，共产党宣传在安那托里亚反正是无法扎下根的，可是这种宣传还是不容许的。土耳其除了东部边境获得安全之外，还从苏联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利益。

土耳其还得和南部邻邦、受法国托管的叙利亚解决前伊斯肯德伦(即亚历山大勒达)旗的问题。这个旗里有叙利亚人和很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杂居。按照 1921 年 10 月 20 日与法国订立的条约，双方同意设立一个单独的行政机构，用土耳其文为官方语言，保证土耳其人的文化生活不受侵犯。但是两国之间只是在经过长期谈判之后，这个激动土耳其的舆论的问题才能够由 1937 年 1 月 27 日国联理事会所批准的条约加以解决，这个条约保证这个旗的内政完全独立，只有在外交政

策的问题上，才受到叙利亚的控制。

土耳其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能够与巴尔干半岛上新得到政治独立的有世仇的国家完全和好。希腊希望夺回爱奥尼亚这块古代的殖民地，这种希望曾在战争中得到协约国的鼓励，现在要希腊人放弃掉这种希望是很困难的。经过广泛的人口交换终于消除了一个很危险的摩擦的来源，虽然这种交换在起初曾使希腊陷于很大的经济困难之中。1929年，这个摩擦来源终于消除的时候，两个国家就能够在第二年订立一项中立条约，1933年，跟着又订立十年之内保证边境安全的条约。1925年，土耳其已能够和保加利亚签订友好条约，并且由于1929年签订的中立条约而得到加强和延长，尽管保加利亚仍然没有参加的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于1934年2月9日在雅典签订的巴尔干公约，这个公约规定各国之间不仅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而且一旦受到侵犯，还要在军事方面互相援助。这四个国家还成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来考虑它们的经济利益。1937年3月，这个委员会在雅典决定共同管理某些农产品的出口。随着土耳其驻军重新占领达达尼海峡上的炮台和亚德里安诺堡之后，和约在军事方面对土耳其的最后几项的约束也变得过时了。

因此，当1938年11月10日阿塔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久病之后逝世的时候，能够把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留给土耳其人。对他们来说，他未免死得太早了。与他多年合作的同志，伊斯麦特·伊诺努继掌国政，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第二章 埃及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埃及脱离了伊斯兰教各国的共同命运。当然，在起初的时候，英国控制这个尼罗河国家，目的只是为了巩固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印度去的海道；不过英国一旦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就面临到新的任务。盎格鲁·撒克逊人讲究实际的特点，总是按照这些任务出现的前后次序，来逐个对付的，而对这个国家的将来避免作出任何决定。当英国政治家一再提出保证说，除了保护英帝国的利益外，他们唯一关心的主要只是在物质上和文化上提高埃及的居民，这话一定不要把它当作政治伪善表现或漂亮话。埃及明智的爱国人士也承认，英国的管理的确使埃及得到很大的好处。不用说，要不是英国的参预其事，阿拉比帕夏的运动是不可能调和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土耳其军事官僚贵族的统治与本地人民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应该设想，英国既然控制了埃及，问题虽然可能还没有解决，无论如何，总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从前独揽大权的阶层一定会常常痛恨英国总领事伊夫林·巴林爵士(后封为克罗麦尔伯爵)从1883年9月11日到1907年5月6日之间的严厉教导的；可是没有这种教导的话，埃及的繁荣以及埃及人民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提高会不会那样快就做得得到，那是有很大疑问的。英国在埃及政权的历史是属于英帝国的历史，不是本书的范围。同样，历届政府的更叠只反映出英国的影响对埃及统治集团所产生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历史也不需要在这本书中叙述。但是埃及人民在这种统治之下的发展情况，应该简短地

叙述一下。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杜弗林勋爵是英国占领埃及之后，英国政府头一任驻埃及的代表。埃及农村人口生活穷苦之甚，连他也恨不得马上设法加以改善。从前埃及官员总是对欠税的人任意施以笞刑及其他酷刑，这样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收税——的。杜弗林勋爵下令取缔这种行政上的惯例。随后也废除了农民在尼罗河泛滥后疏浚运河淤泥的强迫劳动。并且在跟国际财政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们经过一些很困难的外交交涉之后，才获得他们的同意拨款支付自愿参加的劳动。一直到 1892 年 1 月，陶菲格帕夏死后，才能够明确废除强迫的劳动，作为新基代夫登位时送给埃及人民的一种礼物。虽然这样，人民的捐税负担仍旧沉重不堪，因为除此之外，埃及人民还得支付英国的占领费用，派到各部对一切问题有决定大权的英国顾问的费用，和一系列其他行政官员的费用。在克罗麦尔勋爵控制之下，埃及财政部的顾问(开始的时候是文森特爵士，从 1888 年以后是埃尔温·帕麦尔爵士)虽然不能够大量减少国债，却的确彻底整顿了埃及的财政。过分尊重国际财政管制有时也引起不良的措施。减少捐税的负担也没有什么成绩。国家收入的财源能想到的都找到了；跟从前一样，应服兵役的人可以用钱赎免，这种权利当然只有富裕的阶层才能够利用。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当初是穆罕默德·阿里所提倡的，后来经易司马仪进一步推广的植棉事业，经英国水利工程师汲取印度方面的经验，获得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为了要实行印度的经验，需要建筑庞大的水坝使灌溉系统能够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 1842 到 1863 年之间，已有一个法籍工程师在三角洲入口处筑成了一个水坝，实际情况证明这个水坝是不够用的。1885 到 1890 年之间，斯科特—蒙克里夫重修了这个水坝，三角洲上的棉花产量就增加了一倍。此后，1898 到 1902 年之间，威廉·维尔考克斯爵士在阿斯旺建成了大水坝。当然不应该忽视，埃及因此而被拖入世界经济的体系当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好几次的影 响，因而失去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外国人在埃及享受治外法权，经常控制埃及的经济生活，而英国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取消这种特权地位。埃及人必然对这一点特别不满。但是对克罗麦尔的统治应该提出特别严重的谴责的是：跟拨付给对英国也有利的设备的巨款比较起来，拨付给埃及人民的教育费用是绝对不充分的；例如 1882 到 1902 年的教育费用还不到阿斯旺水坝费用的一半。继克罗麦尔职位的劳埃德勋爵企图这样替他解释：除了缺少必要的资金之外，英国也无意强行在埃及推广英国的文化。当然，这样做对埃及人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帮助埃及人促进本国的文化来抵抗上层社会所采用的法国文化，对埃及人却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提到，埃及即使在摆脱掉英国的保护以后，统治集团对教育问题远不如对经济方面有兴趣。开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塔哈·侯赛因在 1939 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沈痛地提出过不满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谈不到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生活。埃及是直到 1892 年，即陶菲格死后，他的在维也纳长大、当时年纪还很年青的儿子阿拔斯二世(希勒米)登位的时候，才产生头一次反抗外国统治的力量微弱运动的。领导埃及政府的，在陶菲格的末年 是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从 1888 年以后是里亚德帕夏，这两个人稍有违反克罗麦尔的措施的表示，就不得不辞职引退。阿拔斯继位后，盲目效忠于英国的穆斯塔法·法赫米担任首相。

1892 年年底，穆斯塔法·法赫米病重的时候，阿拔斯趁这个机会把他换掉，指派支援努巴尔的女婿提格兰的法克里帕夏继任。提格兰本人原来担任外交大臣，现在却宁愿躲在幕后。这回事阿拔斯没有跟克罗麦尔勋爵事前商量过。但是连这一步骤对这位元基代夫来说也是无权采取的。在英国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选择的首相免职，还好他不必再受法赫米的气了，因为里亚德帕夏已经入阁。这位基代夫在瓦迪—哈尔法视察的时候，胆敢批评英国军官所率领的军队的军容，因而遭受第二次的侮辱。他因此不得不把军政部次官马希尔帕夏免职而任命一个对基钦纳总司令唯命是听的傀儡来代替他的职务，而且还得公开收回自己的批评。从此以后，他不再过问政事，只管自己的田庄产业。他没有得到他的宗主阿卜杜勒·哈密德苏丹的支援来反抗英国。1904 年 4 月 8 日，英法达成协定，英国允许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后，法国也放弃了自己在埃及的势力。英国自居为埃及的主宰到什么程度，可以从西奈半岛上亚喀巴海港的纠纷事件上看得出来。苏丹希望利用汉志铁路来巩固自己在阿拉伯的哈里发地位，1904 年秋天把这条铁路延长到马昂，据说还在计划铺一条支线到亚喀巴，藉以便利来自埃及的朝拜圣地的香客。在这个时候之前，英国绝少管西奈半岛上的事情，现在却派一个委员会来划定未决的边界，来对付奥斯曼帝国，并且扬言要派舰队去示威，强迫苏丹放弃建筑铁路的计划。

基代夫在自己与英国的一切冲突当中，得不到埃及人民的任何支援。1893 年，他把希望寄托在《穆阿达德报》的创办人阿里·优素福的身上，可是终于徒然。因为围绕这个报馆编辑的周围的革新小政党得不到任何政治的力量。民族意志的形成，其动力首先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基代夫。这个阶级是由英国的统治所产生的，他们的子弟在法国受教育。其中就有一个埃及工程师的儿子穆斯塔德·卡米勒，他曾经在都鲁斯学习法律，在那儿认得法国很有势力的报人朱利埃特·亚当。他回国之后，于 1894 年创立祖国党。他希望能够取得欧洲舆论的支援来解放埃及的人民，除在埃及以外也想在西方各国的首都传布这种思想。他在 1900 年所创办的《利瓦报》（《旗帜报》）发行量很大，1907 年以后又出版了该报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他极端热烈地主张建筑汉志铁路，1904 年，苏丹赐他帕夏的头衔，可是埃及的基代夫受到克罗麦尔的恫吓，开始害怕穆斯塔德·卡米勒的势力，也就在这一年，不肯再支援他。

日本战胜俄国鼓起了东方人的希望。埃及这个时期的诗歌庆祝这次胜利，把它看作为整个亚洲在对抗欧洲优势的斗争中的模范。但是首先使全国人民觉得自己处于屈辱的地位的人却是一桩本身不大重要的事件。1906 年 6 月 13 日，英国军官在三角洲上的丁沙威村里射鸽子，射死一个妇女：愤怒的埃及农民手执木棍来追打这些军官，其中有一个军官在逃跑的时候被群众打死。克罗麦尔下令严酷处罚这些罪犯，6 月 28 日把其中四个人绞死示众，另外十七人笞打之后关入监牢。这种野蛮无理的刑罚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欧洲和在英国议会，引起了一阵忿怒的风暴，有很长的时间，在埃及的报刊上和民族主义的诗歌里，都一直在提到这件事，使得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连根动摇。穆斯塔德·卡米勒在伦敦向自由党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坚决抗议，要求撤换克罗麦尔。事实上克罗麦尔也已经于 1907 年 5 月离开埃及，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自由党的要求，向埃及人民的愿望让步。继

任的是埃尔顿·戈斯特爵士，他准备执行自由党的政策，希望挽救英国在尼罗河的地位。他一到任，的确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埃及财政危机极为严重，同时尼罗河的水位又非常低，使危机更加加深了。由于戈斯特开始时想把基代夫争取过来，穆斯塔德·卡米勒也就攻击戈斯特，1907年12月7日，他召开了全国共有一千零七名代表出席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他做终身主席。他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鼓动代表们热烈支援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全国人民的政治教育使埃及成为埃及人的埃及。可是1908年2月10日，他因痼疾逝世。他死后，他的党也跟着衰落；1938年，只有八个党员获选人议会。

戈斯特不仅离间基代夫和祖国党的关系，而且挑拨哥普特人反对祖国党，因为祖国党的创始人同情于土耳其苏丹的泛伊斯兰的目标。1908年11月，首相穆斯塔德·法赫米退休的时候，戈斯特诱使基代夫任命一个哥普特人、前财政大臣布特鲁斯·加利帕夏继任。民族主义者对新首相疯狂攻击的结果使他在1910年2月20日被刺，并造成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少数民族之间的分裂几乎有陷全国于内战之势。1911年，戈斯特病重的时候，英国政府派埃及军队前任总司令基钦纳勋爵来接替。义大利开始进攻的黎波里坦尼亚的时候，基钦纳制止了民族主义者给予土耳其方面的任何支援。戈斯特当初利用埃及基代夫做后盾，而基钦纳却马上使他感到自己高居在上的优越地位。1912年夏天，当学生们试图谋杀这两个统治者的时候，基钦纳对阴谋的幕后人物严加惩处，使民族主义者的政党完全被打垮了。基钦纳颁布法令，规定五个埃及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欠债不得扣押其土地，企图这样来争取农民，与支援民族主义者政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对抗。他所设立的农业部保证了英国在埃及种植棉花的利益，同时也推翻了基代夫原来的农会的优势。

最后，向埃及人民的建立欧洲式议会政治制度的愿望，作出让步的时候似乎也来到了。到这个时候为止实行的是1883年5月1日杜弗林勋爵所提出的组织法，规定除了省议会之外，设立一个有三十名委员的立法委员会，内中十四名由政府指定，其余由省议会和大城市选出，还规定设立一个立法议会，由六个部长、立法委员会委员和四十六名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1913年7月24日颁布宪法的结果是，一个由八十一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代替了立法会议，其中十五名议员由政府指定，六十六名由间接选举产生出来。这个议会虽然有权批准捐税，却不能够否决政府的立法案，关于这一点没有达成协定。这件事情刚开始就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

1914年8月4日，宣布全国戒严，9月10日，向土耳其宣战。12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对埃及实行保护，废阿拔斯的基代夫，立侯赛因·卡米勒为苏丹。不久之后，前印度西姆拉政府的政治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任埃及高级专员，掌握了埃及政府的实权。他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辅助资源，不仅为了保卫西奈半岛的前线，而且为了侵略土耳其的战争。1915年8月，有一批埃及劳工派到穆德洛斯。但是不久之后，甚至优厚的工资也不能够使农民自动离乡背井到军队里做工，尤其是冒着炮火。政府只得强迫征召。统帅部不断发出日益紧张的命令，而埃及人民却消极抵抗，另外一方面，伦敦政府又忙着其他的问题而无暇顾此，在这些情况之下，麦克马洪把高级专员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移

交给了前任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了。

埃及在一切不是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中所受到的苦难，唯一的微薄补偿是随着外国军队而流入的大量外币，得到好处的首先只是商人，而不是农民。农民被迫离乡背井，耕畜又被夺去了。不断增植棉花造成国内粮食的困难，结果严重到使政府不得不于1917年9月完全禁止在上埃及种植棉花的程度。但由于这种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高得惊人，对土地占有者来说，违禁种棉即使付出轻微的罚款也比放弃不种更为有利可图。一切设法减轻灾荒的措施既然无效，战争对穷苦人民的压迫只有更加厉害，而富人却能从中取利，坐视不救。

1917年10月9日，身体早已拖垮的侯赛因苏丹逝世。他死后，英国在埃及失却支柱，因此想吞并埃及，把它并入英帝国版图之内，尤其是在苏丹的儿子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王位权利之后。不过最后还是认为最好不要伤害埃及人的感情，因此把王位传给苏丹的兄弟艾哈迈德·富阿德，虽然他经常住在意大利，同本国几乎毫无联系了。

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在埃及面临着一种完全新的形势。美国总统威尔逊保证要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世界，这个谎言在埃及也引起热烈的反响。结果出现了一个在此后十年中决定国家命运的人物，那就是赛耳德·札格卢尔帕夏。光从他的头衔看来，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新手。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学过法律，他当律师的时候，受到青年土耳其党的朋友穆斯塔法·法迪尔亲王的女儿纳齐利公主的委托，管理她的财产。札格卢尔作为克罗麦尔所宠信的穆斯塔德·法赫米的女婿，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是在1907年创立人民党。克罗麦尔希望把这个党拿来对付穆斯塔德·卡米勒的祖国党。可是人民党无法与人民建立联系，早在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就不得不停止活动。克罗麦尔为了答谢札格卢尔的服务，派他负责新成立的教育部。在戈斯特统治之下，他接管了司法部，但是跟阿拔斯·希尔米发生了一场冲突之后，于1912年4月辞职，不久又被选为新议会的副议长。他天生的口才不久就为他赢得了不断增加的拥护者；有了他们的支援，他有时候甚至能够给基钦纳制造严重的困难。1914年年初，札格卢尔的岳父为了帮助他解决经济困难，要提升他做巴黎埃及留学生监督，可是这个英国总领事因为讨厌他而没有批准，反而失却把这个兴风作浪的鼓动家撵走的机会。富阿德苏丹要札格卢尔当大臣，也得不到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批准。可是现在这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看见自己的时机到了。1918年11月13日，他和一批朋友领导一个埃及人民的代表团(华夫脱)来见雷金纳德爵士，要求批准他们到英国去要求埃及脱离英国政府而完全独立；这位高级专员声明，自己无权同意这个要求。华夫脱党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此后二十年内它能够自认为已是人民所信任的唯一代表。由于在那个时候其他阿拉伯国家还能够自我陶醉一番，以为能够在和会上代表本国的利益，而埃及人却没有这种希望，因此更加觉得受到压迫。话得说回来，埃及人为了英国的胜利毕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雷金纳德爵士马上认识到让札格卢尔和支援他的人到和会上去倒没有把他们留在国内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在和会上得在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摸索，而在国内却能够要英国怎样就怎样；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召他回国述职的时候，他建议向华夫脱党让步，但是不受采纳。在他回国期间，埃及政府辞了职。3月3日，札格卢尔威胁苏丹说，如果企图组织新

政府，就要暴力来对付。代理温加特职务的米尔恩奇塔姆爵士，在这种情况下，想到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华夫脱党的领袖们撵走。英国外交大臣同意他的建议把他们放逐到马尔他岛。3月8日，札格卢尔和三个最亲密的同志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一艘英国的驱逐舰离境。在此后一切革命运动当中充当先锋的学生青年一听到他们被逮捕的消息，就涌上街头，不久全国都陷入叛乱状态中；3月17日，开罗对外的一切交通都被切断，在上埃及，人数很少的驻军被起义者包围起来。一直到4月10日，布林芬将军才用别动队恢复了全国的秩序。劳合·乔治这时决定派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成名的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到埃及来，要他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英国的保护权。3月25日，他一到开罗，就发出告示企图安定民心，4月7日答应释放驱逐到马尔他岛的领袖们。4月9日，鲁什迪帕夏重新上台，但是直到22日艾伦比扬言要极其严格地实行戒严法后，公务员罢工才停止下来。公务员为了恐惧而回去上班，到5月赛义德帕夏才能够组成新政府；但是叛乱者已经试验过自己的力量，准备一有机会就再拿出来。在艾伦比建议之下，英国政府委派米尔纳勋爵领导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埃及的政治情况和提出新宪法的建议，这提供了叛乱者再一次拿出力量来的好机会。华夫脱党不愿接受来自国外的宪法，而想自己来决定国家的将来。不知为什么英国政府居然让华夫脱党有整整夏秋两季的时间来鼓动反对英国，到了12月7日米尔纳入开罗的时候，赛义德又下台，群众进行了一系列对英国军人的袭击，以此泄愤。12月15日，新任首相瓦赫巴帕夏遇刺，仅以身免。

这种政治动乱到了新年又因经济困难而加剧。在这种压力之下，米尔纳委员会下了结论：迄今为止从来没有明确合法规定的埃及地位只能够与英国订立一个条约来规定。这项条约的草案规定：如果埃及答应英国在埃及国内驻军，埃及司法部和财政部聘请英籍顾问，埃及保证不缔结任何对英国不利的条约，并且给予英国保护外籍侨民不受埃及法律不公正待遇的权利，就让埃及独立。跟从前的情况比较起来，英国的这些让步毕竟是非常大的，但还是引起了埃及全国的剧烈反对。华夫脱党代表从马尔他岛去了巴黎、还在那里开会。米尔纳不得不邀请他们到伦敦来参加7月7日开幕的会议。札格卢尔声明自己对订立条约的建议是满意的，但是对某几点不肯表示明确的态度。

劳合·乔治的政府很久不能够决定是否在米尔纳代表团报告的基础上与埃及恢复谈判。直到1921年2月22日，英国政府才请埃及的苏丹派代表团来谈判。关于这一方面的考虑引起内阁改组，使阿德利·帕夏·耶根上台。札格卢尔发表宣言，要求在谈判开始之前，英国先放弃掉在埃及的保护权、新闻检查制度和戒严状态，这造成了严重的困难。4月5日，他回到埃及，受到拥护他的人的热烈欢迎。阿德利绕过华夫脱党于5月10日，从土耳其贵族官吏当中，选出全部支援自己的人组成一个代表团之后，开罗与亚历山大港又陷入纷乱状态，这次骚乱特别是以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为物件的。1921年7月1日，阿德利帕夏带领代表团往伦敦，留下札格卢尔在国内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阿德利帕夏与英国政府谈判毫无结果之后，于12月5日回开罗，三天之后辞职。直到11日，英国宣布准备取消保护权，而且答应埃及成立外交部之后，萨尔瓦特帕夏才准备组阁。英国高级专员为了支援他，逮捕了札格卢尔，为了这回

事又发生了骚动，他就于12月29日把札格卢尔放逐到锡兰去，再从锡兰放逐到赛舌耳群岛。一直到1922年2月20日艾伦比亲自到伦敦力陈局势的危急之后，英国政府才决定宣布终止保护权，并且表示可能即将取消戒严。这样，萨尔瓦特终于才能组成内阁。1922年3月15日富阿德采用了埃及国王的称号。

但是这并没有能够解除困难。1922年消耗在徒劳无功的谈判新宪法之中，在谈判中苏丹地区的问题是意见分歧的主要焦点。虽然有一批英国官员辞职，谋杀英国人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只有在富阿德放弃兼任苏丹国王的称号之后，经过两次内阁改组，无党无派的叶哈雅帕夏才于1923年3月15日受命为首相，能够公布新宪法。3月24日，札格卢尔被英国从塞舌耳岛转送到直不罗陀，英国现在把他释放，但不许回国，希望借此缓和埃及舆情。但是，这种让步和取消戒严都得不到所预料的效果，因此英国不得不决定允许札格卢尔于9月17日回到埃及。他初时对国王与高级专员还谨慎相处，但不久就激烈攻击新宪法。1924年1月，议会选举结果，在二百一十四席当中，他的代表占有一百九十席的多数，因此国王不得不在1924年1月27日任命他负责组阁。

几乎也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英国执政，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对埃及及人民独立的愿望表示同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释放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政治犯。札格卢尔信赖这种同情，而在苏丹进行激烈鼓动，结果引起暴动。6月25日，英国内阁在上议院宣布坚决不再放弃苏丹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失望。他对国内政策初时不过是替他手下的人找些职业而已，结果引起有人谋害他的生命。7月25日，他接受麦克唐纳的邀请，到伦敦当面谈判与英国订约的问题，但是到了9月25日谈判才开始；10月底，由于札格卢尔坚持要求英国完全撤出埃及，谈判陷于破裂。不久之后，保守党内阁接替了麦克唐纳的政府。

札格卢尔回国后不久，民族主义者所燃起的排外火焰11月19日在埃及军队总司令兼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被刺的事件上爆发出来。札格卢尔企图回避英国提出的给予赔偿的正当要求，当然赔偿的内容包括牺牲埃及利益改进苏丹的灌溉水利。但是当英国高级专员强占海关的强硬态度迫得札格卢尔让步。11月24日，艾哈迈德·齐瓦尔帕夏继任了政府首脑。英国减低了对新任首相的要求，但是海关虽然于12月2日归还，新政府对赔偿还是非常拖拉。英国甚至也不坚持要英人担任总司令的职位。

齐瓦尔帕夏以为他能够把自己的政权建筑在反对华夫脱党的分子的基础上。1922年，阿德利帕夏创立自由立宪党：其中一个党员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任内政部长，把华夫脱党的党徒清洗出部。国王想利用联盟党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不过，两个政党都没有能力排除华夫脱党的广泛的力量。议会重新选举之后，札格卢尔又当选，他得到有力的支援，而被选为议长。但是国王不任命他组阁，反而于1924年3月24日解散国会，不久之后，还利用内阁内部无关重要的意见分歧的机会，把自由党的阁员排斥出内阁，只靠自己的联盟党人员来进行统治，而越来越把权力交给他的文房长官纳沙特帕夏。

但是札格卢尔丝毫无意放弃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失意的自由党人要想同他联合起来。政府既然不肯召集国会，他就出面召集议员于11月21日开会。当他发现议会大厦已被占领之后，就带着议员们到大陆旅馆去开会，在这儿他又获选为

议长。英国如果不愿意冒险在这个国家失掉自己的威信，就不能袖手旁观。1925年10月21日就职的新任高级专员劳埃德勋爵，说服埃及国王改派他的文书长官为驻马德里大使。

埃及政府为了对己有利而修改选举法的企图失败之后，国王最后得作出决定，到底同意不同意重新选举。1926年5月25日新选举后，札格卢尔在二百零一个议席之中，获得一百四十四席的多数。他虽然声明自己年纪太老了，不宜再担任首相职务，而打算退居“国之元老，J的地位，可是到了27日，他仍想把政权接受过来。英国由于害怕变乱又起，因此当劳埃德勋爵提出异议而札格卢尔却不肯放弃要求的时候，劳埃德就要求派一艘兵舰到亚历山大港。札格卢尔的党徒担心他们自己政治活动的成果会受到影响，强迫他同意辞让。阿德利帕夏受命组阁。札格卢尔是为了顾虑到英国方面才不得不克制自己，可是通过支援他的人，他在国内的力量还是非常大。他的党的眼前目的是在埃及军队里加强势力。阿德利帕夏不肯负这个责任；因而于4月18日藉口议会里一件无关重大的小事而辞职不干。不过，华夫脱党还是认为最好是别提出自己的领袖，而让萨尔瓦特帕夏掌握政权。可是他内阁里的军政部长哈沙巴，贝伊在华夫脱党压力之下让步，同意加强军队，一有可能，就设法摆脱英籍总监的势力。札格卢尔与英国驻扎长官长期谈判之后，同意政府所批准的英方要求，保持了总监的权力。

1927年7月，萨尔瓦特赴英国恢复关于两国条约的谈判；他虽然没有得到肯定的诺言，在8月里动身回国时却能够抱着已经为国家铺平了独立道路的希望。不过，仍旧充满着附带条件的草约只有借助札格卢尔的力量，才能在议会通过。但是这位“国之元老”病了不久之后，于8月23日突然逝世，在政治生活上留下一道不能马上弥补的缺口。主要是靠他的力量，一千年来受国内外统治者压迫的埃及人才觉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有自决的权利。他的成就不免受到他的时代和环境所带来的限制，但是，他一生致力为人民服务，牺牲了不少个人的利益，这应该是埃及人民所没齿难忘的。

这时，萨尔瓦特于10月间在伦敦恢复谈判，11月回国时带来一份英国政府要求不加修改而接受的草约。但是他还来不及向议会提出就在1928年1月底辞职，因为上下两院已经通过法令，把政府从前能够限制自由集会的权利的手段都取消了。札格卢尔死后，他的党日趋激进，曾经多年任他的秘书，现在继承他的领导地位的穆斯塔德·纳哈斯帕夏，在野心和毅力这一方面虽然不比他差，可是在政治家的才能这一方面就远不如他了。决定埃及命运的责任现在落在他身上，因为3月15日国王命他组织政府。英国政府虽然极其明显地向他示意，不能同意埃及议会通过的威胁埃及国内和平的新法令，他初时仍然能够用敷衍的答复来对付，使英国政府声明感到满意。可是到了6月间，国王藉口一桩公开的丑闻，免掉他首相的职务。国王不久就更进一步；那就是，他自己所任命的首相、埃及国内一个最富有的地主，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解散了国会，停止选举三年。

国王在不受拘束的统治时期，做到很有利地规定对埃及十分重要的尼罗河水在埃及与苏丹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他还在考虑限制某些特别令人难堪的治外法权，首先是扩大会审公堂的权力，藉以削弱领事裁判权。

1929年5月，英国工党重新执政的时候，仍旧获得农民无限信任的华夫脱党

再度產生了掌握政权的希望。工党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劳埃德勋爵召回，因爲他对埃及在独立方面的发展没有足够的关心。6月间，麦哈茂德帕夏在伦敦开始重新谈判规定两国关系的条约；不过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条约只有埃及议会才能通过。1929年秋天白皮书中发表的草案比萨尔瓦特帕夏所做的让步还大得多，在英国政府方面来说，这是妥协的极限了。当然，埃及方面很可能认为只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要求。英国归根到底还是准备把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驻军撤退到苏伊士运河区，把埃及军队里全部英籍军官召回，并完全放弃在埃及内政部的欧洲司的权利。

国王由于想要议会批准与英国所订的条约，只得同意下令重新选举议员。一如所料，华夫脱党人又获大胜，国王不得不把政权再次交给纳哈斯帕夏。1930年3月3日，纳哈斯帕夏在伦敦恢复谈判订约的问题。由于他的前任已经替埃及争取得到够多的让步，他现在把全副精力转移在苏丹的问题上。他由于坚持埃及的移民不得再受到限制，又由于开始时打算承认英埃共同统治苏丹的期限只延长一年，因此没有完成任务就只好回国了，不久就被国王免职。人民党领袖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继任首相。他利用新的选举法把华夫脱党排挤出议会，作为国王的代表进行统治，直到1933年为了健康的缘故不得不退休。当国王也病重的时候，他的不负责任的宫廷顾问掌握了大权，以致新任首相叶哈雅帕夏考虑到必须向英国求助来对付他。群众的愤慨把他赶下了台，国王不得不批准继任的纳西姆帕夏恢复西德基帕夏所废除的选举法。华夫脱党因是重新取得政权。

国内政治陷在派系斗争当中，而派系斗争的结局又常常由学生的骚动来取决胜负的。就在这个时候，埃及和英国都看到它们在苏丹的共同利益受到义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所威胁。一个掌握着现代技术的欧洲强国盘踞在那里，对于起源于塔纳湖的一条尼罗河最重要的支流，可能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埃及各政党看到对国家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联合成为统一阵线，以便使以前老是搁浅的英埃谈判告一结束。1935年12月12日，统一阵线的各政党领袖要求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邀请英国政府恢复谈判条约。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埃及方面如果打算先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即军队的组织和苏丹的问题，英国政府就随时准备进行谈判。这时候，脱离联盟党的阿里·马希尔帕夏组成了一个中立派内阁，这使政党领袖们不用担心，选民要他们对谈判的结果负责。1936年3月2日，在兰普森领导之下的英国委员会与在纳哈斯帕夏领导之下的埃及人在开罗举行会议；埃及方面除纳哈斯帕夏以外，还有七名华夫脱党人和六名其他政党的代表，其中有三个曾任首相：麦哈茂德、西德基和叶哈雅。8月26日，在伦敦签订条约，11月15日和18日，埃及议会批准这个条约，1月24日和25日，英国议会也予以批准。除了仍旧留下一万名英国作战部队在沿海地区保卫苏伊士运河之外，这条约终于结束了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占领。英国为了承认埃及有绝对的主权，派一名大使代表英国驻开罗，不过其地位优于其他国家的代表。英国还得替埃及提名加入国联。双方还订立同盟，彼此保证不得与其他国家发生任何对这同盟有害的关系。如果有战事发生，埃及有义务把全国的资源提供英国使用，如果必要的话，宣布戒严和实行检查制度。埃及得按照英国从战略观点认为必要的地方建筑铁路网。在不损害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苏丹的行政

仍旧留在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手里；埃及的军队也由他指挥；埃及去苏丹的移民只有爲着公共治安与健康的理由才予以限制。英国声明愿意支援埃及取消治外法权，最终目的是连会审公堂也撤销掉。这条约暂定爲期二十年，期满以后，任何争执都提交国联委员会裁决。

埃及的异族统治跟着这个条约而结束了：埃及的国际地位虽然还是与英国的国际地位有其密切的关系，但是它的国内发展却已经开辟了道路。不过这一点还得取决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能够替埃及人民取得他们渴望多年的独立，但是这个党不久就滥用他的威信；他很不高明地模仿有名的榜样，在青年党徒当中创立一支“蓝衫队”的卫队。他的日益专制的作风以及与科卜特人财政部长马克拉姆·乌贝德帕夏的密切关系，终于带来了不幸的后果，有些札格卢尔的老部下在阿里·马希尔帕夏的兄弟艾哈迈德·马希尔博士和努克拉希帕夏领导之下，与他脱离关系，而组成赛耳德派(纪念赛耳德·札格卢尔帕夏)。

1936年4月28日，国王富阿德死去。他的儿子法鲁格生于1920年2月11日，当时在伍利治的英国军事学院学习。在他成年前一年，国事由摄政委员会处理。1937年7月底，他亲政之后，马上看出华夫脱党的弱点，华夫脱党在争取到独立以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对国家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了一种障碍。1937年12月30日，他免掉纳哈斯帕夏的首相职务，而命元老政治家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代替他的职位。1938年2月2日，他还解散了议会，在这一届议会中有一百七十席的华夫脱党仍旧拥有五分之四的多数。

1938年3—4月间选举的时候，只有十三个华夫脱党议员获选重入议会，而其领袖纳哈斯和最杰出的支援他的人都不在内。在律师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之下的青年埃及党企图在华夫脱党遭到打击后乘机纠合青年，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的青年，鼓动他们的热情，爲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纲领而奋斗；他们组织了“绿衫队”与纳哈斯的“蓝衫队”互相抗衡，可是这个组织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即被解散。新政府的目的是要提高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减轻土地税和发展灌溉设备来改善农民的地位，对棉织品征收进口税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因爲除英国的进口货之外，日本也已经在埃及市场上倾销棉织品。埃及还企图进一步摆脱掉英国的保护，爲了作爲象征，把埃及军队增加了一倍，名额四万人。埃及在文化方面和在穆斯林人士之间的地位，长期以来是毫无异议地首居第一的，今后将随着它的政治威望而同时发展，而且还会从欧洲文化的影响下实现解放的宿愿。

第三章 阿拉伯半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在名义上固然算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却已经分裂成爲许许多多的小势力范围。以麦加爲都城的汉志是由哈希姆家族的(沙里夫)侯赛因·阿里·奥纳统治的，他从1893年以来，作爲阿卜杜勒·哈密德苏丹的((宾客”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到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替他恢复

了他的祖先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继承权。内志分为两个部分：在赖世德家族统治之下建都于哈伊勒的舍麦尔，和建都于利雅得的瓦哈比人的老王朝。赖世德家族一再发生连绵不断的阅墙之争，关于这个家族的典型阿拉伯的历史，这里所能够记载的不过是：它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赖世德(1872—1897)得到土耳其的支援，推翻了在利雅得的比较老的沙特王朝。可是在继承他的王位的侄儿阿卜杜勒·阿齐兹·米塔卜统治的时候，沙特族的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拉赫曼投靠到在英国治下的科威特的舍赫·穆巴拉克，于1902年收复自己部族的据点利雅得。1906年赖世德族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死后，经过长期的混乱，他的儿子沙特即位。但是在后一个国家里，虽然瓦哈比主义的古代精神已几乎灭绝，但是伊本·沙特却能够于1910年创立伊赫万兄弟会把这种精神恢复过来。他规定自己的徒众必须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律。伊本·沙特就象塞努西教派那样主要不是在神秘玄想的生活方面，而是在实际劳动方面训练徒众，把加入伊赫万的人移植于内志境内比较肥沃的农业地区，因而在不安定的游牧生活当中，初步创立了国家组织的中心。这些人同时也是他的常备军。1913年他趁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分身不暇的机会，在英印政府同意下，征服了向来受巴格达统治的邻省哈萨。这给他通往海上的道路。土耳其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设法拉拢他，不加以任何条件，任命他做内志的总督。

在汉志南部，穆罕默德·阿里曾经企图征服不果的阿西尔山区，虽然在名义上还算属于奥斯曼帝国，却是完全独立的。到了十八世纪末叶，阿里派摩洛哥支系中的一个成员艾哈迈德·易德里西，去麦加朝觐之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在文化水平仍然非常低的人民当中，获得圣徒的称号，这就保证了他的后代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其中有一个穆罕默德，曾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念过书，然后有一个时期在基勒内加的库佛拉和塞努西教徒住在一起，他不肯向土耳其效忠，然而与同盟者宰德派教长叶哈雅一起被击败，但是受到义大利的援助，却能够象这个同盟者一样，又恢复了自由。

在邻邦也门，土耳其尽管从1850年以来竭力设法想征服也门的宰德王朝，却能够维持存在。在1904年到1905年的激战期间，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府看到这个遥远的边陲不能够用武力维持之后，就已经准备把这个山区留给教长叶哈雅作为一个自由的领域。但是青年土耳其党认为这是有辱国家的荣誉，不肯让步，而恢复了斗争，结果到了1911年10月，也只得同意在同样条件之下订立和约。

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沿海地区，从哈达拉毛经过阿曼到科威特之间，有许多阿拉伯小统治者盘踞在那儿 / 他们或自称为苏丹或自称为舍赫，而或多或少都直接依靠英国。英国自从1839年以来，就已经很巩固地盘踞着亚丁，而且全力维护波斯湾内通往印度海道的安全。

沙里夫侯赛因在被放逐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了土耳其帝国的弱点，到了1914年春天，就已经通过儿子阿卜杜勒，设法要与英国在埃及的人建立关系，希望获得英国的协助，使自己能够独立。土耳其参战的时候，他就立刻保证自己不会听从伊斯兰教教长的号召加入圣战。可是，在土耳其企图拉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参战而不成之后，英国想把侯赛因拉过来，使他更积极地对土耳其作战。英国政府因此派遣快船和炮舰在群众当中散发传单，而且用封

锁汉志人民所倚靠的埃及谷物的进口作为要挟汉志的有效措施。1915年7月，侯赛因终于准备亲自与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直接谈判。他在7月15日的信中已经用阿拉伯人民的名义来讲话，英国如果肯答应阿拉伯人从西北的美尔星那一亚达那直到波斯边境和印度洋这整个地区独立，而且声明英国同意建立一个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的话，侯赛因就会支援英国。麦克马洪在8月30日的复信中，虽然保证英国不反对把哈里发的职位传给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却说明明确划定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边界还没有到时候，因为还有许多阿拉伯人在土耳其那边作战。侯赛因与麦克马洪之间的通讯一直拖到1916年1月底，为着照顾到法国的利益，侯赛因还得不到任何肯定的诺言，虽然这样，他仍着手策动帮同对土耳其作战的自己手下的郎族，而且派自己的部队加入作战。他的儿子费萨尔甚至冒险深入虎穴，从1915年1月起逗留在大马士革，作为土耳其将军贾马尔丁的宾客，他在那儿利用他以前与阿拉伯军官协会和非军人的青年协会的关系，进行策动反对土耳其的统治。但是在侯赛因还不能够采取公开行动进行反对他的君主苏丹之前，他就被出卖而得不到所希望的胜利果实，因为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英国东方问题专家马尔克，赛克斯和法国前任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格·皮科在圣彼得堡达成协定，规定将来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这个赛克斯—皮科协定后来只有在俄国退出协约国之后才对阿拉伯各省发生效力，它规定：巴勒斯坦设立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在巴勒斯坦以北沿大马士革、霍姆斯和阿勒颇这些城市的这一条线以西的叙利亚沿海地区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划给英国；剩下当中的叙利亚内地、加上摩苏尔州，建立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

由于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激战和英国在开始对受到惨重损失的伊拉克战争，与侯赛因着手进行的谈判一时还不能化为行动。直到英军从加里波利撤退之后，才觉得似乎可以动员汉志的兵力了。在埃及担任指挥的默里将军初时并不重视这一支兵力。费萨尔这时候已经回国，率领一支贝都印部队从苏比山威胁着尚为土耳其占领的麦地那。在再南面一些的拉拜温泉，从前在土耳其军队当过上校的阿拉伯—塞加西亚血统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正在努力训练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来的志愿军人。在开罗的阿拉伯事务局为着指导阿拉伯的事务，派遣劳伦斯去汉志。他后来学了一些叙述本身的经历的著作而在文坛成名，在英国青年眼里几乎成为民族英雄。他不久就看到侯赛因的几个儿子当中最有胆识的费萨尔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已经取得最有利的地位，于是就跟着费萨尔在——起。但是他一来到费萨尔那儿，就因为土耳其军队挺进而不得不撤退到杨布港。费萨尔听了劳伦斯的意见，决定再向北靠近瓦志一带集中自己的队伍，这儿可以最不费力地威胁汉志铁路。默里希望看到土耳其部队从瓦志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劳伦斯却急于要从北部多得一个据点作为支援。费萨尔留驻在瓦志的时候，劳伦斯终于在1917年7月5日得到一个受群众敬重的贝都因族长的协助，奇袭亚喀巴港成功。他希望从那能够作为右翼，掩护和帮助艾伦比进攻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艾伦比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不得不把部队调到法兰德斯去，因而暂缓进军，劳伦斯于是又回到费萨尔那儿，准备进攻麦地那，尽量牵制在巴勒斯坦前线的土耳其部队。艾伦比很成功地攻破汉志铁路三点之后，在巴勒斯坦袭击土耳其军队，把他们赶到约旦河对岸去。劳伦斯因此向北推进，在得到一师一个师的澳大利亚军的增援能够于

1918年11月30日进入大马士革城。

费萨勒和阿卜杜勒本人在战场上同土耳其军队作战，他们的父亲侯赛因忙着在汉志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为了这个目的，请贵族们在麦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人的国王”(1916年10月29日)，并且按照古例，于11月2日接受他们拥戴宣誓。他这样做法的意思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保证自己认为已与麦克马洪订妥的条约所给予他的权利。但是他马上就大失所望，因为英国、法国，意大利只承认他为汉志的国王，1月3日用联合照会通知他。这一事足够说明他缅怀自己祖先的光荣，过分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和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地位。这时候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在内志得势，关于这一点，下文即将述及。他不肯承认侯赛因自命在阿拉伯有宗主权。因此毫无疑问，他也用不着一定先要与侯赛因敌对的表兄弟哈立德·卢阿伊的煽动，就进攻侯赛因的部队。1919年5月19日，伊本·沙特在塔伊夫之东的都拉巴击败率领侯赛因军队的阿卜杜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对侯赛因在阿拉伯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他不雪此耻，反而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巴黎和会上，仍然希望巴黎和会会同意他得到他的非分的要求。因此后来在极端失望之余，他拒绝接受凡尔赛与塞佛尔两个条约，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使他得不到邀请去出席洛桑会议。1921年3月，英国军政人物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了如何处理阿拉伯问题的基本方针之后，派劳伦斯于8月底到吉达港与侯赛因订立条约。作为英国继续支付从前的津贴和答应保护侯赛因使汉志不受袭击。交换的条件，侯赛因必须承认这时候已在圣勒摩会议中确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托管权。他也明知不会有任何别的建议，却仍不能够同意这一点。谈判一直拖到1924年夏天，侯赛因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条件已经让步，但是仍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使谈判终于搁浅。他对自己的地位还是估计错误了，这从以下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穆罕默德六世被废黜后，哈里发的职位虚悬着，侯赛因，这时到英国封为外约旦埃米尔的儿子阿卜杜拉的许那都城访问，经他儿子劝进，1924年3月5日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哈里发的称号。但是连叙利亚都不承认他，更不必说严厉谴责他背叛土耳其的印度穆斯林了。无论如何，他为了没有设法制止对麦加朝觐的旅客所进行的积习已久的剥削，也没有改善国内的行政，他的威信在伊斯兰教世界里已经受到了损失。他自称为哈里发使伊本·沙特有藉口攻击他为异端。侯赛因转向英国求助来对付伊本·沙特的時候，英国干脆抛弃了他，而支援另一个新兴的力量。1924年8月里最后一个星期，瓦哈比人进攻塔伊夫；他们攻克这个城市屠杀居民。麦加人要求侯赛因退位。他传位给长子阿里，自己逃到亚喀巴去。但是现在已不能使伊本·沙特停止进攻了；10月13日，他的副司令，沙里夫哈立德·卢阿伊占领麦加。瓦哈比人头一次夺取圣城的时候，曾经残杀过逊尼派，伊本·沙特现在先安定了害怕再受肆虐的逊尼派之后，12月5日亲自领先入城。阿里坚守吉达，直到1925年12月，然后逃奔到伊拉克，投靠他的弟弟费萨勒。伊本·沙特还要求收回亚喀巴，1926年6月，英国把侯赛因驱逐出境，而准许他在塞浦路斯岛上避难。到了1930年底，他获准移居外约旦的安曼和他的儿子住在一起；1931年6月，他死在那里，埋葬于耶路撒冷。在他身上哈希姆家族的命运又一次告终了：他象阿里家族里许多祖先那样，坚信自己的神权，结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客观情况，因而成自己信仰的牺牲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瓦哈比君主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还忙于在国内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敢冒险严格执行作为土耳其任命的瓦利(总督)所应尽的职责。由于他接受英国驻科威特领事莎士比亚的劝告，土耳其就站在赖世德族的沙特那一边来反对他，尤其是在赖世德族的沙特的保护人扎米勒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叔伯兄弟沙特·撒里哈暗杀之后。赖世德族的沙特既然得到土耳其在金钱和武器的支援，莎士比亚终于策动了瓦哈比人向他进攻。1915年1月，在雅拉布发生战斗。伊本·沙特有占优势的骑兵，相信自己已经得胜，这时候，从另一路进攻的步兵突受袭击；从前被伊本·沙特夺去哈萨牧地的阿杰曼部族的贝都因人乘机下来劫营，因此决定了他的败绩。莎士比亚坚持要亲自指挥伊本·沙特当时所有的唯一大炮，不肯退避，死于阵中。此后伊本·沙特谨守不动，尤其是英印政府初期在伊拉克失败之后，对阿拉伯的战场既然也不表示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这时候英国政府把分配给英印政府对土耳其的作战任务转交给侯赛因。但是英印政府却相信必须使伊拉克战争由自己通过伊本·沙特的协助来进行，派圣约翰·菲耳比去利雅得。他马上得到这位王君的完全信任。侯赛因攻入内志的企图在都拉巴之役被伊本·沙特所挫。他在召集兵马与伊本·沙特决一最后胜负之前，还得消灭从后方威胁他的赖世德家族的力量。1920年春天，在哈伊勒的国君沙特被刺。这给伊本·沙特一种藉口来反对继沙特职位的阿卜杜拉·米·塔卜。1921年4月，米塔卜战败之后，穆罕默德·塔拉尔代替他的职位，坚持都城，直到1921年11月。都城陷落之后，伊本·沙特能够恢复自己的家族在整个内志的统治。

向北的扩张受到新创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托管国所阻。不过，这两个托管国的边界既然还没有确定，伊本·沙特终于向西通过西尔汉河谷推进，向东通过隆马河谷推进。可是这时候侯赛因篡夺哈里发称号的冒昧企图，一如上面所述，给了伊本·沙特一个藉口(在信徒眼里却是权利)把他赶走，而在汉志建立沙特家族的统治。1926年5月间在开罗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哈里发问题没有什么结果之后，伊本·沙特6月间在麦加召开另一个全穆斯林代表大会，以便消除一个被认为异端的君主统治圣地因而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所造成的疑惧。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代表人数当然是特别多，从俄罗斯、阿富汗、爪哇和苏丹来的代表团补足缺席的北非代表的人数，因此参加麦加大会的人数比参加开罗大会的人数多了一倍(六十与三十之比)。瓦哈比人的灵活外交手腕使大会能够做到各教派在圣地都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替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确保了朝觐的自由。可是定期开会的打算和为了开会而征收定额的捐款都没有下文。1930年，伊本·沙特在麦加加冕，称为内志和汉志国王。

伊本·沙特的外交政策起初是决定于他与南部邻邦的关系的。在阿西尔，1923年穆罕默德死后，后代陷于分裂。宰德派教长叶哈雅乘机夺取沿海地区，连1921年1月31日英军撤出的胡德达这个重要海港在内。阿西尔的舍赫为了对付这些侵犯行为，向伊本·沙特求援，1926年10月21日在麦加签订条约，把自己的领土置于伊本·沙特保护之下。

这时候，叶哈雅教长与义大利搭上了关系。义大利希望从对岸取得对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安全的保证，而且很久以来就已经在也门夺取了一个经济据点。1926年9月2日，叶哈雅与义大利订立友好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叶哈雅可以得到经

济上的援助和军用品的供应，交换条件是答应让义大利发展企业，和在取缔贩卖奴隶方面与义大利合作。1927年6月1日，太子赛义夫·伊斯兰·穆罕默德访问罗马，以便与义大利实业家进行谈判。这位教长把这样得到的援助估计得太高，还相信自己能够首先在亚丁这个英国保护地的内地扩大自己的领土。英国既然实际上只对亚丁有兴趣，因此这位教长虽然屡次侵犯英国的保护地，英国初时还是准备让步，直到教长要求收回从前属于也门的一切领土的时候，英国才出动空军。教长虽然把自己所占领的一部分土地归还，却坚持很长一个时期不肯订约，一个苏联的商务代表团来到，又加强了他的对抗力量。他只有到了受到伊本·沙特威胁的时候，才同意订约。他同受瓦哈比保护的阿西尔的边境上不断发生摩擦，这使伊本·沙特到了1934年年初采取激烈的行动。伊本·沙特的部队迅速进军，占领提哈马沿海地区，包括胡德达在内。但是1934年5月20日，在塔伊夫签订和约时，伊本·沙特得到对方承认自己的边境后就心满意足，而放弃任何领土的要求。

这位内志和汉志国王对巩固自己的权力比扩大自己的权力更关心。他虽然有时镇压过个别贝都印部族的叛乱，一般说来，还是愿意学习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与统治的舍赫联婚，这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婚姻法和离婚的简便给了他很大的方便。但是他在开放自己的领土接受西方的文明方面也很有成就，在这一方面圣约翰·菲耳比给他提供了很周密的意见。上面已经提到他的伊赫万兄弟会的农业殖民地。他对运输的问题特别注意，这问题由于他的国土幅员广大，所以特别重要。一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逐渐以汽车来代替骆驼旅队一样，这位国王也开始在阿拉伯使用汽车，现在阿拉伯境内朝覲的交通是完全使用汽车了。

伊本·沙特的行政机构很久以来都在用电话和无线电，最近，尤其是在亲自领教过欧洲医疗的长处之后，还努力设法使自己的臣民也能得到近代卫生与医疗的益处。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地方外，阿拉伯过去是完全没有教育的，现在他连教育也注意到了。

第四章 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

侯赛因的反叛土耳其同时也鼓动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的希望。当然，由于叙利亚境内在社会结构方面和宗教方面存在着分歧，任何一类居民都谈不到有什么民族的感情。除了库尔德族、亚美尼亚族、和分散在各地的塞加西亚这些少数民族之外，牧民、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利益也太复杂多样，不可能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他们一方面是逊尼派、十叶派、德鲁兹派和努赛尔派，另一方面是与罗马有联系的天主教徒：马龙派、麦勒克派和雅各派，还有希腊正教徒和景教徒。只有上层人士才感到大家都是属于反对土耳其主子这一方面，这种感觉是受一百多年以来在沿海地区很有势力的法国文化和贝鲁特美国大学所传播的民主思想这些影响所唤醒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暴虐政权压制一切思想的自由，

这加上经济落后，迫使许多叙利亚人移居于埃及和美国。青年土耳其党想在一种新宪法的理想的周围，团结奥斯曼帝国内的一切公民，而不顾民族的区别，因此用暴力压制阿拉伯语言的教育。他们这种统治加强了阿拉伯人争取自由与自决的愿望。在这种政治的状况之下，相信这种理想的人不得不学习青年土耳其党自己的榜样，组织地下团体。叙利亚人纳吉卜，阿祖里于 1904 年创立一个阿拉伯爱国协会，目的是争取法国的协助使阿拉伯各省脱离奥斯曼帝国：可是到了土耳其宪法提出之后，他却认为自己的目的已达，而把自己和前法国殖民地官员埃·荣格所合办的《阿拉伯独立报》停刊。土耳其宪法一公布之后，住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阿拉伯人就组成阿拉伯—奥斯曼族兄弟会，在新国家的结构之内促进他们的民族理想；可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变之后，这个团体受到镇压。在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官吏、议员和文化界人士有了前车之鉴，于 1909 年夏天组织了一个在表面上纯文学性的俱乐部，而特别努力在青年当中唤起阿拉伯的民族感情。1905 年 3 月，这个团体解散。在这个俱乐部之内，有几个职位比较高的阿拉伯人成立一个有政治目的而范围比较小的协会；其中有前宗教基金部部长赫立里·哈马达帕夏和我们已经讲过为侯赛因服务的参谋总部军官阿齐兹·阿里·马斯里。这个会产生了军官俱乐部，后来有一个伊拉克的特别小组参加，改名为“阿拉伯革命”，这个新名字很明确地说明这个会的目的。黎巴嫩很久以来就有一个几乎脱离奥斯曼帝国势力的自治行政机构，在这儿已经组成黎巴嫩进步党，它主张由法国占领这个地区，因而得到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的大力支持。基督教徒在贝鲁特创立的改良党和它合作。这些党派不久多半都吸收到 1912 年年底在埃及创立的“分权联盟”；这个联盟的支部网扩大到整个使用阿拉伯语的地区。1911 年在巴黎的阿拉伯学生所创立的“阿拉伯青年”也参加这个联盟，与军官俱乐部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叙利亚的公务员当中进行活动。1913 年 6 月，这些团体的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会上，把他们的要求集中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阿拉伯人在本国境内服兵役和采用以阿拉伯语言为官方语言。青年土耳其党有自己的人参加大会，在巴尔干战争压力之下，表示愿意在这些方面让步。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在叙利亚的第四军总司令贾马尔帕夏不肯容忍这些团体在后方活动。这些团体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皮科来往的信件落入贾马尔帕夏手里之后，他对它们的成员严格执行军法的处罚，其中有三十三人在黎巴嫩的阿里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

穆德海斯和约订立之后，1918 年 11 月 8 日，英法联合声明它们已经达到解放被土耳其压迫的各民族这个军事目的，现在准备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独立的政府，来保证这两个国家有发展的自由。这个联合宣言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恢复了而且充满了希望。即使英国确实履行了半心半意的诺言的话，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勒尽管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关系，侯赛因到底能够不能够做到把这些利益分散的集团纠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当然是很有疑问的。可是光看赛克斯—皮科协议和 1917 年 11 月 2 日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的鲍尔弗宣言就说明，关于土耳其帝国境内阿拉伯各省的命运，协约国已经作出很不同样的决定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虽然不算大，可是几世纪以来自命有权保护东方的基督教，而且在叙利亚很有成就地努力传播过法国的文化。在法国来说，问题

是威信的问题，也是最后得到一些政治利益的问题。但是英国却记得住自己的帝国在伊拉克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为了确保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安全，不致受到波斯湾而来的任何攻击，得用新办的航空线来补充这些海上航线，而且最后把波斯南部和伊拉克境内的丰富油田作为维持自己海上霸权之用。

侯赛因已经绝望灰心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还在想至少捞到一些什么。费萨勒在赛克斯-皮科协定订立之后，同意法国占领叙利亚沿海地区，希望承认自己至少在有可能成为“独立”国的内地做个统治者。他因此于1918年11月往伦敦与英国外交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们谈判。在巴黎的叙利亚中央委员会虽然已经要求叙利亚与黎巴嫩在法国托管之下取得特殊的地位，1916年2月6日，费萨勒还是与劳伦斯向巴黎和会提出阿拉伯人完全独立的要求。由于费萨勒特别要求听取群众自己的愿望，3月25日，四巨头委员会同意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建议，派两个美国专家K. C. 金和查尔斯·R. 克伦前往叙利亚。这使费萨勒相信自己的目的已达，在4月的头一个星期就回叙利亚去。他在那儿马上就开始进行反对法国的工作，因此获得土耳其，尤其是英国的支援，英国拿钱供应他，拿武器供应他的手下。到了2月初，前秘密团体“阿拉伯青年”已经公开成立阿拉伯独立党，召开代表大会，要求叙利亚连巴勒斯坦在内独立，奉费萨勒为国王，同时拒绝接受托管，要求美国协助，或者无论如何，要求英国协助，来建立这个国家。金-克伦调查团从6月10日起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访问了六个星期之后，也声明同意费萨勒做叙利亚国王，赞成托管制度，但是拒绝把巴勒斯坦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由于这个调查团回国后不久，威尔逊就患病，它的报告对叙利亚的命运远没有什么影响。法国和英国达不到任何协定之后，劳合·乔治邀请费萨勒于1919年8月再次来伦敦。费萨勒得到劳合·乔治的指示，于11月27日在巴黎与克莱蒙梭达成协议，规定如果费萨勒肯接受法国的协助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法国就保证承认费萨勒的国家是个缓冲的独立国。不久之后，英国开始从叙利亚北部撤退，法国方面一推进，就在黎波里、巴尔贝克及其他地方遇到阿拉伯人的抵抗。费萨勒回到叙利亚的时候，他和克莱蒙梭所订立的协定开始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指出这是临时性质的，终于安定了左右的心。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费萨勒为国王。

但是1920年4月25日的圣勒摩会议把整个叙利亚移归法国托管。在黎巴嫩的法军司令古罗将军，有了这个决议的支援，于1920年7月14日，拿最后通牒送给费萨勒，要求他承认法国的托管，监督铁路，使用古罗自己发行的纸币，和惩罚“革命分子”。费萨勒起初还想屈服，但是后来在激昂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7月22日，他的部队被戈恩将军击败。7月23日，阿勒颇被法军占领；25日，大马士革又被法军占领。费萨勒等着英国的援助，结果失望。1920年8月10日的塞佛尔条约规定叙利亚作为独立国，由法国托管到条件成熟可以成立自治政府为止；但是这并不能够制止法国把叙利亚分为四个邦：(1)大黎巴嫩，(2)大马士革，(3)阿勒颇，(4)阿拉威邦(黎巴嫩北部奥伦蒂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努塞里族地区)。贝鲁特和黎波里两个城市，以及比卡(盆地；古代的科埃勒-叙利亚)也都并入黎巴嫩，因此叙利亚本部完全断绝了海路交通；忠于法国的二十万马龙派教徒本来就是黎巴嫩的多数民族，现在来了十三万五千

各派的基督教徒，再加上三万亚美尼亚人，两万外国人，以及二十五万逊尼派，十万零五千什叶派和四万四千德鲁兹派，传统的不团结使国家内部的发展非常困难。豪朗境内的前德鲁兹派自治区现在归并大马士革。大马士革虽然有一个亲法的叙利亚人当总督，四个邦的权力都完全操在法国官员手里。

但是，叙利亚人不会甘心受到这样分割的。他们不只在国内的报刊，而且通过在欧洲的同胞，发动了激烈的运动来反对这种分割。1922年法国企图把大黎巴嫩以外的三个邦合并为叙利亚联邦，作为对策，但是各邦内部的组织并没有任何重要的更动。1926年5月22日的宪法把大黎巴嫩改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内费用很大的行政机构，此后两年之间，还得大大精简。

叙利亚联邦设立一个联邦委员会，每年选举一次总统。由于总统的命令得先由法国高级专员批准，这些命令对没有成立联邦之前各邦的独立行政来说是没有什麼意见的。因此不到两年之后，法国就放弃这种有名无实的结构。古罗的继承者魏刚将军于1925年1月1日解散这个联邦，把大马士革与阿勒颇合并为一个叙利亚邦，剩下的阿拉威邦独立存在。

受骗失望的叙利亚人长期以来酝酿着的不满情绪，由于一个以专员身份统治他们的法国上尉的残暴行为，于1925年7月在九世纪以来素以独立自豪的德鲁兹族人中间爆发出来。9月间，甘默林将军虽然能够替被德鲁兹人包围在苏外达的法国讨伐军解围，起义的火焰已在大马士革以及全国各地都燃烧起来。法国人毫不犹豫地塞加西尔人和亚美尼亚人武装起来，让他们随意驻扎在任何地方。萨拉伊将军从空中轰炸、从卫城炮击大马士革之后，虽然奉召回国，继任的文官德·儒弗内尔于1926年5月被迫采用同样的行动。游击战争一直继续到1927年春天才停止。

1926年8月，法国不得不派一个有经验的行政官员蓬索，到叙利亚去代替以前的军事总督。他在七年工作当中，虽然纠正了前任的最严重的过失，但是还不能够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1928年2月，他责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塔杰·丁·哈萨尼组成政府，4月2日下令选举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任务是使叙利亚终于有一个宪法。蓬索虽然不遗余力来左右这次选举，结果还是激进派获得全胜。议会召开之后，激进派选出曾任费萨勒的首相哈希姆·贝·阿塔西做议长。8月2日，议会设立的立宪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内容完全不理托管制度，而要求成立共和国，三年选一次总统，奉伊斯兰为国教。由于国民议会不顾蓬索对这种不符合国联的托管制度的要求的抗议，他下令停止开会。只有他与各党派领袖经过长期协商，后者对他的反对意见不再形成坚决的统一战线来对付之后，他才能够于1930年提出共和国宪法。1932年6月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合乎他心意的议会，因为这一次选举操纵得更加成功。国会选出一个顺从法国的议长。次年，蓬索还能够向叙利亚议会提出与法国订立条约的草案，象伊拉克与英国订立的那样，是用来代替托管委任的；可是由于这草案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不获通过，蓬索因此辞职。议会再次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草案之后，继任的德马泰尔解散了议会，亲掌政权。1936年1月的上半月，在开会纪念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时候，德马泰尔派警察搜查这个党派的机关。反对他这种统治措施的愤怒情绪爆发成为抗议罢工，使经济生活停顿了好几个星期。到了2月底，这位高级专员觉得自己

不得不让步。法国政府宣布准备与叙利亚代表团在巴黎谈判条约的问题。3月1日罢工结束。但是只有在莱昂·布吕姆继达拉第上台执政之后，才于9月9日订立一个使叙利亚满意的条约，11月13日，德马泰尔以这个条约爲蓝本，与黎巴嫩共和国也订立一个类似的条约。这个与叙利亚订的在三年之后才生效的条约，限制法国在叙利亚境内驻军，只能在豪朗与拉塔基亚两地驻军，此外，还有两个长期使用的空军基地，法国在黎巴嫩的驻军权仍旧受到限制。法国承担这两个国家得以进入国联的义务。这样就会满足民族主义者最迫切的要求，还扫清了两个国家自由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又不必放弃自己在东方更进一步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英国这一边，从土耳其统治之下解放自己的国家作了很大牺牲，结果使他们失望，因此比叙利亚人更加怀恨。侯赛因一直把巴勒斯坦连同耶路撒冷城在内这个穆斯林也看做神圣的地方，当作自己希望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必要部分。但是土耳其进犯苏伊士运河又一次使英国相信这个历史上一再证明的道理：只有在叙利亚有了缓冲的地区才能够保证对埃及的控制，英国当初爲了这个目的所夺取的西奈半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915年格雷勋爵和劳合·乔治似乎批准过埃及总司令部方面所提出的一个把巴勒斯坦并入英帝国版图的计划。但是顾虑到世界舆论，把这个计划掩蔽在人道主义的门面后面似乎比较妥当些；1897年8月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替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国家的要求提供了英国很适当的一个藉口。由于法国仍旧提出对整个叙利亚的要求，赛克斯-皮科协定只讲到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由协约国和麦加的沙里夫共同决定这个机构的形式。贝尔福于1917年11月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中，头一次公开声明同意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得到犹太报界的支援。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的计划引起法国的反对，英国只有在以不支援法国掠夺德国爲威胁后，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圣勒摩会议上，英国使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于1922年7月24日转移到自己手中，再也不提到什麼国际行政机构了。8月10日，英国公布巴勒斯坦的宪法，英国政策的双重目的决定了宪法内容含糊不清的态度，埋下了日后的祸根。英国政府所设置的高级专员取得了几乎绝对的权力，有权划分全国的行政区，随便处理国家的土地，矿藏和财富等等，任命和罢免官员。他身边有一个十位官员和十二位由选举產生的委员所组成的立法会议。除了设立新的非宗教法庭，其中一个设在比希尔巴区，按习惯法解决贝都印人之间的纠纷之外，还有穆斯林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法庭；专门处理一切个人身份的法律问题。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被認爲有平等权利的官方语言。移民入境的问题由至少十一个立法会议的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与高级专员之间的不同意见由英国外交大臣裁决。巴勒斯坦的外交由英国政府代管，英帝国政府还要派军队保卫巴勒斯坦。英国政府虽然马上解释说，这个宪法并非作爲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工具，可是两个宗教的阿拉伯人都马上惊动起来，害怕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受到犹太移民的威胁，尤其是因爲英国派出一个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做第一任高级专员。事实上，犹太资本家从许多住在国外的阿拉伯大地主的手里买到从前未开垦过的土地，而在这土地上建

立犹太人的农业垦区。在城市里，特别是在特拉维夫这个新建的地区，犹太资本首创了繁荣的工业，日益吸引了商业。国内毫无疑问的经济繁荣很难说得上是很有居民带动起来的；不只这样，原有居民在很小程度上对繁荣有所贡献。移入境内的犹太人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925年起趋于减少，到了1927年移出境外的人数甚至比移入境内的人数还要多，从1933年以后，移入的人数又增加得很可观。1926年在巴勒斯坦公务员中，犹太人占六百七十八名，穆斯林只占六百三十二名，但是还是远不如基督教徒一千二百四十四名的人数。在头几年当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这在圣地从古以来就特别尖锐)，仍旧阻碍着阿拉伯人之间的团结。只有到了1928年才能够在耶路撒冷召开阿拉伯代表大会，于7月23日要求英国高级专员设立一个民意机构，这个机构如果建立，犹太人势必占少数，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这个建议；但是英国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不能同意这个建议。

1933年犹太人开始由德国迁移入巴勒斯坦，1935年人数增加到六万一千五百四十一人，这种移民的高潮马上引起阿拉伯人方面的剧烈反应。到了这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联合起来共同自卫。穆斯林世家之间在此以前还是极端激烈的互相对立，现在也退处不重要的位置。耶路撒冷的穆弗蒂艾敏·侯赛尼，作为穆斯林教徒的领袖，势力日益增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自古以来袭击旅客成为习惯，连受托管的国家的警察都无法制止；除此以外，从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现在逐渐发展成为内战。从1935年以来，阿拉伯志愿兵把自己组织起来，为阿拉伯人争取自决权。这些残杀的惨事不必也不可能在这儿详述。

英国企图补救它的东方政策上这个大失败，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1936年夏天，英国派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巴勒斯坦调查情况。不幸得很，阿拉伯人决定抵制这个委员会，而只有到了这个委员会离境五天之前，才放弃掉这种不得策的态度，因此这个委员会主要是向英国和犹太当局方面了解情况。这个委员会在1937年7月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把这个在结构上只能成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国家分为三个独立国：西北一个犹太国(国内仍旧包括大约三十万阿拉伯人)；剩下的土地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其中还有一个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三个圣城在内的英国新托管区。这个计划在阿拉伯人中间引起了愤慨的怒潮，英国在1938年春天，却派一个技术委员会来调查，如果必要的话，用广泛人口迁徙的方法，这个计划到底可以不可以实行。这时候英国政府也相信以这一条途径，解决不了这个困难的问题，因此召集互相敌对的双方领袖开会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英国不许因受到逮捕的威胁于1937年10月19日逃往贝鲁特的耶路撒冷的穆弗蒂参加这个会议，因此直到1939年2月这个会才开成。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都派代表参加。但是阿拉伯代表拒绝与犹太代表见面，因此到了1939年3月初，巴勒斯坦的命运还是未定之天。

外约旦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是属于叙利亚的，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上，也是包括在准备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之内。在1922年的圣勒摩决定的托管权规定之下，外约旦是作为“约旦河与巴勒斯坦东部边界之间”的土地移归英国。英国这种变相取得外约旦的要求，是因为它作为与伊本·沙特的王国之间的缓冲国和作为与伊拉克之间的联络地带，英国少不了它。此外，这个经济尚未充分发

展，人口多半是贝都印人的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使阿拉伯世界忘掉英国对侯赛因王室的背约弃信。费萨勒的兄弟阿卜杜拉原来要被立为伊拉克的统治者，后来却迫得向自己的兄弟让步，1920年底，阿卜杜拉带着一小队的贝都印人出现于巴勒斯坦的南部边境，目的是插足到叙利亚。英国官员虽然没有劝诱他退回汉志，却劝诱他停止前进。12月费萨勒到伦敦，向当时英国殖民地大臣邱吉尔进言说，满足自己和哥哥的要求对英国是有利的。为着这个缘故，邱吉尔于1921年3月亲自到开罗，再从开罗到耶路撒冷。在邱吉尔的命令下，阿卜杜拉乘汉志铁路的特别快车，由一个英国军官领到克拉克和安曼，而在那些地方接受了酋长们宣誓效忠。早在1920年7月12日，英国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在沙尔特发表的演词中，已经准备把“独立”给予这些酋长们了^①。3月28日，邱吉尔在耶路撒冷接见阿卜杜拉，确认他为国君。英国只保留派遣驻扎官驻在都城安曼和在安曼与吉札建立两个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认为暂时把事情搁下来是妥当的。

1922年10月，阿卜杜拉带着从前在大马士革替他兄弟服务过的首相里达·里卡比，亲自到伦敦，想得到一个明确的决定。可是直到1923年5月24日，塞缪尔在穆斯林教开斋节访问安曼时才能够宣布；阿卜杜拉如果肯与英国订立一个关于托管和实行宪法的条约，英国就会承认阿卜杜拉的国君地位。这个要求是要进一步限制他的本来已经很有限的权力，结果在政治上完全未成熟的贝都印人当中激起了一番骚动，他们在组织现代政党的藉口之下，恢复了古代的四分五裂局面。因此到了1924年8月，阿卜杜拉到麦加朝觐的时候，变乱发生，而且蔓延到了叙利亚。他回国的时候，英国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不只要他交出罪犯，而且要把财政管理完全不受他的控制。阿·卜杜拉不得不同意政府中最重要的三个部都操纵在英国官员的手里。1928年2月20日，在伦敦订立的条约剥夺了阿卜杜拉的一切实权。不过英国低估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全体阿拉伯报界在强迫阿拉伯人放弃一切权利问题上鼓动起来的愤慨情绪，造成了骚动和抗议罢工，而英国却企图用轰炸机压制下去。4月16日强加在阿卜杜拉身上的宪法使他和他的人民在英国统治上毫无权利可言，因而受到四面八方的反抗。1928年7月在安曼召开贝都印酋长和城市贵族的会议决定拒绝接受英国的托管，因为它违反准备自治的真正作用，会议并且要求有一个自由选举的议会。因此到了秋天，人民群众猛烈反抗政府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进行选举的企图，到了1929年1月，才能够召集一个只有百分之三有选举权的人选出的“人民的代表会”。在这些情况之下，外约旦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生活的发展。议会经常开不成会，因为议员不出席。国家的经济生活特别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法替犹太移民购买土地所扰乱。1933年阿卜杜拉本人把在戈尔一卡皮特的田地六万五千杜那姆(每一杜那姆相当于九万平方米)租给犹太人，租期是九十九年，租金是两万巴勒斯坦镑；不久之后，他到圣徒艾·欧拜德·阿米尔·贾尔拉基前朝拜，人民把这个行动当作背信以后的赎罪。但是还有其他大地主，如萨克尔族酋长米斯卡尔帕夏，费兹，却赞成犹太人殖民的办法，而且创立一个新的政党，以《沙漠回声报》为机关报。这个党还在安曼召开代表大会，讨论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经济计划。在侯赛因帕夏·塔劳纳召集的一个唱对台的代表大会上，着重提出的是阿拉伯团结问题。在它的影响之下，1933

年4月，“人民代表会”通过法律，禁止任何土地租或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或如10月里公布的法律时所说，给任何外国人。因此，梅尔切特勋爵和两个埃及籍的犹太人想设立的农业银行的计划也就告吹。

伊拉克是头一个荣获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内，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存在。土耳其政权，在这儿跟在埃及一样，从来没有完全控制住困难的情况；又象埃及一样，麦木鲁克(奴隶)有时夺取了政权。沿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贝都印部族在十八世纪中叶时，已经结成联盟，称为蒙塔菲克，曾给巴格达的帕夏造成许多麻烦。居住在纳加夫、克伯拉和卡·兹曼三个圣城周围的十叶派教徒与波斯境内的同教派信徒经常互相密切来往，他们只是怀着极其勉强的心情才承认自己是异端苏丹的臣民的。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逊尼派教徒中的文化生活非常落后。因此这儿的阿拉伯民族感情的发展条件远不如叙利亚。

只有在伊斯坦布尔受过训练的文武官员在那儿接触过现代化的思想：有些军官在叙利亚驻防期间，也被叙利亚军官俱乐部的代表争取过来，回国之后，在国内建立了几个支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印度政府认为必须保护波斯湾内的利益，因此派了一个英印军团负责征服伊拉克。占领巴士拉之后不久，跟随这个远征军团的政府官员开始按照在印度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有秩序的行政管理；他们计划把印度移民移殖到伊拉克和推广种植棉花。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军政府是一个很重大的负担。象在埃及一样，农民被大量征用，强迫劳役，经常使他们毫无保证地离乡背井。的确，在军队的需要没有满足之前，连粮食买卖也经常是不许可的。不错，就象米德哈特帕夏已经试过而有很大的成就的那样，作为农民在有利条件之下定居下来，的确削弱了蒙塔菲克的力量；可是要贝都印人交税，他们却又是非常不高兴。后来为了设法争取贝都印人的支援，曾经采取厚待部族酋长的做法。军事当局起初时冷淡对待包围他们的野心家(例如塔列卜帕夏曾经自告奋勇要在伊拉克南部策动反抗土耳其的起义)和土耳其军队的逃兵，甚至把他们放逐到锡兰、印度和埃及去。

这个英印军政官僚可实行的政策，在占领巴格达之后，又与英国政府的一般指导原则结合起来，这些原则的基础是管理埃及的经验和劳伦斯的汉志政策。要把初步征服的巴士拉州长期维持在英国统治之下，而在巴格达把英国的这种统治装上一道“阿拉伯的门面力，这个任务实在是很难执行的。策动阿拉伯人向土耳其作战的希望也终成幻影。还好穆德洛斯和约使英国统帅部免却这种担忧，现在要做的只是根据1918年11月7日的法英宣言来改组伊拉克国内状况的问题了。不幸，1918年3月，珀西·考克斯爵士调任驻德黑兰大使，行政方面少却了一个最能干的官员。英国外交大臣在劳伦斯建议的基础上，正在考虑在上下美索不达米亚替侯赛因两个小儿子阿卜杜拉和宰德建立两个独立国。由于叙利亚准备给费萨勒作为哈希姆家族的效劳的酬报，同时使这个家族受英国的牵制，英国民政专员A. T. 威尔逊爵士提出反对，认为这样分割是不可能的，侯赛因没有一个儿子对付得了本地的贵族。他于是建议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在英国保护之下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者是不是需要一个阿拉伯人作统治者，要是这

样的话，谁是大家意中的候选人。他还获得近东和中东部际委员会批准这项建议。

由于大量农村居民的落后状况，英国专员只征求了部族地区和小城市中的酋长和大地主的意见；这些人物，象巴士拉和摩苏尔的一些经过仔细选择出来的贵族一样，声明他们自己赞成英国统治，库尔德人特别着重指出，他们是无法生活在阿拉伯人管辖之下的。几个圣城的十叶派的意见分歧：纳加夫由于战略上的重要性，受到了英国的影响，因此发表声明表示拥护英国；在克伯拉和卡兹曼的教士把异教徒的帽子扣在任何胆敢主张异教徒统治的人的头上。在巴格达的穆斯林教徒代表，在人选上虽然说是经过特别慎重的挑剔，却声明主张把侯赛因的一个儿子请来。

“公民投票”的结果尽管不十分好，英国政府还相信能够提出条约草稿，规定英国高级专员为国家元首，下面由阿拉伯人的省长和从区参议会选出的省参议会。英国高级专员想把摩苏尔归并入伊拉克，作为一个行省，但是寇松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前，轻易不肯接受新鲜的主意，因此他指示高级专员把摩苏尔从伊拉克分割出来，另行设置为一个阿拉伯省份，把它围绕在一连串的库尔德族的自治邦里面。

这时，叙利亚既然已经成立一个——当然寿命很短促——独立国家，因此就有人提出要求说，伊拉克最后也一定要脱离外国的统治，这项要求特别得到伊拉克血统的军官的支援。由于英国民政专员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处理不当，激动了民族主义者的情绪。原来军事当局要占领的只是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开姆这一块地方，而民政专员却认为需要占领到更靠北的德尔—苏尔。而后者早已被叙利亚政府以防备土耳其的侵入为名并人间勒索了。民族主义者剧烈反对，而且策动贝都印人一再袭击在英国护送下的商队；英国看到自己不得不从过分挺进的前哨撤退的时候，阿拉伯人庆祝胜利，把这看成是英国害怕阿卜杜拉的军队。

1920年3月8日，军官俱乐部的伊拉克支部宣布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为伊拉克国王。因此英国要是再耽搁宣布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族政权的话，对英国的威信似乎会有很大打击。可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坚持不能够相信东方民族有自治的能力，尤其是认为自己得等待在圣勒摩召开的托管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

这个时候英国民政专员已经指派自己的行政官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在法律专家E. 博纳姆—卡特爵士领导之下，对怎样把从前的军事法政权转变为一种平时状态的问题，负责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要在英国托管之下使人民志愿自治，最好的办法是以埃及为榜样，设立一个国务会议。但是在高级专员领导之下，这个国务会议的职权问题，意见还是不一致。到了4月底，当托管权移交给英国的时候，一阵又一阵的民族主义者的激动浪潮，在巴格达再次达到高潮。十五名代表从清真寺的一个人民代表团体得到指示，要求英国民政专员接见，民政专员在6月2日在四十个他自己认为是亲英的贵族面前接见这些代表。但是这些贵族也不肯听从民政专员博纳姆—卡特的建议，而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他现在不得不看到自己不顾民族的愿望，认为这种愿望不外人为制造出来的，而要按照在印度行之有效的原则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政策已经搁浅了。他建议把珀西·考克斯爵士调回原任，考克斯是在伊拉克唯一：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建立托管政府的人。

伊拉克已经积累了那麼多的火种，因此一桩无关重要的事件（幼发拉底河下游的鲁迈达有一个部族的酋长和——一个英籍政治官员在租地问题发生争执）就足以激动全国的广大土地在6月30日爆发起义。这一次起义到9月底已经从幼发拉底河下游蔓延到十叶派的各城市，直到波斯边境——可是没有占领到巴格达。英国守军得到印度方面增援后，经过几场损失惨重的战役，才能够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10月1日，珀西·考克斯爵士到巴士拉就任高级专员的时候，国内有一半的地方还是混乱不堪，在1921年春天才能够完全平定下来。

珀西·考克斯爵士在格特鲁德·L·贝尔女士（她研究考古学，多年以来对东方的情况十分熟悉）和H. 圣约翰·菲耳比（他是阿拉伯探险家，以与伊本·沙特谈判的本领出名）这两个人的协助之下，起初想在一个阿拉伯贵族领导之下设立临时政府。经过长期婉拒之后，巴格达的年迈贵族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吉拉尼出任领导。获得英国准许于1920年2月回国的赛仪德，塔列卜帕夏任内政部长。曾任土耳其高级军官的哲耳法尔·阿斯卡里任国防部长。巴格达的一个犹太银行家萨松·埃芬迪任财政部长。教育部让给一个来自克伯拉的学者，目的是想争取十叶派。

可是这时候英国政府相信，自己要在伊拉克维持势力，就得设置一个君主作为这个政府的首脑。本来擡举一个本地贵族登上王位，可能是很合适的。可是两个被提名的人都有缺陷：吉拉尼这个贵族领袖太老了；塔列卜帕夏的野心已经结下了许多仇敌。许多官员瞩目的土耳其王子布林汉·丁，可能引起穆斯塔德·凯末尔的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因此，侯赛因的几个儿子算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了。在这几个儿子当中，阿卜杜拉已准备引退，把位让给被法国赶出大马士革的兄弟费萨勒。于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代表便选定了费萨勒，1921年3月12日，邱吉尔把他请到开罗去。费萨勒最危险的对头，塔列卜帕夏竟然轻率地恫吓说，政府要是出任何力量来影响选举的话，他就在贝都那人当中发动自己的党羽进行暴动。他因此被放逐到锡兰去。贝尔女士竭尽全力替费萨勒奔走。

6月23日，费萨勒来到巴士拉，29日受到巴格达群众的热烈欢迎，可是在巡行到小地方时受到有所保留的冷淡接待。因此似乎很需要有一种人民的议会来保证他的王位；由于在民选的国民议会里；结果怎么样似乎很靠不住，因此当局认为在英国顾问监督之下，各地区贵族和官员发表一下声明也就够了。在这样“民意投票”的基础之上，珀西·考克斯爵士于8月23日宣布费萨勒为国王。

费萨勒即位后发表的演词提出一个规定与英国建立新关系的条约。英国政府虽然准备尽量避免用托管这个不愉快的字眼，却更加坚决反对限制自己的势力。政府向国王提出的条约初稿，跟这种要求还离得很远，因此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剧烈反对。费萨勒有了他们的支援，认为自己逃避得了英国的保护，由是于1922年8月14日，批准以吉拉尼这位贵族领袖为首的第一届内阁辞职。

两个新组成的民族主义政党利用费萨勒登位一周年纪念日的机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托管，这时候国王病重，使英国高级专员利用国王病重得到了一个方便的藉口，独自掌揽政权？英国高级专员把几个政党领袖放逐到波斯湾中悬崖绝壁的汉雅姆小岛，还威胁另外几个领袖迫使他们迁徙出境，国王病愈之后，不得不同意吉拉尼这位贵族领袖重任首相，并且批准条约；可是此后不久，吉拉尼这位

贵族领袖独自辞职，阿卜杜拉·穆赫辛·贝格，萨东继任首相。

要起草一个宪法，既照顾到伊拉克人的愿望，又同样照顾到英国的要求，这个任务也同样困难的。没有疑问英国国内时常有人埋怨东方政策的代价太高，1922年10月23日，劳合·乔治内阁垮台之后，甚至有人把从伊拉克撤退的要求拿来竞选的口号。就伊拉克方面来说，在英国管辖的重担之下，压得痛苦呻吟，英国行政机关的代表所拿的薪津比本地人官员高得多。但是英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伊拉克，想的只是如何恰当地来发挥自己的影响，有时通过高级专员对国王发挥影响，有时通过英籍顾问对部长和议会发挥影响。由于宪法出诸英国之手极其明显，因此十叶派对定于1922年10月选举的制宪会议竭力反对。只有把十叶派的领袖们逐回波斯老家之后，选举才能进行，制宪会议于1924年3月5日开幕。

伊拉克与英国订立的条约经过议会长期讨论，还经过英国威胁如果条约不付诸实施，英国就要请国联授权对伊拉克采取新的措施之后，才获批准。它最后的迁就还受了与土耳其争夺摩苏尔的影响，伊拉克要是没有英国的协助是无法夺到摩苏尔的。英国还能够利用这种恐惧心情，取得基尔库克的丰富油田的租让权；一条油管横贯沙漠把石油输送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港之后，英帝国在伊拉克一项最重要的利益就得满足了。因此在石油租让权解决之后，跟着的就是1925年3月21日公布最后定案的国家宪法。

伊拉克与英国1923年4月30日订立的条约的议定书规定：双方同意该条约到伊拉克加入国联之后废止。在此以前，英国保证在二十五年内每隔四年研究一次英国介绍伊拉克加入国联的可能性，以及关于财政与军队方面的协定是否需要修改。1928年头一次期满的时候，费萨勒带着首相哲耳法尔，阿斯卡里亲到伦敦，企图说服英国政府，伊拉克已经条件成熟，可以加入国联，但是英国要他等到1932年再说。工党在英国当权的时候，伊拉克和埃及一样都希望它对民族的愿望会考虑得大度一些。事实上，英国的新政府可能于1932年向国联提出，而且声明自己准备与伊拉克和埃及订立新的条约。民族主义者虽然激烈反对英国的保留款项（一旦发生战争，伊拉克由英国自由处置，空军基地由英国长期使用），新选出的议会于11月16日已准备批准这个条约，从此以后，英国的确已开始撤消自己的行政机构。1932年5月30日，伊拉克保证照顾少数民族的权利和维持正规的司法制度，在这以后，它于10月3日被接受加入国联。

费萨勒在位最后的一年发生一次很严重的冲突。亚述人是讲叙利亚语的景教徒，他们还没有被世仇的库尔德人所消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起义反抗土耳其，和平之后，他们在摩苏尔定居下来。英国托管行政机关，在英国国教的传教士的劝告下，对他们特别优待，尤其是由于他们在军事上证明了很有用处。他们信赖英国的这种支援，就拿英国的钱，在各次暴动中，攻击邻近的库尔德人，而成为库尔德人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势力衰落之后，伊拉克政府对他们不再做任何让步，这样失策的结果，迫使他们武装起义。而巴基尔·西德基上校惨无人道地把这起义镇压了下去。

1933年9月8日，费萨勒死的时候，全国普遍举行哀悼，这说明他的政权是很得民心的。英国高级专员的劝告虽然有时可能阻挠他，使他没有采取任何过分

大胆的措施，可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他毕竟登上了王位，巩固了王权，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功劳的。他为人八面玲珑，使他在社会利益复杂宗教信仰不一的人民当中，经常能取得支援，来实行他的一开始就很正确地选定的而且一贯坚持不易的政治路线，领导国家走向独立的政治生活和繁荣富强，同时又能慎重顾到议会的形式，承认英国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英国的保护是伊拉克所不能缺少的。他在位期中所组成的内阁几乎都听从他的命令，而不是听从议会的命令的。任何时候他干预政府，总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的世仇、内志和汉志国王伊本·沙特有一个时期想向北扩充势力，侵犯邻国，而在英国调解之下，费萨勒和伊本·沙特竟能友好相处，1936年4月21日，在费萨勒的儿子统治之下，甚至还能够与伊本·沙特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

费萨勒的儿子加齐一世二十一岁登位，由于年事太轻，要继续他父亲的事业当然不可能有同样的成就。他登位元之后，头一次组织新阁的企图由于英籍和伊拉克籍顾问的意见冲突而失败，因此对政府此后的人事更动他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国内政治情况的不安定可以从1936年10月29日的政变看出来。国王出于一股对“英勇”事迹的青年热情，曾经把镇压亚述人的巴基尔·西德基升为将军，西德基在巴格达城外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派部队与飞机袭击首都，想推翻亚辛帕夏的内阁，指责他有反动的倾向。在双方谈判当中，年迈但是能干的大臣哲耳法尔帕夏被刺。亚辛引退之后，1913年土耳其首相的兄弟，希克梅特·素莱曼、麦哈茂德·晓克特帕夏和巴基尔的党羽等共同执政。虽然亚辛帕夏早已以阿塔土耳其的崇拜者自居，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这个新政府才真的想仿法阿塔土耳其的榜样。土耳其是清一色的，没有任何外国的势力。与土耳其对比起来，伊拉克是在英国监督之下，在少数民族，内地移民，以及财政这些问题上还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获得国内稳定。

这些狂风暴雨的年头对伊拉克的文化生活并不特别有利。由于当地的两大势力，十叶派和逊尼派，竞相恢复本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妨碍了文化的发展，因此政府主要转向叙利亚和埃及吸引现代教育的代表人物到国内来；但是这些人物绝少能够维持得很久，因为伊拉克人抱着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很容易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是之故，1927年有一个叙利亚青年为着写一本颂扬伍麦叶王朝的书，被解除巴格达师范学校历史教员的职位。尽管如此，伊拉克的现代的教育精神，尤其是在埃及报刊影响之下，也在逐步抬头，特别在诗歌和编史方面，也逐步夺取传统派的阵地。

第五章 伊朗(波斯)和阿富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斯几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不错，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订立之后，布尔什维克马上就将在波斯所获得的一切交还波斯，而且放弃掉沙皇政权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但是俄国军队所撤退的地区马上又被英国占领。1919年8月9日，珀西·考克斯爵士与波斯达成一项协定。这项

协定，按照埃及与伊拉克的蓝本，把军队和政府交给英籍“顾问 J5 之手。同时有一个波斯代表团在巴黎，没有得到自己政府的充分指示，徒劳无功地力图引起正忙于在世界命运问题上争吵不休的协约国的注意。

可是布尔什维克不久在波斯也恢复采取积极行动的政策。1920 年 5 月，他们占领了巴库之后，穷追逃遁到里海上波斯海港恩齐里而被波斯方面缴械的白俄将军邓尼金所率领的小舰队，炮轰恩齐里海港，而且追逐一路撤退的英军直到内地的勒什特，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库楚克·汗为首的临时政权。他们快要追逐到德黑兰的时候，波斯的哥萨克旅才收复了勒什特，然后又撤退到英军防线的后面。

哥萨克部队里的波斯籍军官把这一场失败诿罪于自己的俄罗斯籍同志，这不是无因的。其中有一个波斯军官，毛桑得朗的礼萨·汗，1878 年 3 月 16 日生于萨瓦特库，父亲是个少校，他曾经与俄罗斯人干过一场，当时，他奉到政府的命令，解除一个不肯放弃职务的俄罗斯籍军官的职位，而在旅里建立一个对自己真正忠诚的卫队，恢复了 this 旅的战斗力量。

当英国还在考虑最后要不要放弃自己已经失去了的这个波斯前哨的时候，波斯大使穆沙维尔·麦马立克正在莫斯科与希舍林谈判条约，规定俄国方面放弃在波斯境内所占的一切地方和一切治外法权。

以艾哈迈德沙为首的德黑兰政府不能形成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因此在礼萨·汗影响之下，驻在卡齐因的哥萨克军官决定干涉首都的政治。他们为了这回事，认为需要有一个能说会道、擅长笔墨的文人，结果找到了齐亚·丁。2 月 2 日，礼萨·汗带着两千五百人，陈兵于都门之前，要挟波斯国王建立一个新政府。宪兵队与他们打过一场很短的仗之后，瑞典籍的宪兵司令也投向哥萨克部队。已经替自己担忧的国王毫无抵抗地同意齐亚·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清算了只顾本身利益的前任统治人物，而把他们贪污的财产充公归入国库。担任军政大臣兼总司令的礼萨·汗辛勤不懈地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残余部队，加上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改编成为一个随时能够作战的新兵团。身为首相的齐亚·丁企图强迫礼萨·汗聘用英籍教官的时候，礼萨·汗赶他下台；而让一个原来被逮捕的省长卡瓦姆·萨尔塔纳出任首相。

但是各省的统治者还一点也没有意思服从新的中央政权。在基兰，除了俄国扶上台的库楚克·汗政权之外，还有一系列也是受俄国支援的其他头子也得加以推翻；在阿塞拜疆，有一个库尔德族的酋长宣布成立共和国，问题是要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认定他值得帮助之前，赶快先把他结束掉。在 1921 年与 1922 年两年中，伊朗北部经过破坏很大的游击战争，才被征服下来，1923 年，礼萨·汗还得收服南部，因为英国在那里已经把中央政府的威信破坏无遗。

礼萨·汗上战场的时候，就不管都城里的阴谋，其中有三次闹到把首相换掉。但是到了 10 月，发现卡瓦姆·萨尔塔纳谋害礼萨·汗生命的时候，礼萨·汗就任首相兼军政大臣。波斯国王像他的祖先一样，只顾本身的利益，认为还是到欧洲无定期游历一番来逃避责任为妙。

礼萨·汗的地位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地位有足够共同之处。因此人们有理由期望他跟土耳其一样，得出结论要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制度。但是在民族方面还远远谈不上团结，在宗教方面，尽管十叶派居于优势，还是宗派众多的这样一个

国家，礼萨·汗十分精明，没有过分估计自己的地位。因此到了1924年初，当两方面都是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却慎重自制；复兴党在议会里认为以后能够利用议会来修改宪法，而被英国禁止入纳加夫境内的十叶派神学家穆罕默德·哈利西(可能是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之下)力主重新选举，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1924年3月，宪法的问题引起议会的激烈辩论，1924年引起了街头骚动和罢工。礼萨·汗用十分狡猾的姿态来对付共和运动。他旅行到库姆圣城，那地方有全国的人都十分敬重的教士，他们叫礼萨·汗保卫国家的根基和伊斯兰教，防止进行任何现代化的变动。他就地发表的宣言没有引起反应，于是他便辞职，于4月8日下野到鲁德亨去。他手下的将领借此威胁要向德黑兰进军，马上就有一个议会代表团出发去见礼萨·汗，要求他回都。议会不得不宣布对他的信任，他然后再出来领导政府。这时在卢尔人当中爆发了叛乱，他的军队加以平定之后，他尽全力来建设军队，配备用法国工厂所出的新型武器。

伊朗最后一个不肯服从中央政权的省份是阿拉伯居民占大部分的库齐斯坦。早在1905年英国已经与穆罕默德的酋长哈兹阿尔订立条约，获得这个地方的油井。油管的终点是在夏台—阿拉伯河口的阿巴丹，为了保护这条供应印度洋上英国船只的油管，英印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就占领了伊拉克的南部。英波石油公司的租让权当时虽然是由德黑兰政府给予的，英国却又与哈兹阿尔签订特别条约，给哈兹阿尔以武装援助来对付任何方面的袭击。哈兹阿尔统治者夏台—阿拉伯河的整个左岸和从阿瓦土以下的卡隆河下游可以航行的地区。礼萨·汗逼迫哈兹阿尔交付所欠的税款的时候，英国让这个条约失效。年迈的哈兹阿尔企图鼓动在波斯革命期间曾经一度夺取政权的巴赫蒂亚里部族来反对礼萨·汗，可是终归徒然。当礼萨·汗率兵入库齐斯坦境内的时候，哈兹阿尔束手无策，只得屈服。礼萨·汗为了这一场不流血的战役恢复了伊朗帝国的旧界，亲自到伊拉克参拜十叶派的圣地。

礼萨此后恢复使用自己旧家族的名字，总是自称巴列维。尽管这位巴列维总司令有了这些伟大的功勋，住在巴黎的艾哈迈德沙还愚蠢地希望留在德黑兰的儿子穆罕默德·哈桑，米尔扎还能够纠集卡加尔族的党羽替自己出力。议会提出要求国王回国的动议虽然无人支援，可是到了1925年10月1日，国王却胆敢通知首相，说自己准备回伊朗。礼萨·汗十分精明，他复信欢迎国王的这个决定，一方面通函全国，传布这个消息。这一次又是阿塞拜疆省领导反对卡加尔族的运动。一如革命时期所常见的那样，这个运动也是以人们纷纷到清真寺要求避难开始。在德黑兰的人也到军事学校避难，纷纷向巴列维首相提出要求，请制止大家所憎恨的卡加尔族的国王回国。10月28日，终于召开议会，讨论废黜这个卡加尔族的国王和把行政权交给首相直到国民议会通过国家的新宪法为止的议案。卫宪派议员塔基扎德虽然再次为着宪法执言，可是经过一场短促的辩论之后，议案还是通过。就在这一天，礼萨·汗把王储从古里斯坦皇宫，经过卡兹温，送到巴格达去。

为了形式起见成立了国民议会，对新宪法又讨论了六个星期，新宪法奉礼萨·汗·巴列维为伊朗的世袭统治者，于1925年12月15日在议会宣誓效忠于新宪法。1926年4月，礼萨佩带着奈迪尔沙从印度掠夺回来光彩夺目的宝石，登上“孔

雀宝座”。

伊朗进步的时代就此开始，这个时代在十年之内补上了几个世纪的不足。新国王能够很机警地避免伤害还有很大势力的十叶派教士的感情，却又能指导伊朗人很顺利地走上近代文明的道路。这位老军人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活上各方面都进行有利的改革。议会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是除了接受国王的法律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他有很准确的眼光，认识到一切改革的基础必须是利用新式的工具来便利全国的交通；因此到了1925年，把茶糖这些主要消费品的最重要的国家税收用在铁路建设方面，从里海岸上以前叫做恩齐理的沙港到波斯湾上的沙普尔港这一条通南北的铁路，1929年由德国柏格尔洋行兴工，从1933年以后，由丹麦—瑞典的甘普塞克斯财团继续建筑。这项建筑工程在三年之内钻了七十五个山洞，搭了无数座的桥，征服了北部山区，这样的现代技术可谓天斧神工；在十五小时内直到德黑兰的一段四百六十一公里铁路在1937年6月5日就可以通车。这一条铁路继续经过库姆和苏丹纳巴德，穿过扎格罗斯山脉中一百五十个山洞。从波斯湾上同时开工的南段，到了1938年8月2日也接上了北线。

1927年在财政方面进行了整顿；米里银行代替1890年设立的帝国银行发行钞票：基本通货是里尔，值四分钱，1937年发生八厘里尔钞票流通使用。1932年11月公布与在库齐斯坦雇用两万名伊朗劳工的英波石油公司订立的协定，协定保证伊朗获得适当比例的产产品和收入。

尽管英国拼命反对，1928年把近代国家不该有的治外法权废止掉。模仿法国的新民法和刑法付诸实施来代替在此以前唯一有效的宗教法律。

对农业给予了特别注意。游牧民族的落后性对国家经常形成威胁，现在得安居下来；布施尔附近的王室土地，为了这个目的，于1937年分配给游牧民族。农业学校和模范农场推广新的方法。1934年有两百万株茶树分配到全国各地。为了使农民在精神上乐于工作，定3月15日为“植树节”。

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宗教习惯和伦常道德所造成的妇女的落后地位，早在1926年就已经对这种落后状况作过斗争，废除了最严格的一种面罩；自从1926年以来，波斯就完全不用面罩了。1935年，舍姆西·巴列维公主设立第一所妇女俱乐部和女童子军。也就在这一年实行了新婚姻法，把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五岁，采用结婚前健康检查证明制度，以及如果丈夫要再结婚的话，妇女有离婚的权利。

学校不断增加；1935年中学毕业生除了六千六百二十一名男学生之外，还有二千二百五十三名女学生。1935年2月4日，开办一所大学，内设理工学院和音乐学院，也聘有欧洲籍教师授课。这一年跟着就设立伊朗科学院，有会员三十七名，它的任务，像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科学院一样，首先是为语言纯洁化服务。在卡加尔族统治之下，尽管伊朗人不乏才能，文学还是濒于衰落，现在却蓬勃复兴，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已经有许多使人满意的成就。伊朗人对自己过去丰富文化遗产颇为自豪，这对使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一点在1934年庆祝伊朗伟大诗人费尔道西一千周年纪念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历史也已经在发掘了，在德黑兰重建国家银行的时候，甚至还敢回到萨珊王朝的忒息丰，即塔格·吉斯拉的建筑学上的大胆思想。

在外交政策方面，礼萨·汗·巴列维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外，还能够卫护近东与中东的文化和宗教利益。1925年就在他执政之后，他与俾路支的英国当局和阿富汗分别订立条约，明确修正南部及东南部的边界。1934年6月，他访问安卡拉，与阿塔土耳其初次建立了私人的关系。1937年7月8日，在德黑兰之北十六公里的萨达巴德夏宫，与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签订有效期五年的条约，规定三个国家互相保证边境的安全，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彼此之间的任何内部冲突，而且不得与其他列强缔结任何类型的攻势同盟。礼萨·汗让伊朗王储与埃及公主联姻，这样，已经恢复自由的伊斯兰教各国的圈子就围住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会给大家看到：东方排脱掉西方的枷锁之后能够在进步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贡献。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东邻阿富汗也大力承担保卫伊斯兰世界的责任，使不受到俄罗斯与英国的征服。1919年英国最后一次企图征服阿富汗的结果是：由于英国终于放弃控制阿富汗的企图，阿富汗尽管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在外交上却得到了胜利。俄国也得放弃把阿富汗列入自己所设立的一系列土耳其族苏维埃共和国之内的计划。俄国由于宣传无神论，无疑永久失却了把阿富汗拉入自己文化势力范围之内的任何希望，他们的无神论也传播到伊斯兰教地区，迫使许多伊斯兰教徒迁徙入阿富汗。阿富汗王朝由于自己的过失，曾经暂时发生过危险。1919年2月20日，国王哈比巴拉被兄弟纳斯拉拉指挥下的叛徒刺死，儿子阿曼纳拉继位。阿曼纳拉于1923年平定了阿利泽人的叛乱，1924年平定了曼加尔人和巴丹人的叛乱，现在巴丹人多半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定居。但是阿曼纳拉对时机尚未成熟的改革操之过急，造成了自己的失败。他学习土耳其和伊朗的榜样，想通过推扩现代技术的成就，改革立法与行政，改良学校制度，尤其是设置常备军，一下子把自己的国家提高到文明各国的行列。他的臣民对他的措施思想上还不能接受，因此心怀不满，终于在1928年他到欧洲旅行准备为新的改革打下基础的时候，爆发出来。他赶紧回国之后，设法平定叛乱，但终徒然。叛乱领袖巴沙·萨卡接受拥戴为哈比巴拉二世；1929年1月阿曼纳拉只得逊位离国。直到10月，他的叔伯兄弟奈叠尔汗才能征服盘踞喀布尔的叛徒领袖，把他枪毙。奈叠尔汗虽然废除了阿曼纳拉的一切不得人心的措施，却于1933年11月8日在宫中被刺，年龄只有二十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扎希尔·汗登位。他的政权直到1939年只发生过一次危险，那是在1934年1月，有一个冒险家穆罕默德·萨迪·基拉尼·底迈什基，在瓦齐里斯坦举行暴动，可是不久就被镇压下去。

1923年阿富汗与邻国波斯缔结条约：此后又于1937年订立上面讲过的公约，使阿富汗成为在礼萨·汗·巴列维领导下的联盟中的一份子。甚至早在1931年10月31日，奈叠尔汗已经用波斯做蓝本，制订国家的宪法，不过把行政权保留在国王与大臣们手里。从此以后，小心翼翼地阿富汗也回到改革的道路上去，努力借鉴欧洲的技术而为己用。但是民族思想已经得势。1928年在喀布尔设立了科学院，把本地的语言布希图语发展成为文字。在那个时候以前，一切书籍，包括报纸在内，都是用波斯文写的；此后布希图语还逐渐打入报纸中，而且全体官员都得懂这种文字。无疑地，这个最年轻的伊斯兰教国家还得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够与自己的同盟国并驾齐驱。

1939——1947 年大事简述 莫希·贝尔曼

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伊斯兰教国家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中：北非是几次恶战的战场：伊拉克和叙利亚—黎巴嫩被盟国军队占领，后者在伊拉克与亲轴心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作战，在叙利亚—黎巴嫩与维希法国作战；伊朗也被盟国所占领。

在经济上，战时状态使这个地区受很大的影响，物质缺乏，民生凋敝，平时供应品的来源，尤其是工业品供应来源，断绝了，贸易道路破坏了。缺乏国外的供应促进迅速的工业化，企图就地取得尽量多的货物来供应本地人民和这个地区的盟军武装部队。中东各国结果发生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军事计划也促使运输大量扩充和改进。贯穿伊朗的铁路为着把租借法案的物质运到苏联，变成头等重要的路线。英国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铁路连接起来，使铁路线贯通整个阿拉伯地区。航空运输也有很大的发展。

中东大部分与英镑集团发生关系，中东各国在伦敦有相当大的存款帐目。另一方面，伦敦发起设立中东供应中心站，初时作为英国的企业，后来改为英美两国的企业。这个机构负责在很大范围之内进行计划与调节中东的经济生活；它的主要任务虽然是怎样为纯军事供应品来节省运输舱位，结果却积累了许多关于从苏丹到伊朗之间各国的经济结构和需要上的知识和经验。

宣传战进行了多年，对人民群众不会没有影响。在战争中，由于意识到在中东的边沿上的战役的严重性质，政治觉悟和自己地位的重要感觉提高了，特别是在埃及；开罗成为盟国参谋部的国际中心，这儿驻有一个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内阁大臣。人民群众接触到许许多多生活程度比自己高的盟国军人和官员。土产品价格的高涨可能帮助某些国家的农民还清债务，有时甚至还积了一些现钱。

在政治方面，除了战前的思想感情有所保留之外，还有战时对大规模冲突的反应，宣传机构和当地人士对战争的看法。法国的崩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英国还保持着主要地位；但是外受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和压力，内受国内困难的阻碍，已在放松自己的控制。

土耳其很成功地避免已卷入战争，计划组成某种形式的巴尔干联盟，同萨达巴德公约所加强的中东联盟联系起来。这个计划如果说得到西方列强赞许的话，却遇到东方很明确的敌视。

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独立共和国——叙利亚和黎巴嫩，沙乌地阿拉伯由于有石油资源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出乎意料之外变成一个很大很富有的力量。自从1944年底以来，阿拉伯联盟一直在进行工作，企图协调七个成员国的政策。

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参加过反对轴心国的军事活动。

在国内政治方面，旧的统治集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其中有左派分子；社会问题正在有力地惹人注意。

土 耳 其

1939年5月12日，英土签订互助条约。6月23日，土耳其跟着与法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英法两国都愿意借款给土耳其，法国还把叙利亚托管地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勒达省割让给土耳其。10月19日，土耳其与英法订立同盟，又拿到更多的借款。因此战事刚开始，土耳其就被拉入盟国的范围之内。

可是土耳其好几年都还维持着非战的状态，声明自己的军备的供应不够充分。土耳其曾经设法建立一道反侵略的巴尔干防线，但是遭到苏联的反对。在德苏签订条约之后，土耳其处于德国与苏联双方的不断压力之下。

1940年战事逼近土耳其的国境：在北面与西面，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和希腊，义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而加入作战；在南面轴心国家派代表团兼程赶到在维希政府控制之下的叙利亚。2月间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和工厂解雇德国技术人员，同时苏联政府召回在土耳其的技术人员。1941年6月18日，土耳其与德国签订十年互不侵犯条约。四天之后，希特勒进攻苏联。

现在德国要求土耳其订立贸易协定；德国特别需要土耳其的铬铁矿。对安卡拉的外交上的拉拢继续进行着。12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声明，保卫土耳其对美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1942年3月，美国租借法案的物质抵达土耳其海港。美国在北非登陆之后，德国的压力减少，铬铁矿没有供应给德国。可是艾登、邱吉尔和罗斯福想把土耳其拉上火线的一切企图还是失败了，虽然1943年在史达林格勒战役之后，土耳其一边仍不参加交战，一边却更明显地亲近盟国了。

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还是很紧张。1944年8月2日，土耳其与德国断绝邦交，对泛突兰主义者的镇压很容易被认爲是对苏联表示一种友善的姿态。可是到了1945年3月，苏联声明废除1925年的友好、中立、互不侵犯条约。据说莫斯科要求重新规定关于达达尼尔海峡和巴尔干的事务，以及在高加索(卡斯、阿达汉)土地割让的问题。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向轴心国家宣战。

战争结束之后土耳其出口货的价值减低，这增加了经济失调。由于疑惧仍旧存在以及“神圣战”仍在继续，土耳其还保留着很大的一支武装部队；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是拨付爲国防费用。

1946年苏联的要求以及其他盟国的立场都很明显了，主要的问题：达达尼海峡的命运到底应该只由黑海各国(特别是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苏联)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更加广泛的国际法庭来决定；

大战前夕，政权民主化的尝试已在考虑中。大战之后，又重新考虑这些尝试。1946年新国民议会选举时，人民党有三百九十六名代表获选，在杰拉尔，巴亚尔领导之下新成立的民主党有六十二名代表获得议席。

阿拉伯联盟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一直是要把说阿拉伯语的人民联合成某种组织，形成各方面的统一，更明确的是政治上的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阿拉伯国家被瓜分和内部缺乏团结，这个理想终于不能实现。可是通过阿拉伯国家的知识份子和政治家在文字上与个人方面的接触，再通过像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阿拉伯各国共有的问题和趋向，统一的理想还没有放弃。

1941年5月29日，英国军队正在迫进起义的巴格达，并且在作最后的准备要从维希政府军队的手里夺回叙利亚—黎巴嫩，就在这个时候，艾登在英国众议院宣称：英国为了追求阿拉伯人的传统友谊，会赞成阿拉伯采取走向统一的步骤。在东方的英国官员，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急于要争取阿拉伯人对轴心国家的广泛同情，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英国政府这种善意的态度促使阿拉伯政治家开始预先谈判阿拉伯的统一问题，谈判历时很久，也不露声色，迄今为止，对泛阿拉伯运动还是持超然冷淡态度的埃及一变而为这个运动的先锋。

阿拉伯各国之间和各国领袖之间的不和，疑忌和嫉妒是很强烈的。各国虽然都准备在口头上赞成统一，可是各有各的打算。人口有一半是基督教徒的黎巴嫩颇具戒心地防卫着本国的独立：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抱着一个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在内而且可能与伊拉克联盟的大叙利亚计划。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要想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大叙利亚·的国王，并且使这个大叙利亚成为哈希姆王室的主要支柱。但是伊本·沙特国王不能让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的确，他似乎已经与埃及国王法鲁克携手要共同阻挠这个计划。阿拉伯各国报纸，童子军、医师、律师，妇女界的会议所造成的群众压力给这些谈判带来了推动力量。在这期间，巴勒斯坦问题始终被利用为团结一切阿拉伯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压迫的中心力量。

1944年9月24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的代表(后来又有沙乌地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加入)在亚历山大港开会，讨论两个星期之后，发表“亚历山大港议定书”，作为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的一项初步协定。1945年2月14日与3月22日之间，参加亚历山大港会议的七国外交部长在开罗举行会议，拟订了阿拉伯联盟的公约或称宪章，作为这个新团体的最后的正式宪法。

阿拉伯联盟公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各国联盟，还规定其他独立的阿拉伯各国将来也可以加盟(第一节)。联盟的目的是使盟员国“更加紧密”，“使它们的政治行动互相配合”，“保卫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有关阿拉伯国家以及它们繁荣的问题”。在经济、交通、文化，国籍、卫生和社会事业这些问题上，将进行合作(第二节)。联盟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会的一项任务是“决定如何同将来可能成立、藉以保证和平与安全并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国际机构合作的办法”(第三节)。“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派代表参加特别委员(第四节)。在盟员国之间的关系上，取消使用武力，“与独立、主权或土地完整无关的问题上”，仲裁是应该和必需遵守的(第五节)。如经理事会一致通过，盟员国受到侵略必须共同予以

抵抗(第六节)。一致通过的决议各国都必须遵守；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只要接受这些决议的盟员国遵守(第七节)。盟员国在发出通知一年之后可以退盟(第十八节)，可是，如果将来对公约有任何修改，而有盟员国反对，它可以马上退盟(第十九节)。

特别附件内有一项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联盟理事会应指派一个从那个国家来的阿拉伯代表参加理事会的工作”。

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团在旧金山企图取得联合国承认该联盟为“区域性集团”，但是没有成功。

这个联盟使用压力支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和促使外国军队从这两个地方撤退；在国外开设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多半致力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设立许多委员会研究各国之间可能互相配合的计划，等等。在协商的初期，伊拉克似乎对建立联盟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领导权似乎是操在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的手里。

1946年5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说，他“很愿意看到整个中东和英国以及英国自治领共同合作，最后结合成为联合国范围内区域性防御性组织”。

阿拉伯联盟对自己成员国的内部生活，如经济、社会工作、立法、教育等方面，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成就，还很难看出。联盟还是处在计划各项措施的阶段，而且忙于对外的政治活动。

埃及

1939年8月，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辞职，阿里·马希尔帕夏组成新内阁。9月3日，宣布戒严，就在战争爆发那一天，印度军队开到埃及。埃及与德国断绝邦交，非交战状态一直维持到1945年2月底。

1940年6月，当意大利把战事引到地中海和苏丹，而且从利比亚进犯埃及的时候，形势紧张起来。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遭受空袭。可是到了1940年12月，意大利军队在西迪巴兰尼战败。1941年英军攻克了意属东非洲，在它受到严重挫折之后，又在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的沙漠前线发动攻势，德国将领隆美尔就在那里率领德国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作战。1942年夏天，隆美尔向前挺进，发生了有名的托不鲁克和阿拉曼战役，但是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只有七十英里的地方之后，1943年10月到11月之间，德军被迫后退。由英军防卫的埃及因此免受全面的侵略。

与此同时，继萨卜里帕夏和西尔里帕夏两个中立内阁之后，由于英国方面的大力要求，1942年2月2日，在纳哈斯帕夏领导之下的华夫脱党政府上台，英国当时需要得到一个群众支援而对英国友好的政府来应付群众对盟国和战时努力普遍不满的情绪。但是强要华夫脱党上台却加深了日后与国王法鲁克宫廷的摩擦。

1942年3月，华夫脱党占多数的新议会开幕。但是过了好几个星期，华夫脱党的一个领导人物马克拉姆·乌贝德被开除出党。他曾经散发一本“黑书”，内容全是揭发党内领袖们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行为。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国会。他组成一个自己的小集团，把攻击纳哈斯和华夫脱党的绝好材料提供给宫廷。几年之中，

对这个问题的剧烈讨论还使群众同该党的关系继续恶化。

7 月间，中东供应中心站成立，初时作为英国的，后来作为英美共有的区域性经济计划机构。这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尝试。英国采购埃及的棉花，藉以避免经济危机以及必然产生的民怨。大量金钱，通过当地驻军和支付驻军所需用的劳役和物质，象流水般涌入埃及。1943 年在开罗附近开辟了一个美国的飞机场。8 月间苏联设立了大使馆。

纳哈斯领导了关于阿拉伯统一的谈判。1944 年 10 月 8 日，就在谈判成功，公布题为亚历山大港议定书之后，他被国王免职。

萨德派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出任首相。1945 年 2 月 24 日，他在国会宣读宣战书之后被刺，努克拉希帕夏继任首相。这两个首相所倚靠的新国会有一百二十四名萨德派议员，七十四名自由党议员和三十名马克拉姆派议员。

战事一结束，几乎马上就来了了一阵请愿的高潮，要求撤外籍军队，修改英埃联盟条约，实行改革，和尼罗河流域的统一(这就是说，苏丹合并入埃及国王的领土)。报刊的恶毒舆论，游行示威，暴动骚乱，甚至恐怖行为和排外行动跟这些要求一起出现。

基伦勋爵(即迈尔斯·蓝辛)在埃及当过十二年英国大使之后，离职回国。1946 年 2 月，西德基帕夏组成新阁。4 月英国代表团来到埃及讨论检查 1936 年的联盟条约。这个埃及首相还到了伦敦走了一趟。谈判还是终于破裂。

12 月 9 日，努克拉希帕夏受命组阁。1947 年 2 月 3 日，他声明埃及要向联合国要求废止 1936 年的英埃条约。阿拉伯半岛

1940 年 2 月 4 日，美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美国各石油公司在沙乌地阿拉伯广泛开发石油和大量投资有关系的。1943 年 4 月 19 日，美国把租借法案扩大到沙乌地阿拉伯。5 月美国派第一任公使到沙乌地阿拉伯：10 月国王伊本·沙特的儿子、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访问华盛顿。

1945 年 1 月，埃及国王法鲁克访问汉志。2 月沙乌地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3 月 1 日，沙乌地阿拉伯对轴心国宣战，而加入盟国，但是对汉志各圣地附有保留的条件。

这些动态的背后有这个基本事实：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迫使它放弃孤立。成千成万的外国人派到波斯湾上沙乌地阿拉伯的油区，可以期待沙乌地阿拉伯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也门也被放弃传统的孤立。因此它到了 1946 年也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伊 拉 克

1939 年 4 月 3 日，国王加齐坐汽车失事殒命。四岁的儿子费萨尔二世宣布继位，阿卜杜勒·伊拉亲王摄政。

战事在欧洲爆发的时候，伊拉克与德国断绝邦交，不过义大利的特务还继续进行德国所开始的周密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在长期反对巴格达领导、军界当中

集团。1941年4月4日，赖世德·阿里·格拉尼发动政变成功。他的政府极端反英，而且违反联盟条约，反对英军在巴士拉登陆。5月5日，他与德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德国在巴尔干和北非的钳形攻势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军在六个星期的战役中，再度占领巴格达，6月1日，恢复摄政和他的政府。

但是，好几个月之后，形势还没有安定下来，因为轴心国家的特务和前任耶路撒冷的穆弗蒂留下宣传机构，在行政机构内根深蒂固，而且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只有到了隆美尔的军队在阿拉曼被击溃，和美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就是英国再度占领伊拉克大约一年半之后)，伊拉克政府才敢于1943年1月16日对德国宣战，它是头一个对德宣战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1943年这个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努尔·赛仪德帕夏，为了计划的阿拉伯政治统一，积极进行活动。1945年与1946年之间，他领导和土耳其谈判“关于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条约。

库尔德人的问题还是给国内的政治生活带来一些麻烦。1945年又有一次库尔德人起义被镇压下去，甚至有人怀疑这一次起义与阿塞拜疆事件不无关系。

叙利亚和黎巴嫩

法国结果没有批准叙利亚和黎巴嫩所缔结的条约，1939年6月23日，法国把亚历山大勒达交给土耳其，分明是为了在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中，把土耳其拉到英法联盟这一边来。

这一来把法国在政治上所剩下的信用都破坏殆尽。战争爆发的时候，魏刚将军有相当大的兵力驻在叙利亚。有许多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全部拥护法国当局。可是1940年法国的崩溃和维希政权都进一步使近东的民族主义者采取反法的方针。毕竟，托管国的责任首先是保护被托管的地区，使它不受侵略，而法国似乎在战败之前(割让亚历山大勒达)和在战败之后(当德意两国代表团抵达近东的时候)，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1941年2、3月里，群众和法国人之间发生冲突。6月8日，就在镇压伊拉克反叛之后，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军队马上侵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交战一个月之后，7月14日签订停战协定，允许维希方面的法国人自由出境。自由法国和英国两方面宣布准备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成立自治政府。领导自由法国的卡特鲁将军似乎又回到载在1936年的条约草案中的那些思想；9月16日，他宣布叙利亚独立，10月23日，宣布黎巴嫩独立。塔杰·丁·哈萨尼被宣布为总统，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1942年2月8日，英国派公使驻叙利亚和黎巴嫩，10月美国也派遣外交使节。由于供应不足，政府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加速发展和庞大的军事工程，如修建公路之类，失业现象消失了。但是，政治上的困难还继续存在。轴心国家的特务还在活动；有些法国份子对叙利亚的独立表示反对，同时英美却催促戴高乐派份子实现叙利亚的独立。

1943年恢复实行宪法，7月叙利亚举行选举；9月黎巴嫩举行选举。舒克里·

库阿特利亚任叙利亚总统：毕沙赖·库利任黎巴嫩总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老前辈里亚德·苏尔所领导的黎巴嫩新国会决定勾销不符合于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规定的时候，与法国方面发生冲突。国会的决定就是绝对不理什么托管制度和受托管的国家。法国行政长官丁·海洛认为逮捕黎巴嫩总统、阁员和尽可能多的议员，就可以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但是结果却激起全国的愤恨。英美都不肯支援法国。法国只得让步。

这次胜利促使这两个共和国要求自己有权控制住本地征募的武装部队，拒绝给法国人任何特殊的地位。1945年2月，这两个共和国都加入盟国，因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取得了在旧金山会议的出席权。

叙利亚和黎巴嫩要求法国军队撤退。群众与法军发生冲突，法国说是英国方面策动这些冲突，想把法国从中东排挤出去。叙利亚—黎巴嫩事件的确使得法国相当怨恨英国。到了英国方面想抚慰法国的时候，时间已太晚了。因为叙利亚的政治的力量一经解放出来就把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一点点残余威信都一扫而光。

1946年2月，两个共和国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要求英法军队撤退。安全理事会表示信任这两个大国是打算早日撤军的；4月里叙利亚庆祝外国军队撤退。最后一支法国军队于12月31日撤离黎巴嫩。

在叙利亚德鲁兹派与努赛尔派继续引起麻烦。1946年5月，所有政治组织都被解散。

巴勒斯坦

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国联常设托管委员会在6月里开会的时候，虽然没有批准这个文件，它却成为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新政策的开始。白皮书规定：(一)犹太人只有在一部分地区之内可以自由购买土地，这个部分后来限制到约占巴勒斯坦百分之五的土地；(二)五年之内准许七万五千个新的移民入境，五年之后再有多移民入境的话，要看阿拉伯方面是否同意而定；(三)十年之内设立自治机构。白皮书在英国下院以超过半数很少的票数通过，投反对票的有邱吉尔、埃麦里和工党议员。阿拉伯人逐渐转变过来，肯接受白皮书作为根据，犹太人却提出白皮书的用意是在未来的阿拉伯国家之内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降到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

战争的爆发似乎减轻了当地的政治紧张状况，而把精力引到作战方面。7月16日，义大利开始空袭沿海城市。1940年犹太人开始自愿向英国军队投效，要求组成犹太人的部队。政府不肯批准成立这种单独的部队，而想征募些混合连。但是阿拉伯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着轴心国家宣传的影响；耶路撒冷的前穆弗蒂从叙利亚的避难所逃到伊拉克和伊朗，再经过土耳其到罗马尼亚和柏林(1941年)，在那儿号召阿拉伯人协助轴心国家来反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只有极少数的阿拉伯人自动向英国军队投效。最后到了1944年8月，犹太旅成立，在义大利前线作战。早在1940年，巴勒斯坦就变成英国的堡垒，

是北非前线与伊拉克油管之间的重要联络环节，到了 1941 年，又成为镇压伊拉克反叛军和叙利亚—黎巴嫩境内的维希法国军队的作战基地。工业，尤其是犹太人的工业，突飞猛进。

1940 年公布新的土地买卖法律。没有证明文件的移民不许在巴勒斯坦登岸。‘巴特里亚’号船上的一千七百七十一名乘客不许登陆，结果在海法港内爆炸(五十五名乘客死亡，一百九十名失踪)。1942 年 2 月，‘斯特伦马’号轮船载有七百五十八名难民在黑海失踪。此后到了 1943 年，有消息传来说，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欧洲火炉中受到有系统的绝灭。这一切事情必定使得犹太人的愤恨达到极点，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这儿的犹太人与盟国共同作战有辉煌的战绩。有些犹太人甚至走向恐怖主义的道路，他们相信如果恐怖主义能够使英国方面采取亲阿拉伯的政策的话，它也能够转过来使英国方面放弃这样的政策。一个年轻的古典作品研究者亚伯拉罕·斯特恩领导一个小小的团体专门用恐怖的行动对付英国人。他被警察杀死，但是他这小组的成员在开罗刺杀了英国驻中东的内阁大臣莫恩勋爵。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分裂出来的极端“修正主义者”组织了一个大一些的军事组织，叫做伊尔贡，共有几千人。他们觉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过分信赖英国。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中间派群众自卫组织哈格那，为了使移民入境方便，进行破坏行动。英国方面用搜查、戒严、大规模甄别和扣押的办法来镇压这种行动，指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理处的领袖怂恿恐怖活动。犹太当局不肯承认这些罪名，说明自己总是采取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的，但是并不反对无证件移民入境，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移民入境并非“不合法”，而是限制犹太人入境是不合法的。

1942 年 5 月 11 日，在纽约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决议(称为比尔特摩尔决议)犹太人民不仅应该要求取消白皮书，而且，鉴于需要采取果断和广泛的措施来营救在欧洲剩下的残余犹太人，还得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至此，犹太人的政治斗争又进入新的阶段。这个被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接受，而且的确得到绝大多数犹太人支援的方案成为战后期间犹太人要求的总口号。

1945 年 11 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组织一个有阿拉伯联盟支援、新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作为对策。准军事组织也在阿拉伯人当中出现。

1945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赞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愿望，杜鲁门总统请英国开放巴勒斯坦，让在欧洲流离失所的十万犹太人入境。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派到欧洲和巴勒斯坦去；这个委员会还在华盛顿和阿拉伯各国的首都听取过报告。委员会的报告建议让十万犹太人马上入境，建立一个既非犹太人又非阿拉伯人的国家。英国的工党政府成员和党的本身是多年以来以坚决支援犹太复国主义者闻名的，而且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亲犹太政策。英国工党政府现在对这些建议却置之不理。

1946 年 2 月，被驱逐出境的前穆弗蒂的政党领袖贾马尔·侯赛尼被准许回巴勒斯坦。8 月，这位前穆弗蒂坐飞机离开法国，来到埃及，埃及国王接见他，而且允许他在埃及居留避难。1947 年初，在 1936 年到 1939 年时阿拉伯起义军的“司令”法齐·卡伍克吉，从德国回到东方来。其他被放逐的人也都陆续回来。这些人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激昂情绪，尤其是现在他们能够倚靠阿拉伯联盟了。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英国方面置诸不理，阿拉伯方面对它也表愤恨不平，不

管什麼移民入境，阿拉伯方面都反对，而且要求把 1939 年的白皮书付诸实施；这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全国政府。阿拉伯人既然占人口三分之二，这个政府必定是阿拉伯人的政府，而且最大可能会由前穆弗蒂来领导。在犹太人方面来说，国家的前途既然是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只得顽强抵抗。英美两国的专家企图根据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定出一个计划，这样就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又露头了。在犹太人当中，这种想法也占了优势：他们急于要尽速得到一个解决方案，使他们能够吸收相当数量的移民，而获得国际上的地位来建立犹太民族的国家。但是讨论搁了浅。

1946 年 9 月，英国政府召开一个有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参加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到了 10 月，会议陷于停顿，1947 年 1 月，会议重开，结果又陷于僵局。1946 年 12 月，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决议只有英国政府改变政策，犹太人才认为可以参加伦敦会议。英国政府既然不肯改变政策，犹太人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由于美国杜鲁门总统再次表示自己的愿望，想看到再有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入巴勒斯坦，英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这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言词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这一连串的事件的后果反映在巴勒斯坦重新发生暴力行为上。恐怖行为和反恐怖的措施都逐渐加剧，一切有关方面的怨恨逐渐加深，使这个小国家陷入背信弃义和希望破灭的一团混乱之中。外约旦

1946 年 3 月 22 日，外约旦与英国订立独立条约，宣布外约旦独立。附件规定允许英国建立军事基地。5 月 25 日，立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哈希姆族王国的国王。

这个国王推行以建立大叙利亚和与土耳其亲善为目的的政策，1947 年他访问过土耳其。

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伊朗醒悟起来，使它对德国和苏联的意图有很多疑虑。大批而来的德国旅行家和技术人员加深了这种疑虑。1941 年伊拉克人反叛之后，亲轴心国的阿拉伯人也从南方逃来。

德国进攻苏联使苏联与英国在伊朗携起手来。1941 年 8 月 25 日到 30 日，英国军队从南面，苏联军队从北面进入伊朗。9 月 16 日，礼萨·汗退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汗继位。过了四天之后，恢复立宪政体。

1942 年 1 月 29 日，订立英苏伊朗条约，规定占领军的负责人得“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占领军还负责保卫伊朗抵抗侵略，同时伊朗国王同意采取战时的必要措施，授权英国和苏联在伊朗境内驻扎军队，可是这不算是军事占领。到了轴心国家与盟国战争结束之后，六个月内，这些军队就得撤退。维希法国和日本的特务被驱逐出境。

巨量的供应物质从波斯湾开始，向北经过伊朗，运到苏联。1943 年内每天有六千吨的供应物质从波斯湾上的三个港口运出。但是伊朗还是很贫困、缺少物

质。阿瑟·密尔斯波博士奉派由美国来协助伊朗管理经济和财政。

但是，一方面伊朗和占领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盟国之间的矛盾，都在发展着。苏联逐渐把伊朗的北部孤立起来；1943年不许旅客和伊朗官员入北部境内。就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发表一项关于伊朗的宣言：盟国“在维持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上，与伊朗政府意见一致”。

9月9日，伊朗向轴心国家宣战。可是国内外的紧张形势继续使政府遇到困难。因此美国为了密尔斯波博士的金融代表团受到袭击，不得不提抗议(1944年)。苏联要求获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可是伊朗当局想推到战后再决定。

在城市里面激烈的左派运动(杜德)在发展起来。1945年控制达达尼海峡和苏联南部的海港与盟国通航之后，从军事交通的观点来看，伊朗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是由于在苏联军队的保护之下，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一个自治政权的运动，在国际事务上，伊朗又显得很重要。

1946年1月，伊朗向联合国抗议苏联的军队还留在伊朗境内。3月间这个问题提出讨论。苏联要求安全理事会延期调查，后来声明在六个星期之内苏联军队可以离境。4月4日，伊朗要求延期讨论这个案件。

2月里，公认为与苏联相当友好的政治家，新任首相卡瓦姆·萨尔塔纳往莫斯科，可是很明显地没有达成协定。他准备承认在伊朗政治体制之内的阿塞拜疆自治政权。在3月2日之前，英国军队撤离伊朗。议会没有开成，因为拥护左派运动的人阻挠使出席不够法定的人数。

到5月6日，苏联军队撤退。但是阿塞拜疆政权与德黑兰所进行的谈判没有什麼结果。宣布重新选举议会的时候，政府决定派军队到各省，以便保证有和平自由的选举。阿塞拜疆政权不肯伊朗军队入境；结果打起仗来。12月之中，政府军队占领阿塞疆的都城大不里士而把这个地方政权解散。

大事年表

西元 纪事

106 奈伯特王国覆亡

273 巴尔米拉的阿拉伯王朝告终

529 加珊尼王朝哈里斯五世被指派为阿拉伯人的贵族和族长

530 在阿拉伯南部的阿比西尼亚人大约 250—602 希赖的莱赫米王朝-

610 阿拉伯人在杜一卡尔打败波斯人

622 希吉拉，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伊斯兰纪元开始

624 穆罕默德在巴特(一译伯德尔)打败麦加入

625 他在伍侯德山被打败

627 城壕之战

628 阿拉伯半岛上犹太居民被消灭

629 拜占庭在木达打败一支穆斯林军队
630 征服麦加。侯奈恩之战
632 辞朝。先知死(6月8日)
632—634 艾·伯克尔哈里发。阿拉·伯半岛上反叛之平定
633 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634 对巴勒斯坦的拜占庭人的亚杰纳丹恩之战
634—644 欧麦尔哈里发
635 征服大马士革。波斯人在卡迪西雅战败
636 拜占庭人在雅穆克河战败
637 波斯人在雅鲁拉战败。雅比雅会议
639 征服埃及
640 征服波斯
644 奥斯曼哈里发
647 的黎波里坦尼亚被征服
649 穆阿威叶对拜占庭人展开海战，占领塞浦路斯
651 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格尔德在呼罗珊被刺杀
653 奥斯曼校订《古兰经》，
656—661 阿里哈里发
656 骆驼之战
657 绥芬之战
658 阿兹鲁哈的仲裁
661—750 伍麦叶王朝
661—680 穆阿威叶一世
662—675 伊拉克总督齐雅德，阿比希
670 欧格白·纳菲征服西北非洲
674—679 君士坦丁堡被围
680—683 叶齐德一世
680 侯赛因在克伯拉遇难
683—692 阿I、杜拉·左拜尔在麦加争位
683 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之间的斗争
684—685 麦尔旺一世
685—705 阿·杜勒·麦立克
685—687 穆赫塔尔在伊拉克的反叛
691 穆萨阿·左拜尔阵亡。阿·杜勒·麦立克征服伊拉克
692 哈查只·优素福占领麦加
694--714 哈查只任伊拉克总督
705—715 韦立德一世
711 巴卡河谷之战，征服西班牙
711—712 征服信德和河中
715—717 素莱曼

717—720 伍麦叶二世，税收改革
720—724 叶齐德二世
724—743 希沙木
732 都尔和波亚迪之战
741 柏柏尔人的反叛。在小亚细亚与拜占庭作战
743—744 韦立德二世
744—750 麦尔旺二世，改组军队
746 凯勒卜人在叙利亚反叛和哈列哲派在伊拉克反叛。阿布·穆斯林为阿拔斯家族在呼罗珊进行宣传
748 卡赫塔巴打败伍麦叶王朝的呼罗珊总督
749 阿拔斯人占领整个波斯 5 他们向库法进军
750 麦尔旺在萨布河战败，他死在埃及
750—754 赛法哈，消灭伍麦叶王朝
754—775 曼苏尔
756—788 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哥尔多瓦的埃米尔
762—763 阿里派在伊拉克和麦地那反叛。巴格达建城
767 艾卜·哈尼法之死
775—785 麦海迪，波斯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对摩尼教的斗争
778—780 穆盖奈耳领导呼罗珊的反叛
778 查理曼出征西班牙
785—786 哈迪，哥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建筑
786—809 哈伦·赖世德，阿拉伯文学的繁荣
796—822 西班牙的哈克木一世，哥尔多瓦的反叛，托勒多的城市共和国
799 艾格莱卜，非洲的世袭总督
803 伯尔麦克家族的覆亡
809—813 艾敏
813—833 麦蒙。伊斯兰教学和科学的繁荣。穆尔太齐赖派和关于《古兰经》被造的争论
817 尝试与阿里派修好
819 塔希尔任呼罗珊总督，萨曼王朝为他的藩臣
822—852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
831 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摩
833—842 穆耳台绥木。正统派反动。土耳其族雇佣军
836 萨马拉建城
877 巴比克公有派在波斯被击溃
842—847 瓦西格
847—861 穆台瓦基勒约 850 中亚细亚的回纥王国
852—886 哥尔多瓦的穆罕默德一世。基督教殉道者，改宗者的反叛
861—862 孟台绥尔
862—866 穆耳台兹

866—869 穆赫塔迪
869 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在巴士拉建立黑奴王国
868—906 突伦家族为埃及世袭总督
869—892 穆台耳米德，他的兄弟穆瓦法克掌政
871—879 叶耳孤·赛法哈(铜匠)统治波斯
876 穆瓦法克在德尔—阿古尔击败叶耳孤卜
877 艾哈迈德·突伦占领叙利亚
883 黑奴国家被灭亡
888—912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拉对抗反叛者
890 盖尔麦兑派在伊拉克首次出现
892—902 穆耳台迪德
900 宰德派在南阿拉伯的兴起
902—908 穆克台菲，同盖尔麦兑派作战
908--932 穆克台迪尔，敌对的哈里发阿·杜勒·穆耳台兹之死
909 阿布·阿卜杜勒为法蒂玛王朝打败最后一代的艾格莱
910 欧贝杜拉在马地雅(一译麦海迪叶)建立法蒂玛哈里发帝国
912--961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雇用萨嘎里伯(奴隶)军队
913—942 萨曼王朝的奈斯尔二世
923 史学家泰伯里之死
928 盖尔麦兑派在麦加，卡巴天房的黑石被劫走
929 哥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称哈里发
932—934 嘎希尔
932—940 拉迪
932--967 布雅人穆仪兹·道莱为哈里发的保护人
936 穆罕默德·伊本·拉伊克任总埃米尔(总司令)
939 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西曼卡斯被莱昂的拉米罗击败
940—943 穆台基
943—946 穆斯台克菲
944—967 哈木丹人赛弗·道莱在阿勒颇同拜占庭人作战；在他朝廷上的诗人穆台奈比和哲学家法拉比
951—961 萨曼王朝的阿卜杜勒·麦立克。加兹尼的土耳其人艾勒·特勒
961—976 哥尔多瓦的哈克木一世
969 昭海尔为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开罗建城
976—997 加土纳的素卜克特勒
996—1021 在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的哈克木·德鲁兹教派的兴起
998—1030 加土纳的麦哈茂德。费尔道西的叙事诗(死于 1020)
1006 麦哈茂德击败土耳其斯坦的伊莱格汗
1023—1091 塞尔维亚的阿拔斯王朝
1027—1031 哥尔多瓦的伍麦叶王朝的末代国王希沙木三世—1031 比鲁尼的印度游记

1037 塞尔柱克人突格里勒·贝格和达乌德占领呼罗珊

1055 突格里勒·贝格从最后一代布雅人手中接过来对哈里发嘎义木的控制

1062 阿尔莫拉维人优素福·塔什芬征服摩洛哥

1063—1072 突格里勒·贝格的继承人艾勒卜·艾尔斯基。同拜占庭人的战争(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

1072—1092 塞尔柱克苏丹马里克沙；他的大臣尼采姆·木勒克；神学家安萨里(死于1111年)。欧麦尔·赫雅木·哈利利。

1072—1107 塞尔柱克的素莱曼在小亚细亚

1107—1300 他在科尼亚苏丹国的子孙。

1083 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六世击败塞尔维亚的穆耳台米德

1086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在萨拉卡击败西班牙基督教徒

1090 优素福在西班牙第二次征战中废黜小国君王

1099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1107—1130 穆罕默德·突麦尔特建立阿尔莫拉维王朝

1132—1163 阿尔莫拉维王朝的阿卜杜·慕敏；他的继承人优素福(至1184)和叶耳孤卜·曼苏尔(一1199)

1137 塞尔柱克国家权力在艾塔伯克手下解体

1140 艾特西兹建立花拉子模诸沙王朝

1145 阿尔莫拉维末代国君塔什芬的覆亡

1150 高里人毁灭加士纳

1154 努尔丁·赞吉(1146—1173)占领大马士革

1171 萨拉丁·艾尤卜推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

1174 他占领大马士革和叙利亚

1180—1225 阿拔斯王位上最后一个政治家纳绥尔

1187 萨拉丁在哈丁击败法兰克人，占领耶路撒冷

1193 萨拉丁之死；他的领域的分裂

1195 阿尔莫哈的曼苏尔在阿拉卡斯击败卡斯提尔人

1199—1220 花拉子模诸沙穆罕默德的鼎盛时期

1203 铁木真一成吉思汗(1206后)建立蒙古帝国

1218—1238 埃及的苏丹卡米勒

1220 蒙古人征服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

1220—1231 花拉子模的末代君王查拉勒丁·曼古比尔蒂

1225 阿尔莫哈人放弃西班牙；马林人在非斯的兴起，齐加尼人在特累姆森的兴起，哈弗斯人在突尼斯的兴起，伊本·胡德在西班牙的兴起

1227 成吉思汗之死。他的帝国在大汗窝阔台手中分裂

1232—1492 奈斯尔人，格拉那达的艾哈麦尔族。艾勒哈卜拉宫的兴建

1248 法国的路易九世在达米埃塔

1254—1517 麦木鲁克人在埃及的统治

1256—1291 波斯诗人萨迪

1258 旭烈兀占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帝国的覆亡

1260 麦木鲁克人在阿因—加鲁特击败蒙古人
1273 波斯神秘主义者查拉勒丁·鲁密去世
1277 麦木鲁克人拜伯尔斯(1266—1277)在阿尔比斯丹击败蒙古人
1326 奥斯曼酋长奥尔汗占领布鲁萨
1337 他的进攻被拜占庭人击退
1357 加利波利被素莱曼征服
1362—1389 穆拉德一世，亚德里安诺堡的征服者
1369 帖木儿征服呼罗珊和河中
1371 塞尔维亚人在马里查河被击败，丧失马其顿
1385—1386 土耳其人在尼什和索菲亚
1387 土耳其人在布罗赫尼克被击败
1389 科索伏·波利战役，波斯诗人哈菲兹去世
1389—1402 巴叶济德
1390 费拉得费亚被占领
1391—1393 塞尔柱克埃米尔国臣服奥斯曼人
1393 保加利亚人臣服奥斯曼人
1400 帖木儿在锡瓦斯
1402 巴叶济德在安卡拉被帖木儿击败俘虏 5 塞尔柱克人复国
1403—1421 奥斯曼的穆罕默德一世同诸兄弟的斗争
1405 帖木儿去世。他的帝国分裂。
1408 卡拉·考荣卢战胜米兰沙
1416 威尼斯舰队在加利波利附近战胜土耳其人。处决叛徒伯德尔·丁
1421—1451 穆拉德二世
1430 攻占萨罗尼加
1443 约翰，洪亚迪率领下的一支十字军在雅罗瓦兹击败土耳其人
1447—1452 帖木儿后代乌卢·贝格
1448 穆拉德在科索伏·波利击退洪亚迪
1451—1481 穆罕默德二世
1453 征服君士坦丁堡
1456 贝尔格莱德之围
1458 格奥尔吉，布兰科维奇去世。塞尔维亚人被征服
1461 征服伯罗奔尼撒和特里比桑德
1468 征服阿尔巴尼亚人
1469 帖木儿后代艾·赛义德被乌宗·哈桑击败
1469—1506 帖木儿后代侯赛因·贝卡拉在赫拉特
1470 威尼斯人丧失了优卑亚岛上的内格罗旁特，他们同乌宗·哈桑结盟
1473 乌宗·哈桑在特尔疆被穆罕默德击败
1475 热内瓦人从卡发被赶走；奥斯曼人在克里米亚的鞑靼封臣
1479 同威尼斯缔和
1481—1512 巴叶济德二世。他同哥哥吉木(1495 年死于那不勒斯)的斗争

1492 格拉那达和西班牙摩尔人的覆亡
1497—1503 君士坦丁堡巴叶济德清真寺的修建
1499—1503 同威尼斯作战
1502 阿尔达比尔的萨法威王朝的易司马仪定十叶派為波斯国教
1512—1520 赛里木一世亚武兹。迫害十叶派
1514 赛里木在卡尔狄朗击败易司马仪沙
1516 赛里木在马尔杰—达比克附近击败麦木鲁克人甘苏·古里
1517 征服埃及
1520—1566 素莱曼一世大帝，卡奴尼
1522 征服罗得
1526 匈牙利的路易在摩哈赤战役被刺
1532 冈斯之围。安德烈亚·多里亚在摩里亚的海岸上
1534 攻占大不里士和巴格达
1533—1546 赫伊尔丁·巴尔巴罗萨海上帕夏对抗西班牙舰队
1543 征服匈牙利
1544 摩洛哥的先知后代萨迪人
1547 皮利·赖伊斯攻占亚丁
1550 君士坦丁堡素莱曼清真寺的修建
1566 素莱曼在西格特附近去世
1566—1574 赛里木二世
1570 征服塞浦路斯
1571 奥地利的唐·约翰在雷盘托击沈奥斯曼舰队
1574—1595 穆拉德三世
1577—1585 同波斯作战，攻占梯弗里斯、卡尔斯、大不里士
1578—1610 艾哈迈德一世曼苏尔占领提姆巴克图
1586—1628 波斯沙阿拔斯大帝
1595—1. 603 穆罕默德三世
1599 宫廷史官赛耳德·丁去世
1600 诗人巴基去世
1603—1617 艾哈迈德一世，德鲁兹国君法克尔·丁的反叛
1606 西特瓦托罗克和约
1617—1622 穆斯塔法一世
1618—1622 奥斯曼二世
1623—1640 穆拉德四世
1633 击败法赫鲁·丁
1638 收复巴格达
1640—1648 易卜拉欣
1645 在克里特岛上同威尼斯的战争
1648—1687 穆罕默德四世。哈只·赫勒法的宇宙志
1651 威尼斯舰队在巴罗斯的胜利，1656 年在海峡附近的胜利

1656 穆罕默德·考普鲁卢首相
1664 菲拉里在摩洛哥的统治。奥斯曼人在拉阿布上的圣哥大被击败
1665 法国人炮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
1669 威尼斯割让克里特给土耳其
1672 波兰割让波多利和乌克兰
1673 索比埃斯基在科斯杰姆的胜利
1676 索比埃斯基在利沃夫的胜利，在祖拉夫那的失败
1679 探险家埃弗利亚·舍里比去世
1681 土耳其割让基辅给俄国
1683 土耳其人直捣维也纳城下
1686 土耳其丧失匈牙利
1687 土耳其在摩哈赤被击败
1687—1691 素莱曼二世
1688 奥地利人攻占贝尔格莱德
1689 尼什之败·穆斯塔德·考普鲁卢首相
1690 收复贝尔格莱德
1691 穆斯塔法·考普鲁卢在沙兰克门战役被刺身亡
1691—1695 艾哈迈德二世
1695—1703 穆斯塔法二世
1696，彼得大帝攻占亚速夫
1697 土耳其人在台伊斯河上的赞塔被击败
1699 卡尔洛维茨和约
1703—1730 艾哈迈德三世
1711 彼得大帝在普卢特河被击败
1714 威尼斯丧失了摩里亚和爱琴海中的最后属国
1716 在彼得莱达因得胜的尤金亲王攻占特姆斯瓦尔
1718 巴沙洛威茨和约
1722 阿富汗的米尔·麦哈茂德废黜萨法威王朝的末代国君。俄国征服高加索
1729—1730 奈塞尔，库利·汗把阿富汗人逐出波斯
1730—1754 麦哈茂德一世
1735—1739 对奥俄作战胜利
1736—1747 波斯的奈塞尔沙
1739 奈塞尔攻占德里
1740 在达利亚(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
1750—1757 设拉子的卡里姆汗·曾德统治波斯
1754—1757 奥斯曼三世
1757—1774 穆斯塔法三世
1757 瓦哈比人攻占哈萨
1761 土耳其人与弗雷德里克大帝缔友好条约
1770 与俄国作战。土耳其舰队在切斯姆破歼灭

1773—1789 阿卜杜勒·哈密德一世

1774 库楚克—卡纳齐和约。奥地利占领布哥维那

1779—1797 阿格哈穆罕默德创立卡加尔王朝

1783 凯塞琳征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1784 艾因纳里—卡瓦克条约

1789 拿破仑在埃及

1789—1807 赛里木三世，效法法国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1801 瓦哈比人袭击克伯拉

1803—1804 他们占领麦加和麦地那

1804 塞尔维亚人在卡拉格奥尔吉奥斯领导下起义

1807 法斯·阿里沙(1797—1834)与拿破仑订约反俄

1807—1808 穆斯塔法四世

1808—1839 麦哈茂德二世

1811 穆罕默德·阿里消灭麦木鲁克人

1812 与俄国订布加勒斯特和约。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都孙进攻瓦哈比人，占领麦加和麦地那

1818 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击败瓦哈比人

1821—1829 希腊人起义

1826 麦哈茂德消灭新军

1827 三国反土同盟。那瓦林海战

1830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1831—1832 易卜拉欣征服叙利亚·阿拔斯·米尔札征服呼罗珊

1832 易卜拉欣在科尼亚击败土耳其人

1833 库塔雅和约。在洪克雅—伊斯基里亚与俄国签约

1834—1848 波斯的穆罕默德沙

1835 阿卜杜勒·嘎迪尔在马克达击败法国人。毛奇和冯·伯格为土耳其效劳

1836 收复的黎波里坦尼亚

1837 白什维克尔代替首相。波斯人围攻赫拉特(由一英国人守卫)

1839 土埃战争。土耳其在纳西宾败绩。喀布尔和坎大哈被英国人占领。亚丁被英国人占领

1839—1861 阿卜杜勒，麦吉德

1839 恢复首相一职。赖世德帕夏担任外交大臣

1840 伦敦会议决定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

1842 德鲁兹人反叛。黎巴嫩改制。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英国人逐出阿富汗

1843 阿卜杜勒，嘎迪尔越境入摩洛哥。穆罕默德，阿里在的黎波里坦尼亚建立萨努西教派

1844 巴布——米尔札阿里·穆罕默德

1845 隐士布·马札在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嘎迪尔被俘

1848 穆罕默德·阿里去世。阿拔斯(一 1854)接替

1848—1896 纳绥尔·丁沙

1849 瓦哈比人费萨勒把最后一个埃及总督逐出阿拉伯半岛

1849—1852 巴勒斯坦各圣地之争

1850 巴布的门徒们被屠杀

1852 门的内哥罗第一任世俗统治者达尼罗

1853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54 土耳其保卫西利斯特里亚。俄国人在阿尔玛河战败

1854—1863 埃及的阿里·赛义德帕夏

1855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沙米尔领导来吉安人起义抗俄

1856 赫蒂, 胡马荣(Hatti Humayun)。巴黎和约。英国对波斯的战争

1859 易卜拉欣·希纳西, 现代土耳其文学的发轫

1860 苏伊士运河开始修筑。大马土革迫害基督教徒

1861—1876 阿卜杜·阿齐兹

1863—1880 埃及的易司马仪帕夏; 1866 年采用基代夫称号

1869 苏伊士运河完工

1870 苏丹的麦海迪——穆罕默德·阿卜杜拉

1873 埃及重新确定宪法地位

1875 埃及设立混合法庭

1873—1894 摩洛哥的哈桑苏丹

1875 埃及人占领衣索比亚境内的哈拉尔; 被约翰皇帝击败。易司, 马仪将苏伊士股票售给英国人。土耳其国家破产。黑塞哥维那起义

1876 在保加利亚的暴行。米德哈特阴谋反对阿卜杜, 阿齐兹苏丹。穆拉德五世

1876—1909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

1876 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宣战。米德哈特首相实行土耳其宪法

1877—1888 俄土战争。普利弗那和西普卡山口争夺战。俄国人在亚德里安诺堡, 圣斯忒法诺停战协定。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

1878 柏林大会。

1880—1892 埃及的基代夫陶斐格

1881 法国占领突尼斯。阿拉比在退尔—卡比尔被击败。英国占领埃及

1882 麦海迪把埃及人逐出苏丹

1883 麦海迪占领乌贝德

1885 喀土穆受到进攻。戈登被杀。麦海迪去世。他的哈里发阿卜杜拉·艾卜·伯克尔

1888 麦海迪派在衣索比亚击败拉斯·阿达尔, 击毁空达尔, 征服赤道省

1889 在加勒巴特击败衣索比亚人。约翰皇帝被杀

1892 拉比在乍得湖建立王国

1894 法国占领提姆巴克图

1894—1907 摩洛哥的阿卜杜·阿齐兹苏丹

1896 基钦纳在乌姆—都尔曼击败麦海迪派。哈里发被杀。希土战争。纳绥尔·丁遇刺

1896—1909 波斯沙穆札法尔·丁

1900 拉比的国家被法国人灭亡

1904 阿尔黑西拉斯会议。波斯宪法

1906 丁沙威事件。克罗默辞职

1907 波斯划分为俄英两国势力范围

1908 年青土耳其党的革命

1909 波斯革命。穆札法尔·丁逊位。沙艾哈迈德继位。向伊斯坦布尔的第二次进军

1909—1918 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1911—1912 义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坦尼亚

1912 巴尔干战争。丢失亚德里安诺堡和萨罗尼加

1913 恩维收复亚德里安诺堡。君士坦丁堡和雅典和约(1914)

1914 11月1日。土耳其在德国一边参战。埃及的苏丹侯赛因，卡米勒

1915 进攻苏伊士运河。海峡之战。12月初唐森将军于1914年秋率领英印军队在巴士拉登陆后在库提—亚马拉被围

1916 4月22日。唐森投降。俄国向高加索和波斯进军

1917 3月——英国占领巴格达。12月——征服巴勒斯坦。埃及的富阿德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苏丹。

1918 劳伦斯占领大马士革(10月)。10月30日——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埃及华夫脱运动的兴起

1919 希腊人占领士麦那(5月15日)。凯末尔在安那托里亚(5月15日)。埃尔佐鲁姆大会(7月23日)。国民公约。埃及民族主义骚动。

1920 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3月)。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开幕(4月23日)。圣勒摩托管会议。塞佛尔和约。英国派米尔纳调查团到埃及。法国驱逐费萨勒国王出叙利亚。礼萨·汗向德黑兰进军

1921 凯末尔在萨卡利亚河击败希腊人。同法俄订约。埃及的札格卢尔被流放到塞吉尔群岛。费萨勒任伊拉克国王(8月23日)。阿卜杜，凯里木在摩洛哥起义

1922 希腊人被逐出小亚细亚。洛桑和约。埃及国王富阿德(3月15日)。巴勒斯坦颁布宪法

1923 土耳其成立共和国(10月，29日)。阿卜杜·麦志德为哈里发。埃及颁布宪法

1924 取消哈里发制度(3月3日)。埃及富阿德解散议会。札格卢尔担任首相。伊本·沙特占领汉志

1925 库尔德人起义。取缔托钵僧教派。采用西式帽子。叙利亚起义。摩苏尔保全下来。礼萨·汗·巴列维任伊朗国王

1926 士麦拉的阴谋。札格卢尔又任首相。成立大黎巴嫩共和国。阿西尔并入汉志。麦加召开全伊斯兰大会。阿卜杜·克里姆被击败

1927 札格卢尔去世。萨尔瓦特与英国谈判一项条约

1928 土耳其采用拉丁字母

1929 巴勒斯坦有骚乱。伊朗的阿马纳拉逊位。伊朗铁路(1929—1938)

1930 小亚细亚的门尼门发生叛乱。土耳其参加国际联盟。限制清真寺数目

1932 伊拉克参加国际联盟。景教徒起义

1933 巴勒斯坦有骚乱。伊拉克国王费萨勒去世(9月8日),加齐国王继位

1934 巴尔干条约。土耳其与伊朗订约。土耳其实行姓氏制度。凯末尔称阿塔土耳其。伊本·沙特同也门的叶哈雅教长作战。塔伊夫和约。

1935 土耳其国民议会首次有女议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日增。波斯解放妇女。设立德黑兰大学

1936 埃及与英国订约。富阿德去世(4月28日),法鲁克继位。英国派皇家调查团到巴勒斯坦。伊拉克政变(10月29日)

1937 土耳其与叙利亚就亚历山大勒达省订立条约。土耳其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订萨达巴德条约。埃及穆罕默德,麦哈茂德帕夏组阁。巴勒斯坦穆弗蒂逃亡

1938 阿塔土耳其去世(10月11日)。伊斯麦特·伊诺努继任总统。埃及解散议会。华夫脱党衰落。皇家委员会提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1939 伦敦2月会议。加齐国王汽车失事殒命(2月4日),四岁的费萨勒二世即位。英国领事在摩苏尔被谋杀